



河湟策策記

吾乡吾土

轩锡明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吾乡吾土

轩锡明 著

青岛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吾乡吾土 / 轩锡明著 .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2008.4

ISBN 978-7-225-03156-9

I . 吾… II . 轩…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8479 号

吾乡吾土

轩锡明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 青海雅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20mm×960mm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155 千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2 000
书 号 : ISBN 978-7-225-03156-9
定 价 :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轩西明 摄于 2005 年

饱施笔墨叙乡情

——序轩锡明《吾乡吾土》

察
森
敖
拉

近年出现了许多有关乡土的文学书籍，我看到过的就有《绍兴：桥乡醉乡》、《北京城杂忆》、《沈从文的湘西》、《老西安》等等。这些书异彩纷呈，给一方水土增添着荣耀。在我们这高原一隅，在我们正翘首以盼之际，轩锡明拿出了我们的一本《吾乡吾土》。此书首先是献给作者家乡贵德的，也是献给青海河湟的，同时为开头说到的大面上的同类写作添加了一笔。

国内的乡土叙述文学正趋蔚为大观，有旧人旧作，有新人新作，我们加盟的《吾乡吾土》，是轩锡

明在春天里采来的带着晨晖、露珠的河湟奇葩，叫人欣赏时不能不喜盈盈地，说一声好啊！在我们这高原一隅，眼下人们也在热谈着自己的地域特色、历史积淀和山水情怀，不断有好文章问世，而作为一本书，《吾乡吾土》确实是一份精美大餐。不释阅读，掩卷后我欣喜溢胸，心底油然涌出一个“妙”字。妙，妙在作品的旨趣，妙在表现，妙在语言，妙在有得这本书也。

这首先是一个乡情、民风、世态的读本，书中这样的作品主要有《生活在贵德（或：河湟生活素描）》、《在家乡的三种天气里》，在其他论说性、游记性作品中也随处可瞻。

在浮躁的世态下，这些年轩锡明的创作一直是比较沉稳的，他在小说题材追求价值持久，写作散文则追求内容扎实。可以这样说，像《生活在贵德》、《在家乡的三种天气里》这样的篇什，是滴沥着生活汁水、喷发着生活芳馥、洋溢着生活情理的，同时印透着沧桑的烤烙，而不是华美衣衫下的虚无缥缈、不知所云，也不是随处都可以贴标签的。这里有的是生活的场景和细节，有的是认识的融汇和情感的滥觞，读这些作品合得着“享受”二字。

《吾乡吾土》，梓里故事，热土情怀，书中对于毛驴的追念，对于过节的描述，关于庄户人家念经的敷衍，关于茶俗的介绍等等，要么令人神往，要么叫人好似泡在了那乡下日月的氛围当中，亲作经受。一件舔碗的事儿叫作者——也叫我们联想多多，一次杀猪请客上演了邻里亲爱的活剧。吴世瑾植树的史实，麻三绪拜年的典故，围绕彩礼的诸多说道，都使我们看到了世事的斑斓色彩。“在那样的一个个黎

明，我总是先走地里的道路，以拾取走夜路的牲口的遗失。然后我走进村东南的麻黄草滩……我看清滩东边西河河水在乱石间奔突，看清了其他拾粪人的面目”。“那瓜地最漂亮的时期是六七月：花花的、翠绿的瓜叶子遮蔽了所有的地皮，同样是绿色的，但带着白色纹路的西瓜蛋子在叶片间探头探脑，若隐若现……在父亲他们的瓜房房门前，则有种瓜人随手侍弄的大丽花和一串红耀人眼目地开着”。“烧地锅锅哩，黑暗中一蓬红火跳闪着，跳闪着，你想象，远远望去那该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诱人啊！因为那火光招眼，所以会招引更远地方的、并不怎么相熟的守夜人跑过来。他们钻进人堆，并不说什么，只管嘻笑着抓取洋芋……”我们读《生活在贵德》中的《“快去拾粪！”》、《梦寻瓜地》、《收麦天夜晚的田野》、《哭嫁与回门》，读《河边的享受》、《在美丽的一角》，无异读诗。

总体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吾乡吾土》这样的文字是会历久弥新的，就如酒，存放时间越长味道越醇厚，其潜在价值完全可以预期。

中国文人传统，写乡土自然不漏山水古迹，《吾乡吾土》中就有一组叫我们徜徉山水的游记，景景饱人眼福。这些作品中，有的侧重写景，有的则又很像随笔，如《佛界与闹市毗邻》、《滴水崖随想》、《河边的享受》，既展现大自然和建筑物，也承载对于时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它所以时时迸出慧心火花：“我想过了，人的某些行为是不可以完全以科学的标准衡量的，不可以用逻辑的方式刨根究底……”“我们要善待美丽。”“也许世上之事也可以不是大是大非，

也可以不是全是全非。人类原本就是在左右摇摆地过日子，在得得失失中往前走着吧？”这些都是游人与景物的交流，是潜藏在景物中被人挖掘出来的。

情景交融，是游记写作的一般规则。因景有文，又因文有景，是游记的高一层境界。而归结到写作主体，我们又可注意到一个中国文人传统：身寄山水，和身寄表达。这不同于一般的触景生情，也不同于因情生景，而写出来必是上品。本书中《佛界与闹毗邻》、《河边的享受》、《拉西瓦听涛》，达到这种品格了吗？我们就读一读吧。即使不是游记的《做游走河边的渔者》，我们也应该从这方面一读。

读书中一组乡土游记，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问题。这视角可不是作者观物的“那一个”，而是作者的观察对象，是作者站到“对象”的位置。且看作者如何说：“南海殿不高不低，距县城不近不远，实在是一个欣赏贵德美景、特别是三河杨柳风致的最佳视角。”在《此楼还宜常登临》中，写作者与友人同登玉皇阁，看出阁下风景的“新鲜”，讨论出“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给人特定的注意力，和特定的感受”。在《春到温泉宾馆》中也出现视角之说。这种视角之说被轩锡明“运用”到写作中，不但写出了所游览的景点，还写出了景点与周围大环境的相因而生，从而拓展了语境，增加了思辨色彩，加大了审美深度。书中在谈到南海殿作为一个视角的时候，认为“视角”对南海殿本身也是一个支撑，是提升了它，丰富了它。“视角”对于一个作品的作用也是同样的。

一个作家把笔触主要放在“家乡”这个地方，并不是局限，中外

历史上有不少作家都是淘一口井的。从一口井里淘出的宝贝是呈献给所有人的，属于全社会。轩锡明正是抱着对家乡的挚爱这样做了，他的《吾乡吾土》既是贵德人的大喜欢，是河湟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散文园地优秀的谷穗。

井石先生写过一篇《一个人与地方文化》，简要介绍了轩锡明文学创作之外的另一些宝贵工作，肯定了他为家乡的不辞辛劳，读后我深有同感。我对轩锡明非常了解，他是一个不事张扬、只默默做事的人，如今他又拿出了对于家乡的煌煌贡献，叫我们不能不再说一次难能可贵，功莫大焉。加上轩锡明以往可嘉的创作（包括小说），这对于提升一个地方的文化品位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做如何估量？我们可以不抑不扬，平心而论。

《吾乡吾土》中另有一组可谓特别的作品，直接体现了作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关注，宽泛地说它们表达了一些关乎全局的理念，为社会提供一种参考，比如城镇建设、环境保护等，往小里说它们是对家乡事业的建言献策。作者是以作家的身份、文学的途径直接参与家乡建设，是不在其职，还谋其政也。

在这些作品中，《会心一看是娱神》、《深度补述》写得最实，阐述了对一个群众文化集会的认识，和对家乡大文化环境的见地。而其中《虚构风景》、《我们的城市》、《做游走河边的渔者》最为奇特，作者自己称它们是“怪味的杂面饼子”。

作者自己的比喻无疑是贴切的。在这里，为文本定名并不重要，实在也难，我把它们称作“大寓言”，是因为我体味出了作者曲折表

达的良苦用心、拳拳之心。这3篇“怪味的杂面饼子”，《虚构风景》和《我们的城市》活泼好读，《做游走河边的渔者》意象横生，且很有深度。我特别推荐后一篇作品，它讽刺人的不良行为，论人类如何践行天人合一，辛辣犀利。对于老庄哲学的仰慕流露，使我们窥视到作者对于人类自在的匪浅思考。

我曾经注意到轩锡明小说创作选材和手法的不断变更，这次是散文著作《吾乡吾土》——特别是其中的3篇“怪味饼子”，又给了我同样的认识，又叫我看到了作者的创作活力。

2006年6月18日

（作者为中国作协委员、青海作协副主席）

身 为作家的另一种可能

——写在轩锡明《吾乡吾土》出版之际

公
保

说作家的职业是爬格子，是写书，这肯定不会错。稍有认识的人还会说，作家嘛，不就是动脑子编一些事，编一些人，编一些情哄哄人吗？此话也可以认为符合实际。

但是，我现在想的是，作家在写作之余，或者就在写作之中，是不是能够实现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直接参与地方事务，参与地方建设事业。

轩锡明给了我们一份肯定的答案。

没到贵德任职之前我就读到过轩锡明的作品，看到有关他的介绍，并且听人说起他。到贵德工作后，

认识了轩锡明，读到了他更多的著作，也有了交谈，使我更深入地认识到轩锡明作为一个作家的难能可贵。他虽然不从政，虽然写小说，但也关心着家乡发展。他每隔一段时间——往往是不期然地会走进我的办公室，和我交谈交谈，内容大多很实际，比如旅游开发，比如城镇建设，比如某一个节日活动等等。有的他还写成了文章交给我和其他领导，谦谦地请我们参考。接触多了，了解多了，我注意到他的确并没有只是在书房里编写小说，他是可以被认为更“实在”地做着其他一些工作，比如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组织和辅导群众业余文学创作、编写文史资料等等。特别是一干近十年的文史资料工作，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他投入了很大精力。

充分肯定一个人，褒扬一个人是重要的，这对于个人如此，对于社会亦然。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社会都在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应该落到实处。对于轩锡明，这些年我们是因材施教，一直支持他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尽可能地给予了宽松的空间。即如另外给他安排的文史资料等工作，也是发挥其特长。可嘉的是轩锡明自己兢兢业业，刻苦努力，如今成就骄人。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轩锡明对于贵德的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文学创作、文化工作和用文学的笔触写贵德，其中文学创作自然是最主要的，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暂且认为，他的虚构性的小说和一部分散文算不上对家乡事业的直接参与——虽然这实则谬误，不能这么认识问题，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文化的精髓，但是，他在县上关心下出版的《贵德民间故事》，他的《漫步贵德》，他已经为县政协编辑了五辑的《贵

德县文史资料》，该都是一些可以被认为实实在在的东西了。

那可也引人瞩目啊！

现在，他又给我们拿出了可谓厚重的《吾乡吾土》。

这本书倾情一地，直写乡土，宣示乡俗民风，刻画山水胜景，讨论建设大计，或味厚如醪，或浓妆淡抹，或左论右证，叫人感动的是一片赤子之心。多少年有人这么叙写过贵德吗？而叙写首先得有认识，作者无疑是深入地研读了贵德呢。作者的这种乡土大手笔，对于外界人必定大抢眼球。文化是软实力，但软实力更具后劲，作者所展现的地方文化，和他的作为文化的著作，对于贵德意味着什么？该如何估价？值得我们深入认识。

是可亲可近的乡土内容！多彩的生活，缤纷的故事，各色的人物，不尽的美景……这种地方性叙述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可以形成一种特别的舆论力量和评价机制，发挥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帮助建构地方意识。用直白一点的话说，它不就是一种有效的对外的声名宣传，和对内的乡情培养吗？当然，它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认识不到这一特点，我们就等于认识不到它的作用。保不准有人会说，嘿，那不就是一些不当吃、不当穿的闲言闲语吗……

读《吾乡吾土》还是一种美的享受。事物的形式和流变，意趣的浓郁和横生，思辨的机敏，认识的上升，或文字本身的游戏，这些都要么叫人遐思，要么叫人舒心，总有许多认识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感觉油然而生，这也许就是文学性吧。可以说，《吾乡吾土》是写地方之实的，同时是一本很好的文学著作。这证明了作家在参与地方建设的

实践中，同样可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或者说，作家可以用一种直接的乡土叙事来实现文学创作。

作家写乡土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以生花之笔变见惯为新鲜，变平庸为神奇，深化写作对象。轩锡明的《吾乡吾土》，还有之前的《漫步贵德》，给家乡的山山水水，给家乡的庸常日月增光添彩。即如他的《我们的城市》等几篇表达自己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作品，正因为采用了文学的笔法，使他的主张仿佛在实施当中，而更容易打动人，被人欣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应该给作者提供更多的条件，鼓励他，保证他有进一步的建树。

这种认识应该是在人才战略层面的，疏忽可能就是损失。

我另有一个看法是，我们不应该光想到对外，轩锡明的著作首先是我们家乡人的读物，《吾乡吾土》，加上《漫步贵德》，其实是很好的乡土教材。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中小學生，完全可以因为轩锡明的作品而加深对家乡的认识，增强对家乡的热爱，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感情带出去。

我首先希望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家长能够注意到这点，认真引导青少年一代阅读轩锡明的作品。我同时希望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重视这个问题，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意图。

2007年11月6日

（作者为中共贵德县委书记）

目 录

生活在贵德（或：河湟
生活素描） / 〇〇一

在家乡的三种天气里 / 〇九三

松巴峡记险 / 一〇二

龙池山冬游 / 一〇八

最是心灵放飞处 / 一一六

不再痛惜无往昔 / 一二一

春到温泉宾馆 / 一二四

河边的享受 / 一二七

滴水崖随想 / 一三四

在美丽一角 / 一三七

拉西瓦听涛 / 一四二

此楼还宜常登临 / 一四八

佛界与闹市毗邻 / 一五二

会心一看是娱神 / 一六〇

虚构风景 / 一六七

我们的城市 / 一七二

做游走河边的渔者 / 一八五

深度补述 / 二〇五

跋 / 二一八

生活在贵德

(或：河湟生活素描)^①

1.住在房东家；2.曾经的尕毛驴儿；3.找回炒面；4.舔碗的故事；5.在异乡筑巢；6.杀猪请吃；7.茶俗变奏曲；8.三天过个端午节；9.拜年；10.关于树；11.“快去拾粪！”12.石铲与贡拜；13.岳丈家的佛事；14.梦寻瓜地；15.彩礼事大；16.哭嫁和回门；17.收麦天夜晚的田野；18.关于酒

在我们的视线里，有一种东西五彩缤纷
.....

什么是文化？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这一切具有传承性的结果。这种结果

^①本文曾以《生活在青海》为题发表在《中国作家》2007年第7期。

反过来渗透进人类生活，叫我们又可以说，文化也许就是生活本身吧？但是，生存在上述“结果”中的人却未必能认识到，自己的习惯性的表达方式，自己从小喜欢的吃喝，自己的温良或者强悍，等等，等等，其实就是那“结果”中的内容。当一个人在张大嘴唱着“花儿”的时候，或者在用腥臭的牲口粪烧着馍馍的时候，或者在意气昂扬地使用羊皮筏子摆渡黄河的时候，他十有八九也不会想到那就是什么文化。文化大多是一些专家、学者去发现的，应该是由他们指出来。

我自然算不上发现者，更不是研究者，但我却有一个外来人的身份，这使我有可能会对一方水土上的生活始终保持一份新鲜的感觉，那是滴滴着丰润的汁水的。

1.住在房东家

1956年秋，河南移民初抵青海省，其中包括我家在内的一批到了贵德县，住的都是房东家。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各方面不习惯，房东家便成了移民对于当地最近、最多的接触。“房东”这词儿，便也是此时我最初听到。

对于移民来说，最初、最大的新鲜是青海房子。初住房东家，几多陌生，几多疑问，开头几天我们常常是站在院子里，转圈儿看那四面或有檐道或没有檐道的房子。上到梯子上，就能看那房顶是平的，上面铺着土。我们走出大门，看到的是我们最初进村就看到的高

高土墙，土墙围成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城”，从“城”外根本看不到房顶。我们便个个稀奇：青海的人家原来是这么个样子啊！不少人几出几进家门看，走在村巷里左转右转看，越是看不透越想看透。

早晨，我家小孩子们还在土炕上躺着呢，我听见父亲在院子里与房东两口子说话：

“你们这房顶下雨不冲了吗？”

“冲不了。”

“也不漏？”

“漏一点拾掇拾掇就不漏了。”

“我们那儿的房子可都起脊，要么铺着瓦，要么苫着麦秸。”

“噢……”

我从窗户里往外望，正好看到房东家西房很大的木格子花窗，花窗上贴着白白的纸，四角加贴三角形红纸，正中贴菱形红纸，在晨曦映照下非常鲜亮，叫我瞪大眼看了很看。多少年之后，这印象给我的都是喜欢：那花窗比老家小洞洞一个的简陋窗户漂亮多了，我们的新生活也好像是从那窗子开始……

我看见男房东抱着一捆柴正从搭在屋檐的梯子上走下来，女房东是端着面升子面对父亲站着。他们一定是觉得父亲问得稀奇，因为都笑笑的样子，看看父亲，又互相看看。

住下来住长了，我们才眼见到青海平房的结实，它的屋顶既不会被雨水冲掉，也不会轻易漏水，我们的担心实在是多余。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下雨，雨水顺着光滑的屋面往前流，汇集起来，都从屋檐上

专门的小木槽哗啦啦流下去了。后来我们都认为，这种房子其实比老家的草房子还不容易漏。

移民们对于新环境的认识逐渐加深了：青海少雨，干燥，土头可能也有特别之处，这里土顶的平房实在是因地制宜，盖起来随随便便能住一辈人。那土筑的院墙更结实，如果不是洪水较长时间浸泡，都不会倒，使用时间比房子长。土顶平房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冬暖夏凉，这是因为那厚厚的房土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隔热层。

说青海的房顶可以种庄稼，可以跑马，那自然是夸张，但房顶上确实能长出茂盛的荒草。我曾在房东家的房顶发现几棵韭菜，叶子长得肥厚肥厚，我们掐吃过几回，味道很“尖”（很浓、很冲）。不过，那房顶是不允许长草的，长了草容易漏水，所以要及时清除。

青海房顶的一种真正用途是可以堆放柴火和晾晒东西，但那须十分小心，以防损坏屋面。特别是堆放柴火的时候，要一捆一捆背上去，轻轻码放，不能呼腾呼腾往上扔。移民们不知情，可是扔过，然后张嘴遗憾。

嘿，那房顶曾是我们和房东家孩子玩耍的好地方。我们从梯子上爬上爬下，站在房顶向极远处眺望和喊话，伸手抓住园子里的树枝摘果子。我们还在房顶跑步，蹦跳，甚至声势浩大地演出“官兵捉贼”。岂不知这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会踩松了房土，破坏了屋面的平整和滑溜。

因为爬上屋顶我们多次受到了房东的斥责，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

从前青海人的院子里都不铺地砖，也不打水泥地坪，但是泥土的

地面也都很光，很平整。我不懂事，头一次在院里砍柴禾，被房东劝阻过，第二次也是我没改性，惹怒了男房东。因为有了第一次，我总觉得房东老是注意着我，这一次我刚要干起活儿，他就大踏步从屋里冲出来，劈手夺过我手中的斧头扔出很远，并且骂我，是不是因为这不是你们的家，你才如何如何。我被他吓得愣在那里，眼里有了泪。

那确实是可算移民与当地人的次小小的冲突，当时父亲和母亲都从屋里走出来护我。母亲虽然是面带笑容，但语气是不平和的，她说他大伯，俺孩子是不对，可是你这地就那么宝贝吗？你吓着俺孩子……房东鼻子里哼哼，连说了几个你，你们，然后才说出一句：“你们不会拿到大门外面去砍吗？”然后气咻咻走开。

除了文昌庙，我们在贵德住过两家房东，都得到过他们不少的帮助。对于砍坏房东家院子地面一事，我至今心怀愧疚。不忘这事，一是因为自己有错，二是因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自家院的爱护。在这里，各家的住房不论好坏，庭院都必是干干净净。每天早晨，女房东的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屋内屋外，并且打扫到大门外，然后才是生火做饭。男房东的活儿则是填厕所，填牲口圈（铺上新土），喂牲口，挑水。他们各干其事，天天如此，因此他们的家里才那么清洁，生活也才那么有条有理。

青海人家，还很讲究东西的各归其位，犁、耙、铁锨、背斗种种农具，桌椅、箱柜、锅碗瓢盆种种家具，都不乱摆乱放。就是一些用过的玻璃瓶吧，实在不派什么用场呢，但也是成排成行地在条桌或面柜上摆着，并且被揩擦得明光闪闪。对那等家里邋遢者，观其东西这

里也堆，那里也扔，人们往往会这么笑话，说那是住店呢，好像今天住住明天就要搬走了。

我想这些都和当地人从来较为安稳恬静的环境有关，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倘若在灾难频生、颠沛流离之下，就谁都难做到这些。不过，在同一习惯之中，有人会差劲的。

十里不同俗，何况是走了几千里路，对于移民们来说，房东家无论如何都是新环境里最接近的生活老师。如果你想和这里旧有的居民相处得好，如果你想在这里扎根，长期生活下去，学习是必要的。而对于我，长大后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认识，因为我读到一位学者这样说过：如果你想治理好一块地方，你第一要熟悉这里的民风乡俗。虽然他这话是针对官吏们说的，而我们不是来作什么治理，是来生活，但它对我们仍是一种教诲和警戒。

今年夏天我又去当年的房东家看了看，庄廓还是那个庄廓，所有的墙都没有变。庄廓里的房子有的原模原样，有的被翻修了。我特别注意了当年我们住过的东北角角房，因为改去了旧门窗，没有了我印象中的样子。但是我留在那院子里的生活仍然清晰着，历历在目。

星移斗转，如今此庄廓的长者当年张家儿子的媳妇，和二婚招赘的男人，因为与笔者同辈的张家儿子英年早逝。女主人招赘也20多年了，男人是流落青海、乡音未变的河南老乡，他们的孩子都成人了。

站在院心里，听我讲述当年，男主人笑道：

“这家与咱河南人有缘，你看我还是当家人呢。”

2. 曾经的尕毛驴儿

想想，我有一二十年不骑尕毛驴了吧？

还说什么呢，我连驴车也都是好多年不曾坐了。

我们家没有驴，所有亲戚家里最后的一头驴去年也被卖了……

我好想尕毛驴儿！我想它，不光是想到骑着它颠颠小跑在田间曲径，不光是想到乘坐它驾的车轱辘行驶在河边公路，我是想它憨厚可爱的模样，想它对人的依依亲近。我拿过去与如今相比，我心里发慌，我多么有失落感啊……

任谁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过青海东部农业区（因属黄河、湟水流域，所以也称河湟地区），如果他不曾赞叹当地的驴儿，不曾搔搔它的皮毛，摇摇它的尾巴，或者干脆骑到它背上走上一走，那也算是枉到此一游，该注意的他没注意。当年的河南移民一到贵德，最大的惊奇之一恐怕就是这里的驴了。

那时候贵德多牲口，马多，骡子多，牛多，而最多的是驴。集体化的时候，那驴赶出去就是几十头、几十头，一大群、一大群，走在路上浩浩荡荡，荡起一路尘土。驴是原本家家都有，有的人家还不只一两头。据爱人讲，我岳丈家就曾养过一圈十几头毛驴，放出来站满一院，赶出去走一胡同，活蹦乱跳。爱人不会是夸嘴吧，她说，驴主人跟在后面拢赶，脸上挂着的除了喜幸还是喜幸，除了朝气还是朝气。

毛驴、尕毛驴是青海人对驴的昵称。“毛”即细小的意思，再加

个“尫”字，足见这驴的小巧玲珑了。据大人讲，这里的驴的确比内地的矮小许多，站在一块简直可以当大驴和驴驹相比。当年父亲骑到这驴上，两条腿长长耷拉下来，脚快要挨着地，吓得母亲在一旁惊呼：

“你快下来吧，要压趴它了！”

尫毛驴自然没有被压趴，它劲大着呢，还欺生地撂起蹶子，差点把父亲摔下来。

后来我更了解了毛驴的厉害。

贵德在没有实现车子化之前，农业运输主要是靠牲口驮，而毛驴因为数量大，就从来是主力军。我长到可以干些活儿的年龄，暑假里赶着毛驴驮麦捆子，寒假时赶着毛驴驮粪，曾经是年年少不了的。嚯，一开始我也有过像母亲那样的担心，两个麦捆子绑成的驮子耸立在驴脊背两侧，就像伏着两个小山包，不怕压趴了它吗？当然它还是没有被压趴，它低着头，蹄声嗒嗒地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很可以用矫健一词形容。它默默的，叫人还看出的是坚韧和毅力。上坡的时候偶尔打出响鼻，或者后面嘟嘟放出一串屁来，那是它在奋力，那是它在和什么较劲。

后来我还知道了，它真正是庄稼人最宝贵的朋友，它不但驮捆子，驮粪，它还驮水，它还拉车，庄稼人的好多活都离不开它。它还是庄稼人代步的坐骑，骑着它走路可以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左顾右盼，一派闲适自得。有“少年”唱道：“骑下的尫驴赶下的路，路长（者）时间更长；今日没见（者）你别心慌，我俩的高兴还在个后头。”你看这歌唱者的取巧。

贵德县还曾有过不少马和骡子，这些大牲口高大英俊，力气也大，受人宠爱。但是马和骡子太有骄娇二气，“料口大”，还要好的吃，役使时却往往发脾气，不听话，甚至一溜烟儿跑得无影无踪，叫你傻在那里。毛驴儿就不同了，吃料少，顺从人，又很有耐力。它身价又低，不嫌贫爱富，富人、穷人都养得起。

毛驴儿太好使唤了，干活太多了，吃苦太多了，所以青海人用它来比喻弟兄中的老大，有这样一句俗语：“牲口里别作驴儿，弟兄里别作老大。”弟兄中的老大操心最多，出力最多，吃亏最多，落下的不好最多，他太忠厚，太像驴。

父亲还这样评价过驴毛驴：

“嘿，别看它个头小，可能着呢……”

这样的评价缘于他有一次骑毛驴上街，回来的时候迷了路，是驴把他带回家。从我们住的贡拜村到县城有十六七里路，返回途中，因为初来乍到进城不多，一遇岔路口父亲就犯疑惑：该走哪一边呢？有时候能问着人，有时候问不着人。有那么两次，父亲犹犹豫豫地决心就走这一边吧，可是他胯下的毛驴硬是扭转脖子要走另一边，怎么也调不转它。后来他赌气了，心里说那好吧，由着你，看你会走到哪里，结果是毛驴准确无误地把他驮回了家。

那驴是借邻居家的，平日里我们还使唤它去河滩驮水，非常顺心。那一天，回到家里，父亲狠狠地给它掬了几捧小豆吃，一边抚着它的脖子说：

“有话说老马识途，没想到你也记路啊！”

尕毛驴儿真是乡村的精灵，它聪明伶俐，吃苦耐劳，我们怎能不歌颂它呢？我知道，当地人对它从来是疼爱有加的，倘若什么人在役使的时候打了它，他肯定会受到叱责：牲口不会说话，可也知道疼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它？或者更讽刺他：不会说话的是畜生，你可是会说话的吧……我常常看见有人为牲口打架，看见主人家检查被人借用的牲口是否有伤。一头驴老了，不能干活了，它的主人会一直养着它，直到死后葬了它。也有人会把它放逐到广阔的山野去，让它自由自在地度过最后的不多日子……

唉，我真不该太多地给毛驴们献上颂辞，因为这会太多地招致我的伤感。因为尕毛驴们今不如昔了，风光不再了，因为它好像就要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回想起来，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应该是尕毛驴们的第一大劫难。它们成批成批地饿死——饿死了也还要被投进鼎镬，再被送进垂死的人的嘴里。一部分干脆就是被活活杀死，以救人于死亡线上。那年头我常常听闻这样的消息，这里的驴被偷了，那里的驴被偷了。而被偷的驴们都免不了遭受同一种命运，就是被杀被吃。那几年过去，乡下的驴再不是从前成群成群的了，再也看不见大群的驴荡起一片烟尘。

青海人原来不吃驴肉，也不吃马肉、骡子肉，并有以“吃驴肉”（特别以“吃狗肉”）相骂内地人的习惯，那几年过去，在青海民间却有了“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的赞美。

人类是世界的主宰，可是我硬是歌颂不起尕毛驴们在饥荒年代为

人作出的牺牲。不光是驴，从生态学角度讲，大自然的芸芸生灵们更是为人类牺牲得太多太多，现代人也早已不能再为自己的威力而自豪……他们矛盾着，负罪感越来越压迫着他们。

在以后的日子里，尕毛驴们江河日下，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因为农业生产多以车辆和机械代畜了。

人是多么功利和自私啊！用不着了，便也不会再闲养着驴们。大多数闲下来的驴被出卖，卖主不问买主，但他心里明白，那十有八九是要变成案上的肉类。唉！纵使有千百种托辞，这还是逃不脱“卸磨杀驴”的意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龙羊峡电站工地上的工人到贵德收购驴，赶去了好多好多，那都是为了口福。那时候是肉类缺，但是驴肉更香，当地人又不忍心自己宰杀。

如今的乡下自然还有尕毛驴儿，但那是日趋稀罕了的。山区情况好些，机械尚不能大显身手，尕毛驴们便还有一份天下。

尕毛驴们的命运大抵如此，现在我们唯有祝愿它前程会好。

3.找回炒面

论到青海饮食——特别是农村饮食，肉多菜少、干多稀少曾经是两大突出特点。

人类饮食都是特定环境下的创造，并逐渐演习成为传统，这比如一个游牧民族，无法不叫其餐桌上经常摆放奶和肉。青海肉多是因为有牧区，有牛羊。菜少是因为青海地势高寒，不宜种菜，也就缺少吃

菜的习惯。这一点叫河南移民拿老家比较得非常凸显：啧啧，这儿过年吃多少肉，叫咱在老家不吃一年？噢！这儿的人吃馍不就菜，喝酒咋也不就菜？因为村里种菜少，小时候我常到一个园子里掐当地用作牧草的苜蓿，以供家里做饭。这曾经叫我很不情愿，认为做贼似的，又害怕当地人笑话，吃牲口吃的。后来我们曾叫老家人寄来过好多样菜种，我们种，当地人也学着种，倒是起了一种引领的作用。

说到干多稀少，我可以摆出下面的事实：初住房东家，我们注意到房东一家早餐馍馍、茶水，中餐馍馍、茶水，或以炒面代替馍馍，晚餐才是一顿带汤的面饭，基本上天天如此。父亲和母亲便窃窃私语，以为他们是缺啥，或者是懒。母亲小心翼翼地询问，反过来叫女房东奇怪，笑呵呵告诉她，在这儿大家都是这种吃法呀，大同小异，我们这才不无惊诧地明白了真相。

昔日的贵德乡下，庄稼人基本上是不喝稀饭的。而对于河南人，稀饭有米做的，有面做的，是家常便饭，每天最少要有一顿。青海人称移民的面稀饭为糊糊，表现得很瞧不上眼，说那是没吃头了吃的。反过来，移民对青海人干吃馍馍也瞧不上眼，说那馏也不馏，干梆老硬，不磨嘴吗？咋咽下去。后来生活紧张，每人每日二两面，吃不得干的了，面糊糊——这里称拌汤——成了大家的养命汤，想多喝还没有。不过，生活一好转，面糊糊就又从当地人的饭桌上消失了。怪的是移民们对于干馍馍倒吃惯了，没有菜的时候也不说菜了。

青海干食主要有馒头、锅盔（大而厚的饼子）、焜锅馍馍（火烧的一种干粮）、油饼、炒面等等，而其中的炒面最具地方风味，也曾经叫

移民们最喋喋不休。

河南也吃炒面，但那是临时把面炒熟了放碗里加水搅着吃，是糊状的东西。青海的炒面可大不相同，那是把原料先炒熟，然后再磨成粉，随吃随取。青海的炒面一磨就是几十斤、上百斤，压进箱柜里吃几个月，吃一年半载。这种炒面从加工到食用有很多讲究，可谓粗食，又是细食。

那年头炒面是贵德人天天都离不开的食物，居家吃，出外吃，每家都有做工考究的小炒面匣匣，供吃用时拿至面前。好多人家还备有羊皮制做的小炒面口袋，供出门用，炒面装进去防潮，防虫，也不容易弄烂。

磨炒面的原料很多，有青稞、小麦、燕麦、糜子等等。用以添加的原料也很多，有胡麻、麻籽、干梨片等等。添加这些原料可改变炒面的风味，是变换花样。在诸多种炒面中，青稞炒面最为通常，磨得也最多；糜子炒面最次，干涩，带着很重的苦味，所以一般不单独用糜子磨，而是把它和进青稞或小麦中去。从前有糜子，是因为它可以在收割小麦后复种，现在都不吃了。

炒面在吃的时候还可以添加东西，如糖啊，油啊，某些干果啊，等等。贵德是多民族地区，炒面曾经是藏民的主食（称之为糌粑），他们把酥油拌进炒面，就是闻名遐迩的酥油糌粑，吃惯了真是一辈子都想。不过，遗憾的是许多内地人难以接受酥油的膻味。

大量的炒面都要在水磨上磨。当地另有一种直径一尺左右的小石磨（藏语称拉斯廓），人一只手可驱动，可以磨少量的炒面，长处是方

便快捷。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水磨坊磨炒面，我们把炒熟的青稞什么的倒进磨上方的料斗，那原料缓缓地料斗落下来，流进磨孔，最后从上下磨扇间下雪般落下来的便是炒面了。磨炒面的时候，满磨坊香喷喷的，令磨坊前走过的人都嗅动鼻子。磨炒面和磨一般的面粉不一样，凡在场的人都可以尝尝鲜，评评好坏，说好了主人家高兴，说出不足主人家遗憾，好长时间心里都不是味。村子里谁家的炒面好吃，是时常有比较和评说的。

炒面可以搅汤喝，许多老人在清晨空腹时这样食用以暖胃。可以“干丢”，即把干炒面送进嘴里，稍稍蠕动嘴以润湿润湿，然后用茶水冲咽下去。但最为通常的是拌着吃。拌炒面不用筷子，用手，一只手端碗，一只手拌，干湿是刚好捏成团。拌着吃不噎人，不呛人，咀嚼后又利于消化。在过去，“拌炒面”是人们生活中随时使用的词儿，是随处要做的事。

拌炒面可是门学问，是门技术，移民们开始的时候都不会，我到现在也不会。不会拌的人把握不好干湿不说，最大的问题是很容易把炒面从碗里洒出来。当地人常常把客人碗里的炒面装得冒尖，以捉弄和取笑。记得我们家第一次吃炒面是由母亲学着拌，其他人围成一圈看稀罕，结果炒面洒了白白一地，大家笑话，羞得母亲红了脸，撂下碗说，不吃了，这东西咋这么难吃进嘴里。不过，后来学到家的还是母亲，至今她还拌给我们吃。

移民们不会拌炒面，一开始也不喜欢吃炒面，老说难咽，难咽。后来逐渐吃惯了，也随着知道了炒面的好处。这首先在于炒面易于加

工，易于保存，易于食用。加工和保存上面已经讲到了，炒，磨，装起来，就是这。至于食用，那可以说简单到只须另外有水。小时候看到女人们去地里拔草，经常的中午饭就是带几把炒面，提一瓦罐凉开水。母亲就是在地头学会吃了。

炒面的另一大好处是吃了挡饥，特别是加进酥油、干果之类以后，吃了长时间不饿。经常出远勤的人，用不易损坏的皮袋装炒面带着，体积小，不会坏，吃用时间长，很优越。

当然，炒面是一种较为简单和粗糙的食物，吃法也过于原始，缺点是长吃、多吃会伤胃，胃不好的人吃了会泛酸水。当年贵德“心口疼”（胃疼）的人比较多，移民们认为这与天天吃炒面有关，并认为就着菜吃也许会好些？即使是当地人也认为炒面吃多了会“站住”（积食），他们也有吃烦了的时候。因此，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改吃其他东西，比如出门的时候炒些面大豆带上，也会多少天不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炒面的得宠当与昔日高原生存条件的较为简陋和落后分不开。另外比如青海饮食中很有名的面片吧，很多人认为，它的盛行与流传，实在是古时荒原上缺乏必要的厨房用具的缘故：没有盆子，面甚至是在兽皮上和；和好的面无法擀开，那就用手捏捏往锅里揪吧，这又是多么美妙的因地制宜。

这样说下来，在后来的日子里，炒面从贵德人的餐桌上几近匿迹，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生产水平提高了，经济条件改善了，与内地的沟通也发展了，人们还会不追求较为精美的饭菜？这种变化明显地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入8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家再

磨炒面。再往后，有人想吃吃炒面倒难得了。

牧区可能是个例外，糌粑依然还是主要的食物。不过变化也还是与时俱进的，主要是食物较为多样，商品化的成品、半成品多了，糌粑对于人嘴的控制毕竟也摇摇欲坠。

炒面在贵德的丢失，还与外来饮食习惯的冲击关系密切。这种冲击使贵德人的饭菜花样丰富多彩，更使贵德人改变了多干食的传统，逐渐接受了诸如稀饭、菜汤等汤汤水水的饮食，蔬菜也比从前吃得多多了。再说喝酒吧，如果没有什么就着，便也难喝成场面。

实际情况是，如今贵德也还有——或者说又有了炒面吃，这是人们怀旧，是人们又把炒面找了回来，并且把它摆到了超市。细白面吃得多了，精细食品吃得多了，偶尔吃吃粗粮，该是多么好的享受！母亲现在年事已高，吃硬东西没牙，炒面更成了她喜欢吃的东西。

我无意间发现，县城十字街的柳树下出现了一盘手动小石磨，小石磨的主人是长花白胡子的老汉。小石磨没没夏地呼噜呼噜转着，经常围一圈人，有的要买炒面，有的不一定买炒面，是温旧梦，是看稀罕。老汉的手臂动着，小石磨转着，转着，伴着那一首悠远的岁月的歌谣，依旧香喷喷的炒面从磨缝里飘落下来，飘落下来，在磨下堆成一个圆圈……

4. 舔碗的故事

那时候小学还分初小（设到四年级）、高小，我是在河西乡大户小

学读完初小的。当时的大户小学占用的是一座两进院的清真寺，也是一座堡子。开始清真寺还占着里院，还有几名回族儿童在里面学习阿拉伯文的经文，后来寺院被迫停开，里院也成了校舍。多少年之后，政策又新了，这里又成了清真寺，学校搬了出去。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全国人都吃食堂，贵德人自然也不能落后，不能有什么两样。村里有了食堂不说，小小的大户小学也办起来，老师、学生都被要求住校，集体化，军事化，还有其他什么化，总之要快步奔向共产主义。

食堂化，开始几碟碟，几碗碗，也是数人一桌席，胡乱好吃好喝了小小一阵子，后来很快就陷入了全国性持久大饥荒。贵德人也还是和全国人一样，开始受饥挨饿，开始为活命而拼搏，并且旷日持久。而这对于扎根未稳的移民来说，更是一场动土撒水的打击，许多人都跑了。学校的食堂办得晚，解散得早，在我的脑海中并没有落下多少清晰的记忆，只有一个有关舔碗的故事叫我至今不忘，给过我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惜食物的教育。

这故事与“散饭”有关。

散饭是青海饭食极普通的一种，现在吃它属于改换口味，甚至是改善生活，在从前却是为节省面粉，节省时间，我把它称之为旧时日的贫困饭、穷人饭。

散饭属于半流质饭食，一般是把面粉搅进开水锅即成，大多都煮进一些洋芋块子，和河南人的“糊涂”差不多。青海人把散饭称作“懒人饭”，如果有酸菜之类就着也很有风味，但是在当年的学校食堂

里天天都有一顿吃，又没有可就的菜，就挺惨人的。

散饭做起来非常容易，吃的时候可有一大难题，那就是很难吃净沾在碗上的糍子一样的一层。当时的青海人都用舌头舔，或者使指头刮刮吃了，舔了刮了的碗就和洗了的一样干净。我要说的这个舔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移民学生身上，记下来颇可玩味。

说的是某一日傍晚，我们饥肠辘辘，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听着开饭铃。铃声一响，看谁跑得快，就都去学校食堂打散饭。散饭是人人两碗的份子，不管你吃饱吃不饱，恕无特殊，概不添加。当我呼噜呼噜开始吃第二碗的时候，听见了厨房的吵架声。

我赶到厨房，看到了这样一幕：吵架的就是那个移民学生，另一方是食堂炊事员。炊事员手里拿着一只碗，碗口朝向人看的方向，那学生手里则握着一双还沾着饭汁的筷子，两个人都怒气冲天，高声相骂着，脚下踏动着，指头快捣到对方鼻子尖上。

两个人吵得很凶，但反来复去说的话总是那么差不多的几句：

“啊，你为啥不舔碗？”

“我为啥要舔碗……”

“你看看，你们大家都看看，这碗上沾着一层……”

“我舔碗，我又不是狗！”

“你这态度，头一个该饿死你！”

很明显，炊事员手里的碗就是那学生刚刚用过的。

厨房里围了一大堆人，学生们嘻嘻哈哈地看热闹，一些人做出舔碗的样子给吵架的学生看。老师们劝架，都批评那学生不对，并当场

要求他重新处理饭碗。

舔碗确实是青海人旧有的习惯，舌头舔，指头刮，男女老少，几乎人人必是，每餐一定把碗底打扫得干干净净。河南人没有这种习惯，因此那学生才那样说话。

当时我内心里是站在那河南学生一边的，认为炊事员阿姨小题大作，简直是欺负外地人。事后我还接近了那个学生，虽不说什么，但也是表示同情和安慰。后来我懂得了，那学生是错了，他的错误不仅仅在于那是在饿死人的年头，应该尽可能把每一丁点食物都吃进肚里。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中国人古时候就开始说起食物的来之不易。“民以食为天”，这话实际上道出了古人对“食”之事物的无上崇敬。我们呢？续在古人的后面，我们还应该说些什么？

青海人珍惜食物曾经给外来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生活的贵德，我不仅注意到大人小孩舔碗，我还注意到进餐时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馍馍捧在手心，以免馍馍渣掉地，注意到他们用手指头沾取饭桌上的食物碎屑送进嘴里，还注意到他们把啃过的骨头砸碎再煮煮取油。牧区的藏民牛羊成群，但是他们在吃肉的时候会用刀子把骨头上的肉剔呀，刮呀，最后一丝不剩，剩下的骨头是白生生的……

舔碗的故事在当地人和外来人之间发生了，这可以算是一种习俗的冲突吗？有了这故事，叫我从小就认识到入乡随俗的重要。那时候不但我学会了舔碗（不然学校不答应），我们全家都学会了舔碗。我们带着一股新鲜劲儿学习舔碗，饭菜的汁水粘到额头，粘到脸蛋，我们互相看看，好笑啊！

舔碗的故事沉入我脑海深处，叫我经常会产生一种类比，一种联想。

1980年我回河南老家，看到姐姐家的红薯干就在屋顶棚堆着，听到老鼠老是在昼夜不分地咔嚓咔嚓咬嚼，我忍不住问姐姐：

“不会保管得好一些吗？”

“现在红薯干可不算啥……老鼠这东西，坏死人，你可真难对付……”

姐姐是这么回答我。

说话那一天我想到了舔碗的故事。

我是纳闷的，河南可是个饱经饥饿、饿惨人的地方啊！如今红薯干只喂喂牲口，可它曾长时期是人救命的东西，老家人煮着吃，磨面吃，是老家变着花样吃的一种主食。……我暗自想道，但愿姐姐家的情形只是个别，但愿姐姐真是拿老鼠没办法……

世事总是在变化着的，姐姐的漫不经心也许就是因为今天的日子好过多了……

进而，我突然想到青海的情形：人们是从什么时起不舔碗了呢？

现在的青海人真是不舔碗了。

现在的食物是绝对丰富了。现在的餐桌上剩天剩地，现在吃不完的饭菜被哗哗倒掉，现在那是被认为潇洒的，被认为慷慨大方，非如此不尽情意，非如此不领情意。

大吃大喝，是诸如综合力量等方面的显示呢……往深里想，我们确实同时背负着饮食节俭和吃喝奢靡的品行，除上面说了的情形外，

饮食文化的出名也许还是一个反证。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德国不富裕吗？德国的总理地位不高吗？没有面子吗？可是他们的科尔为什么还要舔菜盘呢？要我们说是否丢人？是否有辱国格？

舔不舔菜盘、舔不舔碗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保持住一份对于“食”之事物的敬畏。

5.在异乡筑巢

河南移民迁来贵德，根据安排，本来应该很快修建起自己的家。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由于三年大饥荒，大部分移民返回了原籍，留下来的也迟迟没有筑起自己的巢穴。

而“家”不是人生要义的第一二三位吗？

我们落户河西乡贡拜村，在十多年住过房东、住过庙宇之后，直到1969年，才千般作难，万般作难，终于谢天谢地，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庄廓”。

而有了家，就更意味着我们在异乡扎了根。

宅院在青海称作庄廓，盖房子先得把庄廓墙打起来。而打庄廓墙可以拿筑城作个比喻，工程规模有天壤之别，但大体的施工方法可能差不多，在青海各地都是土夯土垒，是不用砖的。

打庄廓墙（简称打庄廓）就是用湿土筑墙，墙板一板一板往上起，土就一板一板往上摞，摞上去的土主要是靠人用两脚踩实。墙打到顶

头，踩墙的人站在上面就像站在半天。庄廓墙一般要打到3米左右高，墙板倒换着往上起20多次。有“少年”唱道：“穷日子就像打墙的板，上下翻，催老了英雄的少年。”这是唱日子难过，也唱打墙的艰辛。

我们是1968年打庄廓，1969年盖房子，打庄廓之前母亲发愁：“一板一板，一堵一堵（用墙板一次打起来的墙称一堵），啥时候能把一圈墙打起来啊！”好在帮忙的人多，到时候并没有费多少时日。只是我们庄廓地的土壤含沙量高，打的过程中倒过几处。但这也是打墙时经常发生的事情，其中也有打墙人——特别是墙把式技术的原因，看你的墙是否打得端正。墙越往上打越窄，还要看你的收缝取得好不好。

打庄廓的日子里，白天我们和帮忙的人一块干活，夜里我们还得收拾收拾场地，或者往墙基地方堆堆第二天要用的土，一干干到半夜，也真是累死累活。母亲这样鼓励我们：“别怕这墙打着难，打起来将来这家可是安全，不像咱河南，哪能有这么高的院墙。”母亲说那是因为河南雨多，土不结实，不能像青海这样打墙。她说河南也有低矮的土院墙，但是用草泥垛成的，比这里打墙更费力，并且根本就不耐用，几年就塌了。我和母亲开玩笑：“我看你是不想老家了……”

打着墙，帮忙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如果不出意外，你们这庄廓墙陪一两辈人不成问题，贡拜村有的是百几十年的老庄廓。我相信这是实情，但也寻思着，说话人是不是有这意思：希望你们一辈辈人都住在青海？

要当青海人，就得住青海的宅院。实际上我们在十多个寄住春秋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庄廓院子，并且对它有了许多了解和认识。

中国北方民居大致都属于四合院，只是结构上会有差异。青海的庄廓都是一进院，最大特点是四周贴墙建房，院墙也是房子后墙。在庄廓里，基本上见不到把房子建在院子中央的，也不开后门通向另外什么地方。要说封闭，它确实是十分封闭的，高高四面墙，你站在外面能看见什么呢？

青海庄廓讲究大门朝南，朝东，上房——堂屋正对大门。上房是主房，一般都是3大间，东房、西房是配房。南房阴凉，一般不住人，冬天多做冷藏之所，放肉类和专要经冻的当地梨子。另有四角角房，分别用作厨房、牲口圈房和杂物间。通常会有一个角子——一般是大门右侧角子不建房，而辟为厕所。这样的格局在使用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修建时也好分主次投入。当然，院子里不一定盖满。

另外，一部分人家会在大门左侧角子的房顶建一间小小的楼房——唯有它高伸出庄廓墙外叫人看见，实际功用是人在里面可以瞭望家外，特别是瞭望庄廓外的果园，是出于防范考虑。除此，还另有占风水、显人气的意思，恐怕自己的家院比别人矮了头了。

在青海打庄廓盖房，很讲“出路”，这包括交通和门前是否开阔。除非是实在没有办法，家家都会在大门外留出一方场地，用途是停车马，拴牲口，堆放肥料和填圈用的干土，当然也临时派其他用场，要举例的话就多了。没有这样的场地，人们会说“窄褊”了，出路不好，很是一个缺点。

1968年我们开始营造移民自己的家，完全遵从的是当地规制。只可惜几年后我们的庄廓被村里削去了一部分（太大了，乡政府有意

见)，我们不得不改南大门为西大门（东边出路不好）。不过，这在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接受了，因为主要还得从出门方便考虑。因为临着一条路，路那边又有可饮用的渠水，后来我们的好几家邻居都是安西大门，成了一条半边的街。

什么事都在变化着。为了安全，为了防邻里口舌，这里原来很忌讳连庄（即有一面墙两家共用），讲究庄廓独立，各不相干。但是为节约用地，现在人们不得不更多地把庄廓连起来，我们那条街有6家相接，从这家屋顶可以走到那家屋顶，走通所有人家。

修业乃大事中的大事，何况是移民修业，我们千辛万苦，毕其财力，但是最有必要突出一下的还是下面的两笔。

一是关于房子的前门面。

房子的前门面有门，有窗，有墙。按照传统，这门是有门轴、门窝的老式门，这窗是纸糊的花格窗，好一点的房子门窗两边都装板壁，只有窗下才是半截土坯墙。这样的前门面古朴考究，最能体现青海民居风格。但是，到我们建房的年头，人们已开始门用合页，窗装玻璃，同时取消板壁，墙面全部用土坯砌起。这样做的好处是房子敞亮，保暖。当时，当我们的上房房顶已铺压好之后，我们犯了踌躇：我们该做哪一种前门面呢？村里的人意见是叫我们赶形势，不然以后又要改造。

犹豫再三，总要做出决定呀，最后是母亲拍了板：一切都依照旧的样式。

母亲当时是深思的神态，她说我们几千里地跑到青海，还不得吃

青海饭，住青海房？她说你们的爹至死没在青海盖起房子，咱这也是为他了了心愿……说到冤死的父亲我满腹酸楚，但是母亲的话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心：对呀，我们应该盖起地地道道的青海房子……

“妈，你说得对……”我抓起母亲的手说。

我们都同意了母亲的建议，因为在这里母亲表现出了对父亲的深情，更表现出了她对生活的认识，那就是无论到了哪里就彻底做一个那里的人。父亲都做了青海的鬼呢……家是一个锚，没有家，人会继续漂泊，会三心二意的。

二是有关包梁的事。

“包梁”在这里是一个名词，指的是用在上房正中一间上的一根特别的桁条。

包梁是这样制做出来：在那根桁条正中凿出一个3公分左右见方的坑窝，坑窝里根据主人家情况填放金银、钱币、五谷、干果一类东西，填好后用木楔堵住坑口，再用一方画有阴阳图案的红绸包裹住这坑窝地方。

安放包梁是祝愿富裕兴旺之意。

按照规矩，我们认真对待和制做了包梁。我们哪来的金子、银子，但是我们从妹妹（已出嫁）的首饰上削了一两丝丝装进去。至于五谷之类，我们挑选出一颗颗最饱满干净的，尽可能往里装。

上包梁这一天，村里人来参观和看热闹，一些贺喜的人还往梁上披了红。阴阳先生认定的时刻到了！包梁被人抬上，被非常麻利地安放好，这时候引人瞩目的是木工掌尺（领班木工师傅），只见他一手执

酒瓶，一手端酒杯，站在房梁上念念有词，大意是祝愿房主人平安幸福，家道昌盛。然后，他洒下一些酒来祭天，祭地，祭祖，自己也畅饮4杯庆贺。这时候房梁下早有一些人站着，翘首等着什么。待到令人心花怒放的鞭炮劈里啪啦响起，掌尺把怀中准备好的水果糖、核桃、红枣一类的东西哗哗一把把撒下来，梁底下的人就抢啊，抢啊！笑啊，笑啊！抢到这些东西，除了自己享用，他们还要带回去分给家里人，以图吉利和幸福。

那一刻，我们做主人的更是合不拢嘴啊！我们一一给在场的人递了烟，敬了酒。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是彻彻底底做了青海人了，以后再不可能，或者轻易离开。我们多少年盼望有个家，盼望的就是这吗？人哪……生活啊……

6. 杀猪请吃

1967年我还在住校读高中，临近腊月的一个星期日回家，母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下星期你早点回来，咱们杀猪！”

那一年我们还住在文昌庙里，那也是母亲迁来青海后养的第一头肥猪，短腿短嘴，粗壮身板，膘情非常好，后来杀了150多斤。所以她把杀猪的事看得重要是自然而然的。

又一个星期六傍晚我就回了家，进门说：“妈，你看我今个就回

来了，咱们要杀猪哩！”弟弟、妹妹们都活跃，都是笑模样。晚饭后我们请好杀猪的师傅，借好烫猪的大锅，备好烧锅的柴火和煮肉的调料，然后于灯下说起今年过年可有肉吃的话，我们孩子们好像肉已经到了嘴里，那么津津有味。

这时候母亲说了：

“明天咱得把队里能来的都请来坐坐，该送的人家还得送送。”

请来坐坐就是请来吃一顿，送送就是送肉，母亲说这话时仍然是郑重其事的，并且面带喜色。她说多少年咱们光吃人家的，现在终于可以请请人家了。

我意识到母亲把请客看得比杀猪还重要。

有句青海俗话说，“鸟活着在树上哩，人活着在世上哩”，说的是人要和人在，人要和人在。母亲也有一句常说给我们的话，“人活着不能家门朝天”，说的也是人要和人在。

母亲是好客的、助人的，作为移民的她特别注重邻里关系。她在村里有很好的人缘，大家都愿意和她结伴干活，愿意向她学一点针线上的活，老的少的都叫她大娘，大娘长，大娘短。但是，母亲这会儿的郑重其事除了有回报乡邻的意思，她也是受了当地一种习俗的影响。

在贵德农村，大凡谁家杀猪宰羊，都要招呼左邻右舍去“吃一口”，还会给关系密切或者有老人的人家送去一点。家境好的甚至会另备酒菜，索兴做一次待客。尤其在过去，除了一年也许只有一次的宰杀，除了放陈的干肉，大多数人家平日很难再有肉吃，因此时常会

说出“口淡”的话。所以，逢到谁家有屠宰的活儿，一些人走去打打帮手，或者干脆凑凑热闹，未了都吃几口，也算是打打牙祭、解解馋的美事。而这在谁看来都不为失礼。在我们还没有住牢稳、还没有什么可杀肉吃的岁月里，我们没少得到当地人宰杀后的馈赠，以致于使我们做孩子的小时候那么喜欢村里有猪吼羊叫。

实际上，除了宰杀时如上所述，在另外一些类似的情况下也同样可以看出当地人如何相处。比如有谁家蒸了一锅洋芋——那香味会传半条街的，闻到的人都会跑来抓一两个吃。比如谁家水萝卜早早长成了，会送一把给没种的人。我们是新户，多少年都没有果树，我们吃人家的大结杏、长把梨、桃子，就如吃百家饭，这家提来了一篮，那家端来了一筐……

那个星期日我们杀猪，消息传出去，也许是因为移民的缘故吧，一下子来了许多人，使小小的文昌庙院子里显得壅塞不堪。说干就干，两三条壮汉下到圈里，三下两下就把猪绑缚上来，杀猪师傅一刀子下去断了猪的嗷嗷叫唤。褪猪毛的时候一圈人围住大铁锅，许多人插不上手，大家三下五除二就拾掇出了一个白生生、肥墩墩的猪的胴体。然后是破肚，然后是洗肠子，装肠子，在这整个过程中，母亲只是站在一旁笑着，让让烟，轮不到她干啥。我和弟弟、妹妹们，抢着干，才捞到点活儿。

煮肉的时候，母亲大声喊着，叫我们多往锅里放，并指派弟弟去买酒。

宰牲时招待人不像吃席，不备那么多的桌凳，也没有那么多的碗

盞，大家都是手抓了一块肉站一旁吃，很随便。我们家那一天更是如此，狭小的屋子里站不下人，大家便蹲在屋外房檐下和树下，有的甚至边吃边走到了大门外。吃的人都说肉嫩、肠子味道也好的话，还说着我们移民的日子也好过了，以后会更好。这叫母亲很受听，说她以后每年都要喂一头猪。

这边我们正倒茶倒酒照顾满院子的客人，那边母亲又喊开了：

“快！趁热都送去……”

她是叫我们去给一些不能来的人家送份子。

她装好的份子里都有巴掌大的一块肉，有一片肝子，有两三转辘肥肠、面肠和血肠，都还冒着腾腾的热气。这样的份子送过去，那接受的人会忙不迭地尝上一口，说香，香啊，大家都喜滋滋的。

当时我和弟弟就端起碟子分头跑……

那一天母亲高兴，我们孩子们也高兴，仔细体味到了自家杀猪和请人吃肉的心情。那一天家里人、家外人乐融融没有彼此，连飞来捡食的喜鹊都叫得格外响脆，一点也不怕人。这给我的印象深刻而且久远，多少年之后回到乡下，还一听到猪叫就想起来，还不由地乐乐。

不过，那天也发生了一件不和谐的小插曲，这小插曲叫母亲耿耿于怀多少年，至今遇巧了还会说起：

“……你听他说的那是啥话，他咋说出口，不吃白不吃……”

我说：“妈，你还忘不了……”

她继续说：“哼，听他那话，好像那猪是他喂大的，他挖过猪菜，他煮过猪食！”

我说：“妈，人家也许无意嘛……”

她说：“我看他是眼红咱！”

我听出了母亲的委屈，她话里暗含着一点我们移民受了欺负的意思：移民就不该喂出一头大肥猪吗？移民的猪肉吃起来就该不当一回事吗？我安慰她，说人家可能是说差了嘴呢。我又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人伙里啥品性的都有，划不着和他计较。我还有意讲了许多我们得到当地人帮助的事，我说我们也早算青海人了嘛，还分啥当地和外来。

母亲这才又脸面和悦起来。

那陈年的小插曲是这样：当日人们吃着我家新杀的猪肉，其中一个小伙子（这人后来在生产队的决算会上因贪杯而死于酒醉）拿肉让人，这么说：“吃，不吃白不吃……”这话偏偏让母亲听见了。

我没听见这话，但我发现当时母亲有那么一会儿脸色不对。我当她累了，要她坐坐，她却马上又精神起来。是担心熟肉不够吃吧，她吩咐人又把锅烧得卜嘟嘟大滚起来，又往锅里搁肉。

下面这话也是母亲过后说的：

“他那话是叫人听了生气，但它抵不住咱们的高兴……”

我说这不就得了。

7. 茶俗变奏曲

母亲40多岁到青海，如今90有余，度过48个春秋了，却没有养成

喝茶的习惯，有时候让着叫她喝，就像叫她喝药一样，支起双手阻挡茶碗。我把她的表现称之为生活传统的顽固性，和人年岁大了的不可塑性。因为在河南农村，在过去和现在都对喝茶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并且根本不喝茯茶，内地人多称砖茶。

“妈，你要多喝点茶，喝茶对身体有好处。”

我们总是这样提醒母亲。

她经常是抱歉地笑笑，回答：

“我不渴……不渴就不想喝。”

其实母亲很知道，青海人对于茶不光是渴了才喝的。茶对于青海人是一种嗜欲，是一种生活的美妙承载，不可一日无此君。青海人可说是从小就喝茶，年长后养成茶瘾，闲暇时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喝茶。他们可以茶碗不离手，须溜须溜（喝茶声）一直喝下去，同时把时间一点一点消磨掉，或者等待一种到来。还有一些老人，习惯清晨坐在被窝里喝一碗后辈们端上的早茶，很有点类似于英国绅士的做派。

河南移民刚落户贵德，对此惊讶不已，更指着某些人家的茶罐罐咂嘴：

“啧啧。你看那茶滚得黑红黑红，像不像牛血？”

令移民想不通的还有青海人往茶里放盐：

“放了盐不是越喝越渴吗？”

外来人的惊奇，随着时日的推延渐渐淡化了，并且他们自己也学会了当地茶饮。我年幼移居，在贵德长大，得当地习俗的熏陶，既有喝茶的实践，又有点理性认识。

我认为，青海人喝茶首先就是厉害。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块一块往茶罐罐里搁放茶叶，把茶滚得几如浓汁，逢必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青海的大人们原来基本上不喝白开水，除非由于种种原因茶叶接续不上。当我第一次看到砖块一样的茯茶时，我没想到以后会在一些人家看到几十块、上百块的茯茶擦着，以作储备。在这里，茶曾经确实被当作宝贝，甚至被视为财富。

青海人喝茶厉害，看重茶，还表现在种种社交活动中，走亲戚，看朋友，贺喜，奔丧，寺院佛事，都有茶的身影。尤其在过去的岁月里，茶叶是最普遍，也是最宝贵的礼品之一，并且常常被用在官方活动。带礼品到牧区藏民家去，人们首先要准备的就是茶叶，然后才是其他物品。笔者定亲之时，依当地行三道彩礼的规程，道道都得有茶叶。如此这般，我们不难想象出会有多少包茶在社交礼仪中流转，一包茶又有可能光顾多少个门户！难怪母亲在得到一包茶时总是小心保管，避免损坏封纸，以备以后好派上用场。

喝着青海茶长年龄，又读了一些书，我知道了在青海延续千余年的“茶马互市”，知道了几代朝廷如何控制边销茶，如何以茶换取军用马匹，并且看到了在贵德发现的明朝“茶马互市”的金牌信符，了解了青海茶俗的深厚渊源。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贵德农村好像还只喝茯茶，就是现在还是以茯茶为主。对于青海人钟情于茯茶，从古至今的解释都是茯茶性热，而青海高寒；青海人食牛羊肉多、乳酪多，唯有饮茶才能消之。除此之外，我认为还另有一些原因值得探讨，比如青海边远，是不是古时候其他茶销不到这里，这里人也喝不

起？小时候看到一些老人把泡过的茶嚼吃了，我就知道茶多么值钱。另比如大冬天人们一碗一碗地喝热茶，是不是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御寒？再比如因为山里人较为闲散的日子，茶实际上更多时候就成了一种空缺的填补，喝着茶想心事，喝着茶聊天，喝着茶……

有一次几个河南老乡坐一起喝茶，大问题上意见一致，喝茯茶，不喝绿茶。小问题上意见分歧，有人要淡一点，有人要酃一点，有人要放盐，有人不要放盐，说话间很热闹。

这中间有人说：

“青海这茶只有在青海喝着中，拿到咱内地就不中了。”

我认为这话也说出了青海茶俗的精髓。

关于住茶里放盐，几个老乡各抒己见，说得很有意思：

“喝得多尿得多，不是怕把体内的盐尿完？”

“有了盐水才容易在肉上挂住，口才不容易干……”

青海有话“茶里没盐水一般”，我认为这也是人们喝成了口味。另外，还与当地河水不怎么甘冽、有土腥味有关。特别是到了冬天，人们很长时间喝的是消冰水，很涩，加了茶叶，加了盐，就改善很大。

一切文化的东西都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并往往凸显地域烙印。往南方旅游，这里也茶道，那里也茶道，看得多了看出那都是沏着喝不同的绿茶。再叫看，就有点烦它占用时间，不愿看了。回头想到青海，我突然认为，青海茶饮其实很有独到之处。

你看，同是茯茶，既可烧着喝，也可沏着喝。同是茯茶，在这里可以添加不同的副料，喝出不同的味道。比如可以往里面加牛奶，做

成奶茶，叫茶奶混合出来的独特香气四溢。比如可以往里面加酥油，做成酥油茶，叫茶生出一种扑鼻而来的油脂味儿。比如可以往里面加姜片，加花椒，加地椒，叫它带上药性……

用沙罐烧茶是从前最常用、也是最讲究的方法，当地人把这称作“燎茶罐”。沙罐保温，用它烧茶茶水溶色好。沙罐烧茶最大的好处是味道纯正，不会有异味。燎茶罐可以是在锅灶门口，可以是在冬天的火盆里，人们一边做饭，或者一边烤着火，就把茶烧好了。

做饭时锅灶门口燎茶罐一火两用，省时，省燃料。但是，这对于做饭的人来说是有点麻烦，既要忙着锅里，又要照顾茶罐，往灶门里填柴茶罐还有点堵挡，难免手忙脚乱。因此，常听到年轻媳妇们背后埋怨公公、婆婆草也紧，料也紧，吃饭呢，不会缓缓再喝茶吗？不过，埋怨归埋怨，茶还得烧，做媳妇的责任还得尽，因为这是千家万户的活儿，是生活所必须。

冬天，屋外寒风飕飕，滴水成冰，屋内一家老小坐在热腾腾的炕上，烤着旺旺的、劈啪爆着火星的炭火盆，须溜着火上煨出来的热茶，那实在是生活的一种惬意。如果适逢有备，炕桌上另有一些干果、糕点之类就着嗑，就着吃，那会更是美妙无比……

日月星辰运转不息，世上万事就变化不止，纵观下来，如今的青海茶饮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梳理了一下，这种变化主要是：喝花茶、绿茶的越来越多，逐步打破了单一喝茯茶的传统。茶水变淡了，很少再有人喝得酽如浓汁。几乎没有人燎茶罐了，而是更多地用杯子沏着喝。

人们好像对于茶变得随便起来，不愿再对它慢条斯理。用不着太仔细捉摸，我们会发现，那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了，而茶原本是闲适的媒婆。

人对茶的追求多样起来，在社会交往中，茶叶也不再是常有的、重要的角色。这些变化是随着生活提高到来的，比如花茶、绿茶，如今的乡下人也可以经常喝了。另外，这里面也有东西部交往、内地生活习惯冲击的因素。

在上述变化中，“燎茶罐”的丢失是可谓可惜的，它等于丢失了茯茶的最味道醇厚的喝法，也等于丢失了一种生活的滋味。现在人们喝茯茶，用铁锅和钢精壶烧出来，称之为“熬茶”，这种茶免不了溶入金属味，剩了又会叫人有一种“霉”味了，连茶色都会显得不同。保温瓶的出现可说是丢失“燎茶罐”的主要原因，因为它装了开水可以随时沏茶，又可以干脆把茶叶沏进瓶里。不过那已经是那，那还是变了茶味儿的。

或许可以认为，我们从人们须溜须溜的啜饮中，从茶饮习惯的演变中，也可看出生活之河在汨汨流淌着，世事社会在发展变化着。

不过，千变万变，有一条不变，那就是人们对茶的热爱。

8.三天过个端午节

那是1975年，或者是1976年吧，我说不清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年我已经结了婚，我们这个移民家庭已经娶进了一个青海媳妇，

我们的家庭生活中直接有了一个青海人参加进来。

我能够清清楚楚写出的，是那一年家里过端午节的情形。

那一年妻子还在离家70多里的尕让中学教学，隔山隔水，车辆稀少，回家很不容易。我想端午节她不回来吧？没想到农历五月初三下午她回来了，并且吭吭哧哧提着大包小包的过节用品。

过年过节讲究家人团聚，但是学校工作不比其他，妻子提前回家叫我有点不解。她说：

“过端阳呢，我借口请了几天假！”

那就过端阳吧，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初四，遵妻子吩咐，我也在上班时间内上街割肉，买苇叶，买黑糖、白糖，买红枣、葡萄干，并且在中午就赶死赶活送回家里。

我这样做，也因为母亲暗地叮咛：

“咋着也不要违了你媳妇的意！在这儿，只要是过节都恁要紧……”

我嗯嗯着连连点头。

母亲没有说错，无论闹市僻壤，无论家境贫富，青海人过节都不马虎。这首先表现在节日准备，采办原料，制做熟食，都舍得费功夫，花气力。二是全家都参与，做大家都做，吃大家都吃，注重一派愉悦和谐的气氛。三是要走亲戚，拜朋友，联络邻里故旧。总之，过节要有过节的样子，家里不能“哑谥静悄”，“冰灰冷灶”。在这里节过得好坏主要就是看过程，看大家的兴致。

我有一比：我们读文学作品，读的不仅是作品的思想筋骨，读得

更多的是作品的意趣，那是充溢在字里行间的，是文字的从头至尾，这即享受美。过节呢，吃喝和走亲戚是主旨，但叫人更为受益的却也是过程。

初四中午回到家里，我邀功妻子，把买回的东西一一摆开，说多丰富啊，都办齐了。不料她一一拨拉，发现少了蕨麻，要求我立即再上街去。

蕨麻是要往粽子里包的，少了它还有红枣呀，葡萄干呀，不碍事的。我说咱也不能把什么都包进粽子，多一样少一样的事，算了吧。她不同意，说好也是做，差也是做，要做就要做好点的，又不是做不起。这明摆着她态度比我积极，我再说也是理亏，只好又去来回跑20多里路。

这一天，母亲和妻子自然要干很多活。青海老传统，端午节是吃包子，吃凉粉。吃粽子的风俗传过来，特别是传到乡下，时间还很短。母亲的意思是咱们包粽子，包包子，就不饊凉粉了吧？她是嫌饊凉粉先得用豆面洗粉子，太费时间。妻子却主张几样都做。她夸母亲会饊凉粉，饊的凉粉好吃，母亲便笑吟吟地马上动手，初三晚上就把粉子洗好了。初四这一天她们又是煮肉，又是拣菜洗菜，又是饊凉粉，又是蒸包子，直忙到夜深人静。

傍晚蒸包子，母亲和妻子包，我打下手，主动请命烧锅。

这下可主动坏了，出了一笼劣质品，这一偏差叫妻子大为生气，也叫母亲和她联合起来，猛烈讨伐我，说我想要省柴，弄巧成拙。

蒸馍馍也好，蒸包子也好，火很重要，一定要强，最省不得柴

了。这一天我也很注意了，不但往灶伙眼里死填柴火，还不停地拉风箱，拉得扑沓沓直响，没想到头一锅包子出笼还是颜色发青，并且明光光的。这就是所谓“馏”了火——火力不足的缘故。

“叫你烧大火，烧大火……”妻子有点怒目瞪眼的。

我说：“我是想烧大火呀……”

她说：“光是想行吗……”

她看着笼里的包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一会，只差没哭出来。

我安慰她，不就是一笼包子吗，也不是吃不成了，自己吃呗。

她说自己吃也要吃好的。

母亲站在她一边，嚷我：

“你还不认错，看你这包子咋处理！”

第二笼由母亲烧锅，包子蒸好了，妻子的脸色才又好看起来。

天南海北，在青海的外地人很多，南甜北咸，四川麻辣，各方的饮食都在这里有机会表现。在生活中我有一个感触，也是一种比较，青海人于炊事确实是属于很用心的，做出的什么都要有心目中的质量，甚至要精制。平时如此，对于节日待客的饭菜更是细心又细心，总害怕别人笑话。这种用心还包含着恪守规矩，遵照章法，不随意从事。青海有一句土话叫“和二搅三”，用在饮食上，批评的就是乱配料，乱操作。不过，这也多少表现出了青海饮食中稍有保守的一面，一种吃法多少年传下来，很难变通。这和地域较为封闭有关。尤其在从前，在漫长的岁月里很难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

在青海过节，一般都是在节前把能做的都做好，节日当天只须享受，只须招待客人和走转亲戚。这是为时间和事情安排考虑，也是为了自己也有了一份从从容容的享受，不忙得不记滋味。那一个端午节，初四我们把该做的都做好了，初五早晨我们炒了菜，热了粽子，馏了包子，先自己美味一顿，然后是妻子和我走亲戚，母亲在家接待客人，弟弟送些节日食品去给相好的邻居和村里老人。

我们是移民，除了已打发的妹妹和一些河南老乡，原本没啥亲戚。但是妻子是当地人，并且是原来的大户人家，所以亲戚就很多。照当地习惯，不论远近，她的娘家亲戚也就都是我们的亲戚，我们又结婚时间不长，所以又都属于新亲戚，都得走走，任务不轻。

我说三天过了个端午节，是因为初五亲戚没走完，初六我们又用了一天，去看望了妻子一个住在很远山沟里的舅舅。我先是有这回就免了吧的意思，因为春节去过了，但是看她早有礼品准备，“义不容辞”，也就不再自讨没趣。路上很累，回来后我却有如释重负的愉快。

的确，在青海是很注重走转亲戚的，并且很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样就往往造成了过节“马拉松”。比如一个春节，初三、初五不算过完，十五该过完了吧？不呢，有话说一直到二月二还算在春节。这都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走没走完的亲戚，亲戚也乐以接受。

在青海，亲戚不但走得勤，还走得宽。在内地亲戚的亲戚一般都不算亲戚了，但在这里算，只是在走动的范围和频率上多少区别于直系亲属。所以一些内地人说，在这里八杆子打不着了，还是亲戚。当地人也有话说是狗扯皮条——拉扯得远。这是什么原因？有人说这同

样是因为青海地处偏远，人烟稀少，历史上社交活动不多，而生活中又不能没有一些人互相帮助，互相依靠，互相安慰。我看这话说得有理，并认为越边远僻背，越能很好地保留传统，因为传统即是一种需要。

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维持亲情是人类的美好品行，所以对青海人的亲戚观似乎无可非议。但是，过分的来往也真会产生累人的一面，甚至会成为经济负担。我曾经有一位当地同事，因为亲戚太多而手头拮据，走亲戚走怕了，他说自己恨不得逃得远远的，逃到深山沟里去。在青海，男女青年定亲，往往会有一方大人对另一方说，我们家可是亲戚多呀，将来你不怕吗？这既是考问，是“勿谓言之不预也”，打预防针，同样也是承认亲戚多了的麻烦。

也许将来青海会精减亲戚，但是我还是喜欢在青海今天般地过节。

9. 拜年

“文化”对人的熏陶是深刻的，所以我认为某些民族或某些地方的传统是骨子里就带着的。而对于我们河南移民来说，青海民间习俗却很快在我们身上打上了烙印，并且越来越重。

这也正是“文化”把河南人改造成青海人。

母亲我们回到河南老家，住在大姐家过年，大年初一我们起来得并不比往日早。吃过初一饺子，姐夫找人喝酒、打牌去了，姐姐站在

大街上与一些女人说话。我站在门口，看着姐姐她们女人们，也想着姐夫他们男人们，很纳闷，他们怎么不去给村里人拜年呢？

我后面就会写出来，我这里说的拜年是一种仪式性的活动，而非过年时的提着烟酒糕点走亲戚、访朋友。因为几乎没有人行这种“拜年”，所以在老家过年是非常安静的，人都很闲适自在，没啥干扰，没啥慌忙。我扳着指头数了数，这一天到姐姐家坐坐的邻里没有几个，来了也都和平时串门一样，没啥特别。

问题是，这种情形叫在老家生活过40多年的母亲都不适应起来，叫着姐姐的名字问：

“萍，咱这儿人不出去拜年？”

姐姐审视母亲，然后回答：

“你咋忘了？咱这儿往前几辈子都没有那习惯……”

她到青海看望我们，曾在贵德住过两年，所以对青海人如何过年知道一些。

农历旧年，是中国人最大最隆重的节日，过年什么重要？是吃？是穿？是玩？是走亲访友？在我看来，上面说的都是，又都不是，过年最重要的应该是拜年。

这起码是在青海的贵德。

在青海也有守岁的习惯。大年三十晚上，拜过了神，祭过了祖，一家老小坐于炕上，一边吃些年夜饭，喝些年夜酒，一边说说笑笑，或讲讲故事，或打打扑克牌什么的，大多人都能支撑到天亮。

但是青海人守岁还与拜年有关。

因为在青海拜年宜早不宜迟，早是对人的更多尊重。

早，一是体现在拜年当天的时间安排上，所以大多数人是在三十的后半夜，也就是初一凌晨就开始。人们把守岁和拜年连接了起来，认为索兴不睡的好，不怕睡过头了。

二是体现在日子的安排上。初一，初二，初三，一般说年是三天，在这三天里拜年，还应尽量往前安排，对越是要紧的人越要去得早。区别是初一早晨讲究个天不亮，从初二开始也可以是在早饭后了。初三又有讲究，下午是大年末尾，一般不宜去拜年，不然人家认为你轻慢。这里有句话说，你初三的后晌里再如何如何，就是这意思。有趣的是，避开了初三的后晌，你初四五又可以去拜年。

这叫移民们曾经好笑：

“初三后晌晚了，初四五就早了？”

可事情就是这样，移民们说归说，到时候还得遵守。

在这里，三十晚上是不兴紧闭门户的，还得把大门口的看家狗拉掉，意在等待和迎接拜年的人。

初一凌晨，突然有一两声爆竹领头打破了夜晚的静谧，骤然间村子里便是一片劈哩啪啦声，声响大得似乎要把村子抬起来。除了花炮在半虚空爆出一簇簇火花，天底还是黑黢黢的，但是，坚守了大半夜的人们还是有点急不可待，都匆匆地洗了脸面，换好新衣服，走出家去。顷刻间，满村巷脚步声杂沓，说话声不绝，时不时还晃动出几盏桔黄的灯笼，这便是拜年开始了。

“年过得好吧？”

“好! 好! 你也好吧?”

“好! 好!”

去人家拜年，除了向家里人一个个问好，大多是朝着祖宗牌位，或朝着长者行磕头礼。主人家会在上房正中铺一条毛毡，或者铺一条布单子什么的，以避免脏了跪拜者的衣裤。

跑着拜年的人一般不留下吃饭，至多点一支烟，喝一碗茶，寒暄两句，是小孩的得几颗糖果之类。人们跑饿了，才会选择在谁家——大多是亲戚家简单吃两口，接着再往下跑。

在拜年的人群中最多的是孩子，他们既是受大人指派，也是自我积极性高。他们会在事前约定，然后结伴而行。一天下来，他们会非常兴奋地清点收获，比比谁得的压岁钱多，谁得的小礼品多，然后再算一算还有哪些人家没有跑到，决定决定什么时候去。

孩子们的兴高采烈使我在长大以后非常脸红：我们弟兄们小时候为什么就那么不入俗呢？去拜年，去拜拜年，三十晚上母亲总是像说人命钱一样，说一遍，说一遍，简直是做什么战前动员，但是初一我们还是不愿意出门。尤其是二弟，“一脖子犟筋”（母亲语），逢年母亲就骂他，甚至是求他：“你看看人家都来给我磕头，你不挨着门去，你也不去去有老汉的人家吗……”他说不去还是不去，有时候去了也是别别扭扭，完任务。长大以后我不止一次地很想过，我们这难道是老家生活的遗存吗？是胎里带？真是不好的为人！是死巴。说不准就是因为缺乏拜年的锻炼，叫我在以后的社会交往中都感觉到一种性格障碍。

除了孩子和年轻人，拜年的也有较为年长者，他们一般是去向更为年长的人问问好。年长者出来拜年，就更成为母亲的教材，她骂我们：“你看人家老了都出来走走，你们就恁大人吗？”意思是我们架子大了，不懂得尊重人。

从看重拜年这一点，你能不认为母亲早成了一个青海人吗？以她朴素的理解力，她说过这样一席话：人在拜年的时候其实是最心思简单的，拜年就是拜年，祝祝人家好，造些喜气和高兴。人心思简单了，没啥顾虑了，人心也才最真。你没看见平时村里有人吵了架，红了脸，有人胳膊肘碰了胳膊肘，过年了，互相上门走走，叫喜气一冲，冤家就又变成了朋友了，多好……

母亲年事日高之后，我们常接她到城里住，到单位住，意思是吃喝比乡下好些，要看的新鲜比乡下多些，叫她也享享城里人的福。她平时就住不惯不说，到了年根，那才是百寻借口，闹着要回去。等我们揣摸透她的心思，也就不强留。她回去过年是好叫弟弟去拜年，也是要去领受村里人的磕拜和问候，同时给拜年的孩子们发发压岁钱。我们尽量安排她回去，是考虑到那对她的精神生活大有益处……

在贵德拜年一事如上所示，这其中也有一些故事令人不忘。

有人麻三绪去一家拜年，这家有油饼、麻花和馓子，有羊肉、牛肉和猪肉，有互助牌青稞酒。麻三绪初一早晨去了，不客气地上炕就座，接受了款待，中午又伙同其他人去，初二上午又趔来趔去地去了，事后令人晒笑，“麻三绪拜年”也成为当地典故。

这是真人真事，我听了却笑不起来，因为这事发生在还不算富裕

的年头，发生在一个衣食堪忧的光棍汉身上。我想的是，那人家一定笑脸接待了麻三绪吧？因为他是拜年。

如今拜年之风已经日见衰落，正像初一凌晨的爆竹声不如从前气势磅礴。世界的开放使生活变化加快，人们好像趋于闭起门自己过自己的，去寻找其他寄托和欢乐。为了省时省力，连乡下也开始时兴邻里间团拜，就是大家凑凑份子，约定哪一天热闹热闹。这时髦在本家、亲戚间更为流行。至于麻三绪们，那肯定是因为生活的改善而不愿再去重复自己的故事。

不过，仍有很多人坚持拜年。

我感念拜年。

拜年，这是人之间多么好的祝福！

10.关于树

树应该是大地绿色的最大造势者。

到了青藏高原，许多人会面对它赤裸干涸的胸脯而不禁生畏。这时候，那扑入眼界的任何一片树无疑都是令人焕发生活希望的大地的宝贝衣衫。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青海东部农业区，大地其实也多是一片葱茏呢，尤其是贵德县的树海景观更叫人惊叹。在这里，川地树木的蓬勃与光秃秃的山梁、台地鲜明对照，还极大地显现出生命的顽强，叫人觉得在这里同样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发展下去。

作为一个贵德人，我在“三河”地区的树海中长大，并一直生活

至今，但是我却能时时感受到它的浩大气势，一点也不熟视无睹。我还经常把它介绍给外地人，希望有许多人前来观光，和我们分享一种荣耀、自豪和幸福。

我对于树是痴迷的，喜欢栽树，喜欢观察树，随便发现一棵树生机勃勃，我都会从心底涌上几多不禁的欢愉。我不能想象哪一个人会不喜欢树，会不喜欢奔涌的绿色。

这是骄人的树们暗授给我的吗？

我还相信，凡是在贵德生活过的人，就不会没有和树打过交道，就不会没有一些树的知识。这种交道首先是目光时时和树的互致问候，是枝条处处拂触他的肩头，是看到受伤树木时他心头的疼痛。而这种知识应该是他在生活中不知不觉获得的，日积月累，渐渐丰富。

我在这里写青海东部多树，主要是写田地、河边、山根的人工种植，而非高山地区的自然林、原始林。贵德多树，主要是杨树多，柳树多，尤其是杨树，占绝对优势。杨树似乎随处可栽，只要不是过于干旱。柳树对于水分的要求比杨树高，适宜栽种在田边、地头和渠旁。有一种当地人称作“洋柳”的柳树，更喜水，可以在沼泽地里生长。榆树较耐干旱，可以生长在叫杨树、柳树非常饥渴的地方。当我在生产、生活中取得这些很“大众化”的认识后，我多次想到过，我们在组织植树造林的时候，似乎还没有充分照顾到树种的习性呢。比如我们何必老是杨树，杨树，又任什么地方都去栽呢？好多地方是今年栽，今年死，年年栽树，年年不见树。这应该是当代贵德人的一个失误。

就说杨树吧，本地“土著”的小叶杨后期生长快，树龄长，材质好，基本上没有病虫害，品质十分优良。它还树冠巨大，开张如华盖，是很好的风景树。但是由于人的喜新厌旧、舍近求远，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力引进新疆杨、北京杨，发展新品种，结果造成了本地杨被极大的冷落。问题还在于新疆杨、北京杨在贵德表现并不佳，水肥需求高，后期长势弱，病虫害严重，材质差。这简直成了一种物种侵犯，破坏生态，遗患匪浅，影响会久远。对这一问题，贵德人应该是越来越认识清楚了，1999年我还把它写成政协委员提案，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可惜没有被足够重视，没有拿出什么指导性的意见。这对于提意见的个人不要紧，但对于全局影响就大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调查调查，听听大家的意见，当机立断呢？叫我不能不耿耿于怀多少年！

我土著的小叶杨啊！你自己也竞争吧，拼搏吧，去奋力夺回自己的天地！

青海高寒，干旱，但土地较为肥沃，夏季气温较为温和，我看只要有水，在海拔2500米左右以下，栽树还是容易成活。河南移民初到贵德，非常惊奇当地栽树的方法：咦，砍截树棍埋土里就生根了，就发芽了！啧啧。当然，那少不了要水，或者土壤特别潮湿。

在青海栽树是特别，原来很少有用树苗，就是用河南人所说的树棍。这树棍是春天即时砍下来的较为年轻的树枝，长可截成五六尺，短的一二尺，当地人称为“栽子”。后来读了书，我知道这叫扦插法，全国好多地方都用（在河南不可以用吗？）。在贵德可以扦插的有杨树、

柳树、沙枣树。如果是水边或常湿的土壤，即使采一些手指粗的树的幼枝插下去，多少年之后也是一棵棵栋梁之材。

贵德树多，关于树的种种话题就稠。作为一个移民崽，我在树的话题和植树活动中长大，还听到和看到了不少有关树的故事。

你譬如书上说古时候贵德曾称为榆谷，而人们认为那是因为这里曾遍地榆树之故。当代见证者称，1958年之前罗汉堂地区还生长有许多百年古榆，树冠硬挣开大，树身子往往两人合抱不住，于苍穹下非常威武，对人有一种望而心仪的力量，并且令人生沧桑之感。

你譬如吴世瑾主持造林的口碑，说那县官儿骑坐毛驴威风凛凛地走来，见那拿栽子不合格者，见那挖树坑不达标者，便拿棍子抽打。吴世瑾营造的树林主要在西河滩，上中学时我经常穿过的崖头林便是其中一块。我每每走过这里，便会每每想起有关的传说，我问过不只一个从当年过来的老人：吴县长真的打吗？回答都说是：真打。我问：那群众恨不恨？回答是：不恨。你没见长出林了吗？这使我感慨，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为社会为群众做了好事，大家都会牢记不忘。

你再譬如神树和神树崇拜。小时候走当车沟，本地的叔叔和阿姨们指给我许多高高大大、自由生长的白杨，说那是神树。中学时代去查达林军训，路过麻巴村，我同样看到路旁一些高大杨树，虽然不知它们是否也是神树，但它们枝柯盘虬，叫我似进入古画。我想我是对它们心有崇敬了，因为它叫我一直不忘，恨不能有画笔描摹出来。如今这种神树好像仅剩松巴村一棵了。

神树崇拜在贵德原本十分普遍，特别是在藏族地区。一棵白杨树一旦被视为神树，会被所有的人终生保护起来，许多人还向它顶礼膜拜，奉献供品。

近日读书，了解到黄河流域的许多乡村都流行神树崇拜的习俗，并且有学者考据，它最早是源于祭祀社树。社祭植树，社树中有祖先灵魂的意义。后来社树演变成了神树，角色转换了，但是世俗乞求降福和保佑的愿望没有变吧！

不过，我更愿意把这种崇拜解释得更“民间”、更“通俗”一些，也更简单一些，并且聊可成立。从古至今，在民间不是广有动物、植物老大成仙成精的说法和故事吗？一棵白杨树老大了，有灵了，就是这。然而，我还是另有较为复杂一些的思考。我认为，神树作为一种符号，人们对它的虔诚崇拜其实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惶惶敬畏，这种敬畏当是人类优良的品质，丢失不得。

贵德人爱植树，爱护树，但也有过毁林的记录。当我听说光秃秃的巴吉山上尚能发现柏树树根，并亲眼看到过山下人用柏木盖的古老房屋，我就相信这巴吉山曾经挂满柏树。被人砍伐尽净，那只是个久远的什么年代的问题。

1958年“大跃进”，对于贵德的树们是一场劫难，满川的树骤然变得空落，大伤树海景观浩大的元气。那是儿时的我所经见了，大棵大棵的树被贸然放倒，被送进村食堂火焰熊熊的锅灶，被做成后来丝毫没派上用场的木车、木轨（所谓轨道化），也算轰轰烈烈一阵。

当地众多的神树也是被“大跃进”砍伐了的，同时借助着破除迷

信的名义。神树们被砍去几十年了，现在我却有了一些悠悠的担心：那不是定要胜天的人们又少了一种惧怕吗？而当人类到了什么都不怕的时候，那也许正是发生了十分可怕的事情……

河南移民投入当地生产建设，几十年来，在植树造林上与老青海人一样功不可没。新树扎根，从古至今都被用作一种喻示，在风雪高原磕磕绊绊生活到今天的移民们，不正是在年年不断的植树造林中成为青海人的吗？树和人一块得天地滋润，树和人一块儿生活。

移民热心栽树，是受当地人的影响，是集体行为，也是为自己盖房子。在移民看来，青海盖房子就如用木材垒，要砍那么多树。但是，因为一到青海就开始农村集体化，他们在定居后的头一二十年里并没有栽出属于个人的树，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

我们家最早栽下个人的树是还栖居在文昌庙里的后几个年头，我们在庙门前的渠沟沿上栽下了几棵白杨栽子，也栽下了几棵柳树栽子，都成活了，以后都成了材。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些树后来又归入了生产队。这事叫我耿耿于怀，心里不舒服了很长日子。

移民也好，旧有的当地人也好，真正拥有私家的树，真正可以己栽己有，就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土地承包。土地分种了，树木私有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贵德“三河”地区的树海景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复又重振雄风。

那一年我们家从生产队分得大树小树几十棵，这些树在我们盖新房子的时候派了很好的用场。土地承包后，在家务农的二弟种树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现在他栽得自己的地界已无处可栽，肯定有上千

棵树了。弟弟是个好庄稼人，他的树长得都很旺盛，正像我们家应该蓬蓬勃勃。

在集体化的年代，一个农村户口的人外出干上了公家的事，那就要失去土地，失去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我是一个酷爱树木的人，因此弟兄分家的时候我不要任何房产什么的，偏偏要了我曾经参与栽种的一小片幼树林。几年后岳父又帮我买了他们大户村的一小块林地，我曾经在这块地上又是栽种，又是浇水，又是管护，没少抛洒汗水，也没少享受树木成长起来的喜悦。我没少暗自兴奋和盘算过：等我老了，我还有一些杨树、柳树生长着，我会把它们指给自己的孙子，看，是爷爷栽的，传给你了……

但是，现在我可是没有一棵树的人了，因为我的小树林在乡下修渠和平地时被全部毁去。这叫我好难受，好遗憾，我不知道以后自己还能不能再写写关于树的文字……

11. “快去拾粪！”

“快！快起来……”

这是母亲在窗外喊着。

我揉着眼，嘟哝还早。

母亲说：“早？去晚了还会有粪叫你拾哩，有土坷垃……”

母亲催促我起来，就是催我快去拾粪，这在寒假和暑假里几乎是每天每天、每天每天的事情，学期中的星期天也很少例外。

在我少年生活的记忆里，上面的情形是历久弥新的，每每想起我好似还在母亲或父亲的唤呼声下。而接下去的情形是：我匆匆地穿了衣服，匆匆地走出屋子，匆匆地背起背斗，拿起粪叉，而这当儿母亲早已吱扭扭打开大门，等着我出去。

那往往是晨光微薄，天空中还有剩余的星星在做着最后的眨眼。

如果是冬天，还定会寒气刺骨……

拾粪，曾经是每一个青海农村少年男子的必修课，是他们在成长中第一件要干的活儿。别的地方我还有点不敢说，在贵德，如果你问问如今50岁上下的男人拾没拾过粪，我敢肯定回答没拾过的会是“凤毛麟角”。一个少年男子拾着粪长大成人，回忆起来会像把悠悠岁月都拾进粪背斗了。

拾粪，也曾是青海农活里非常重要的一种，人人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化学肥料还不曾满足使用的年头，农家肥是田地主要的养分来源。拾粪人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倒进厕所里，再掺进些土，是优质肥。集体化的时候生产队给每家定了积肥任务，你不加紧拾粪，会完不成方数呢，会挨罚呢。所以有人拾粪还会拾到很远的外乡，那是赶着车了，带着帐篷，一去好几个日子。

不过，青海人拾粪的习惯还与青海牲口多有关。道理很简单，牲口多，屙的就多，就有拾头。如今青海牲口也少了，没拾的了，在许多地方基本上再看不见拾粪人，这是反证。

拾粪，拾粪，我确实有烦了的时候。有一天我实在不想起早，这样顶撞了催人的父亲：

“我就不信你们小时候也这么拾粪……”

“你，你不愿意？”

脾气暴躁的父亲先是很动气，后来忽然笑起来，笑住了逗我：

“我们小时候才不拾粪呢，河南牲口少，谁屙屎叫我们拾啊？”

这曾经叫我恨青海有那么多毛驴，有那么多马和骡子，还有那么多牛。

拾粪，拾粪，拾粪，当我拾够一背斗往回走的时候，我会因成就感而心生欢喜。但是，在这同时粪背斗会越来越沉，会压得我肩膀生疼，步履艰难，这时候我又真想把它扔了。特别是学期中间，有些日子父母亲也会安排我早晨先拾一圈粪，然后再吃饭，再去上学，这曾叫我上学迟到，坐在课堂精神不支，我便自认为“苦大仇深”。为了安抚我，鼓励我，父母偶尔也给过我一些好处。最重的奖赏是，有一年在我们家完成了生产队的积肥方数后，我得到了一双想往已久的高腰球鞋，我很高兴了一些日子。少年的我就是这样，虽然也懂得拾粪的重要性，可就是觉悟高不起来，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但是，即使一些时候是被动的，我应该还是成绩不小，得父母那一双球鞋还是奖不抵功。

我有一个认识：任何艰难困苦的生活回忆起来都是温馨的。拾粪远算不上艰难困苦，但是就因为它当时叫我劳累过，苦恼过，现在想想也才不失颇多的诗情画意。

在那样的雄鸡啼明的清晨，经大人亲切地唤醒，我不必言声地走出家门，走进的是一个还黑咕隆咚的世界。因为天色尚暗，东方的鱼

肚白就格外引人注目，它总是在我的注意下变得越来越亮，最后变成桔红。在昏黑中，远处的山峰，近地的庄廓、树木，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静止的，但都身披薄纱，风姿绰约。后来我看清了天地间游动的黑影，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那儿又一个，我便由原来难免孤独变得胆大起来，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拾粪人……

在那样的一个个黎明，我总是先走地里的道路，以拾取走夜路的牲口的遗矢。然后我走进村东南的麻黄草滩，这里是个小小的牧场，每天都会有一些牲口在这里吃草。很准时，我一走到麻黄草滩天就大亮，我看清了滩东边西河河水在乱石间奔突，看清了其他拾粪人的面目。我们互相打着招呼，蛮像有缘的聚会。如果是夏天，这黎明不凉不热，正是我们快走快拾的时候。如果是冬天则有些不同了，经常会有人点燃了一墩芨芨草，然后几个人面向火围成一圈，烤着几近冻僵的手，一边嘴里啊嚓嚓，啊嚓嚓，感叹出天气的冷冽……

在我的拾粪朋友中，有一个人经常讲拾粪人早起遇鬼怪的故事。他说这里有一个拾粪鬼，赤发黑面，九十度罗锅，背一个奇大背斗，拿一把奇大粪叉，无时无刻不穿行在拾粪人中间。拾粪鬼看谁顺眼，就会把自己背斗里的粪倒给他；看谁不顺眼，就会掏走他背斗里的。他说这里住着一位草滩公主，运气最最好的拾粪人会被请进公主的宫殿，接受美味佳肴的招待。讲故事的人给了我们很多快乐，到后来竟造成没有那些“鬼怪”会让人觉得单调。但他真正叫我感兴趣的是，他拾粪可以不用粪叉。

在青海——只说在贵德吧，女人是不拾粪的，青壮年男子也很少

拾粪，拾粪的除了小孩，再就是男性老人。我的这位朋友就是一个花白胡子老汉，一个好似专业拾粪的邻村人。

“阿爷，你为什么用手拾啊？”

有一次，当我看到他又伸手把一些还冒着热气的驴粪蛋儿抓起来送进背斗的时候，我忍不住撵过去问道。

老汉不正面回答，呵呵笑道：

“用手拾不也是拾吗？”

我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那多脏啊！”

“脏？吃着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吃着地里长出来的蔬菜就不脏喽……”

这老汉还是笑着，一边说一边往前走，叫人觉得那么有深意。

后来我注意到，这老汉拾牛粪的时候用的是粪叉，拾驴粪用手。这进一步发现立时叫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我说他为什么老是拾得比别人多啊！道理是：牛粪屙出来是一坨一坨的，用粪叉铲起来很容易。而驴粪蛋儿滚瓜溜圆，又往往被拉成散散乱乱的样子，用粪叉很不容易铲住，这时候改用手直接抓取，就又准又稳，特别地迅速麻利了！这老汉，还秘不授人呢……

拾粪也是一种竞争，要眼快，腿快，手快，你说老汉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在青海人爱拾粪，看重拾粪，除了种地的需要，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用途，那就是烧火。

这曾叫初来乍到的河南人非常稀奇：咦，咋能用臭烘烘的牲口屎

烧锅做饭……

实际情况是，在这里不但用牲口粪烧锅做饭，还用它煨炕和烤火。煨炕用的是粪沫，烧锅和烤火用粪饼，各有讲究。

粪火的优点是燃烧持久，均匀，煨炕又很用得着它的温和。实际上，用粪烧火气味是特别点，但并不臭。

我乐意做粪饼，一是因为好玩，二是因为冬天火盆里有烧的，少挨冻。有时候我正兴致勃勃呢，母亲会喊起来：“你都做成那了，咱能攒够肥嘛……”可见锅灶、火盆、炕洞眼和土地之间也会有竞争，啥时候都会资源短缺嘛。

做粪饼主要得用牛粪，驴粪、马粪可以掺进去。也可以掺进少量的麦衣子什么的沫状可燃物。牛粪刚拾回来多是稀不拉即的，干了倒些水，先用铁锨搅和搅和，然后就可以往墙上或地上贴出一些圆圆的饼子。我把晒干的粪饼码起来码成一道墙时，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像欣赏一道风景。

烧粪应该说是从高寒牧区流传下来的，因为那里从古至今都缺少柴火。它传到树木并不少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很好地起到过保护森林的作用，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生活习惯。1958年食堂化，也正因为不可能用牲口粪烧大锅了，才令人痛心地说满川的树木稀疏到极点。

如今，麻黄草滩的拾粪老汉入了黄土，我那少年生活的一页早翻过去，所以也就不再经历如前所记的那种酷暑严寒的清晨景色，而回想会使我会心一笑，也会使我茫然若失。

12.石铲与贡拜

时间：1985年早春的一天，阳光灿烂。

地点：青海省贵德县河西乡贡拜村，笔者庄廓院里。院里有大小苹果树数棵，芽叶初绽。

人物：笔者，以及已经记不起是谁的另一个人，是个孩子，好像是笔者外甥。

故事开场时我们两个人正下到一条已经开挖出的地沟里，往处一锹一锹扔沙土……

这样写来好似在做噱头，其实我是郑重其事，以示事件“重大”。

话说这一日天气晴好，气温暖和，故事开始时我身着薄衫，袖管半挽，正在自家的庄廓院里深挖深翻，另有外甥也竭力奋战，汗流满面，还沾了泥土。

“咱们这院里能挖出金子就好啦！”

擦着汗的外甥这么说不但是累了，有抱怨情绪，还是对院子地下尽是沙子的笑话。这土地是太贫瘠了，而我把地底的沙子挖出来运出去，再拉来好土填上，是要改良土壤，要苹果树根扎得深一些，树长得好一些。这也实在是作为移民的我的一次艰苦劳作，下了两三年的功夫，希望的是院子里果实累累。

我也擦擦汗，以玩笑方式鼓励外甥：

“兴许真挖出来呢……”

那一天我们自然没有挖出金子，但是我们挖出了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

那一天，当那宝贝被沙土半掩地现显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作一块石头扔出去，那一定是有冥冥中的力量。当时，我躬腰拣起了它，轻轻磕去沾在它身上的沙子，眼前突然亮了一下，然后我禁不住蹦了几蹦。

“噢——噢——”我欢呼。

我挖出的是一柄石铲——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我识得它，是因为我在贵德县文物管理所看到过和它一模一样的伙伴。

当时我没有再继续干活。我马上拿石铲到磨渠边，把它洗刷得干干净净。我捧给母亲看，母亲说不就是块有些样子的石头吗，会有啥用。我告诉她，这可是多少万年前的物件呢，被咱们人的祖先打造出来，用它铲过地。这下叫母亲显出了惊诧的样子，虽然还笑着说那时候的人真笨，但已经懂得它份量不轻。她说她在河南还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惊奇“青海咋还有这种宝物。”

那一整天我都处在精神亢奋当中。我不时地抚摸它，端详它，放不下它。我与家里人不断谈论着它，设计着如何保藏它。母亲老脑筋，把它视作了神物，说咱们该把它供起来吧。

啊哈哈，我们这庄廓院子可真是风水宝地！我在这里捕捉到了远古风情，真乃大运气也。

后来我们满怀希望继续挖下去，但是再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石铲的挖掘促使我重温过贵德历史，从相关资料中得知，本县已

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有10处，它们是：尕义香更遗址、堂尔亥来遗址、下排园艺场遗址、罗汉堂墓地、孙家沟林墓地、西山根墓地、尕拉马刺山墓地、森自沟林墓地、下堂那文化遗址和尼多岗文化遗址，几乎遍及全境。我的石铲是和这些遗址文化同时代呢。

就是从新石器时代算起，贵德有人类活动也很早吧？贵德的历史也悠久吧？贵德现存文物300多件，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有砍砸器、石铲、石刀、钻孔、石环、陶环。有青铜器时代的陶罐。有汉代的石杵、铁铧、铜印、五铢钱、铜矛等。有明朝的必里卫千户所印、金牌信符等。另外还发现有明洪武皇帝的加封诰敕，现存省档案馆。2004年贵德县庆，省垣一些学者参观这些文物时啧啧连声。有感于展室简陋，参观者言语殷切地叮嘱布展人员好生看管这些文物，珍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给母亲讲贵德开发，神情夸张：

“你知道汉朝不？那是200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就有移民到贵德开地种田，守卫疆土，以后朝朝代代都没断过。就说明朝吧，有南京珠玑巷的人被发配到这里，甘肃临夏人先是有48户被派来守城种地，后又有周、王、刘三姓到贵德建了三屯……”

母亲一介农妇，没读过书，叫我说出她一副遐思的模样，听后若有失落地说：

“噢，照你说咱们还算不上头一拨到青海的移民？”

我说：“咱们河南移民落后得远啦，哪占得上头一份光荣！”

我想我这不是纯逗母亲。

关于养育我长大成人的贡拜村子，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它的环境，介绍过它的优美。那么，关于它的诞生和发展呢？回答是几乎没有文字记载。

这时候我有了一柄埋在这村子地底下的石铲，它证明着在多少多少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其实，早在1923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就在贡拜发现了古文化遗址。这在县志中有提及，只是没有说明它属于哪种文化类型，原因在所据资料就十分简单，只是在罗列中有贡拜的名字。可惜它可能一直没有被研究过，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它具体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形式。

而贡拜的得名，当是清朝以后的事，是在这里有过一座大阿訇墓地之后。

贵德许多老村子里都有过堡子，大都建于明清。堡子小一些可以算大庄廓，但是堡子墙比一般庄廓墙宽厚多了。堡子大一些可以算座小城，里面可以住许多户人家。修堡子都是为了防乱兵盗贼。贡拜村也有过一座不大不小的堡子，至今还以残垣断壁见证着沧桑。

据有人依据口传当地民族变迁推断，贡拜堡子最晚修建于明末清初。它长60米，宽60米，残墙最高处4米，墙头厚0.6米。堡子遗址上现在住5户人家。堡子北残墙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修补了的缺口，传说是当年堡内的人在民族争斗中为逃跑而挖。

我曾经天天从那破败的堡子墙下走过，而对它知之甚少，而对它熟视无睹。现在我明白了，它作为历史老人，却曾经天天看着我……它一定眼巴巴地希望我驻足过，希望我触摸它，因为它也不甘寂寞，

总是想诉说，诉说……

贡拜村现在有180多户人家，居民800余口，以汉民为主，另有极少数藏民、土族和回民。我已经离开贡拜30多年了，但仍有老母和二弟一家人生活在那里。贡拜在发展着，我也一直希望着。我认为它目前缺乏领头的强人、能人，缺乏读了书的人留在村里。相比之下，它是发展得不够快，还没有突出的富裕了的人家。我又能为它做些什么呢？因此我想我再写写它好了。

我永远祝福它——贡拜，就像我曾想永远珍藏它赠予我的远古石铲。

它赠予了我，是高原青海赠予了我，是要我加深对青海这片土地的了解，要我亲近它，热爱它，做它忠实的居民。令我千般疾首和愧疚的是，在两次搬家中我竟将石铲遗失……

我的石铲青色花岗岩质地，铲面呈长方形，我在笔记本记着它长12厘米，宽10厘米，中间有一直径3.5厘米的圆孔，圆得很考究。铲刃打凿不甚平整光滑，似有使用时损伤的痕迹。铲面顶端有一圆柱形手把，长3.5厘米。我捉摸过，在这手把上还会有什么安装吗？不安装，它好像起不了多大作用。

我曾试握住我的石铲，试着用它铲挖土地，笨拙得叫我难以想象我们的祖先用它能干出怎样的活儿。但是我非常知道，我们的祖先能打凿出它，能使用它，已经是多么大的进步。

我向我的石铲顶礼膜拜，我向我们的祖先顶礼膜拜！

我的石铲！我触摸你就是触摸历史，我与你对话就是与历史对话。

我的宝贝，你好啊！你会在何处？

1985年早春的那一天，对我永远是一个激动和新鲜。

13.岳丈家的佛事

农活有忙闲。

进入农历六月底，满地的麦子黄熟了。搁从前，庄稼人要一个捆子、一个捆子放倒它们，再把它们用牲口一驮子一驮子运到场上，这至少要半月时间。接着碾场，天天碌碡转，紧赶慢赶得一个多月，到了八月十五，早晨地上都见霜了，一些场上还不得干净。如今机械化程度高了，不注意麦子就被收进仓了。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龙口夺食，收割打碾都是最紧要的活儿。

割倒麦子，就得摘花椒了。每家都有那么多棵花椒树，够婆娘、丫头们扎手。

这中间还没等喘口气，一眨眼就到了九月采摘果子的季节。梨呀，苹果呀，满园子一树一树的，靠的是一云梯一云梯去把它们拿下来。这时候地里还有些小秋收，还得翻地，杂活儿堆着也不少。

等到野外最耐寒的胡萝卜、大头菜也入了家，岳父和岳母就有空儿坐于廊檐下的板床上，晒着深秋宝贵的阳光，一边“须溜，须溜”呷些茶水，一边扯闲篇儿。

这时候，连守果园的大黄狗都有了消闲的份儿，过来偎在人的脚下。

这时候，要么是岳父，要么是岳母，两人中总会有一个人说：

“该念经了吧？”

“是该定个日子了。”

另一个人回答，绝对是一致决定。

岳丈家每年都要念平安经，都是在农闲的这阵儿。日子定好之后，家里人分头行动，有人去寺院约请阿卡，有人上街采购必备用品，有人在家里为念经人准备饮食起居。岳母有4个出嫁了的姑娘，念经的日子里总要被她召唤回一两个，帮她蒸馒头，炸油饼，炒菜。

岳丈家念经，总是请扎仓寺阿卡。

扎仓寺在20多里外的热水沟，是个小寺。扎仓寺曾有一位20世纪50年代圆寂活佛出自岳丈石家门里，为我爱人的本家爷爷。如今的在位活佛又是石家人，是我爱人的表弟，岳丈家与该寺的关系可不言而喻。

我多次发现，扎仓寺僧侣到河西乡一带化缘总是先到大户村，总是先到岳丈家来。身披袈裟的僧侣出出进进，是他们家的常客。岳父和岳母还时常受寺院委托代为化缘，然后把化缘到的粮食、木料等物品送去。扎仓寺有了佛事活动，岳丈家的人必定要去参加。

在青海，藏族、蒙古族全民信佛，汉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佛教徒。贵德县人口不足10万，佛寺就有50多座，可见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除了请阿卡念经，除了去寺院进香，凡寺院举办大的神事，群众则必定云集，那实在既是神圣的宗教活动，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是上规模的游乐集合。

岳父、岳母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除与扎仓寺的来来往往，每逢初一、十五等进香的日子，他们还常去附近其他寺庙磕头礼拜。也那寺四月十五“转象”，做迎请未来佛仪式，岳父、岳母都是按时到达，随在转象队伍的后面，绕寺院一周，以示要永做佛的信仰者。下排的文昌庙啊，保宁的珍珠寺啊，远在东山脚下的长佛寺啊，都留下了他们一次次的足迹，都留下过他们供养寺庙的香钱……

选定的念经日子到了，家里人早早驾了马车去扎仓寺接约请的阿卡。岳丈家每年都是接来一老两少三人，而请多请少原没有定数，大都依据俗家人的意愿，依据经济能力。

阿卡们来的时候都背着黄色的经卷包袱，年少的拿着鼓镲。他们走路是款款的，是不多说话的，我觉得那老阿卡的嘴老是在蠕动着，蠕动着，那是在默诵经文吧。

家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煨着柏枝、麦子、面粉混合而成的“桑”，桑烟袅袅地飘升，散发出特殊的香味。煨桑是敬佛，是和佛的一种沟通。岳丈家和许多人一样，在院心垒有长用的桑炉，在不念经的另外一些日子也会点燃桑料，让淡青色的烟雾缭绕一院。

阿卡进了家，被直接迎请到上房炕上，敬上茶水和饭食。阿卡们饮了茶，稍事休息，接着做一些必要的安排，便会马上开念。他们是把散页的长条形的经书摆在炕桌上，念完一页，翻去一页，念的过程中会隔一会儿摇摇铃，打打鼓，煞是有轻重缓急之节奏。

“阿妈家念经哩，你去不去？”

好像妻子每年都要这样问我，而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

“你头里走吧，我后面跟着。”

岳丈家念经，我争取都去，除表示做女婿的关心外，主要还在于我喜欢听经。念经人盘腿搭脚端坐于席上，目无旁顾，微微摇头晃脑，口里么啦么啦的诵读声高高低低，重重轻轻，真正是抑扬顿挫。在我听来，那与其说是念，不如说是唱，是那样美妙，是那样入心。

听阿卡念经应该是一种艺术享受。

阿卡念经自然是藏文字语言，我是听不懂的。佛经又博大精深，虽然闲暇时我向念经人请教，我还是难得要领，只知道此时岳丈家念的是平安经，是驱魔去邪，祈求安康。但我知道佛教经文是高层的精神的范畴，每个人都应该给予它足够的尊重。

岳丈家念经每年两天、三天不等，以我的理解那经文可能有增有减，但主要的经是一定要念完的，用炒面做成的象征魔鬼的“都鲁玛”（偶像）一定要送。

念经的日子里岳丈家最最安祥平和了，大家都轻轻地走路，轻轻地说话，凡事岳父和岳母绝不会龃龉。连家里的鸡娃、狗娃、猪娃都好像知道点啥，都好像不大声叫唤。

阿卡们念着经，家里人除了做好吃喝，还要做一些佛事的配合，比如煨煨桑，比如点点佛灯，添添净水碗盏，比如向着念经人磕头跪拜，比如接受用净水拍打头顶的祝福等等。但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照样可以去干自己的农家活儿，要么就如我一样坐下来听听上房炕上肃穆入耳的诵读。

念经人在为世人企求着幸福，他们不向俗家讲求生活，一切随俗

家的准备。对于他们，最好的食物当然是糌粑和酥油茶，最长吃的是包子和炸油饼。回寺院的时候，他们每人都会举着用树枝穿起的一串岳丈家相送的油饼，叫我看着非常有趣，同时叫我知道了寺里的人都喜欢油饼。

念经是要获取酬金的，但是念经人绝不同主人家讲价钱，完全由着主人家的诚心和家境。每人每天，岳丈家10块也给过，15块也给过。另外的是临终给念经人送茯茶，送些馒头和油饼，叫他们带回去享用。

岳丈家的平安经念完了，家里人仍用马车相送请来的念经人。大家走出了家门，岳父、岳母用藏话说“关珍切！关珍切”（谢谢，谢谢），年轻的阿卡则挥手用汉话“再见！再见！”

他们明年还会来的。

14. 梦寻瓜地

等到海南岛的西瓜春三月就摆在街头的时候，贵德当地就彻底不种瓜了。

如今的人越来越有口福，高原青海的三九天都可以吃到西瓜。至盛夏，西瓜在大街小巷堆成山，这里“大荔”，那里“北京”，又生出些黄皮瓜、微型瓜，令人眼花缭乱。这时节的瓜便宜到三四毛钱一斤，人们今天吃水多的，明天吃瓢沙的，吃那些别致的瓜更是想图个心情。

我们家老母没了牙齿，吃不动硬果子，就爱吃个西瓜。一夏吃过来，看看又要切瓜的时候她会喊：“我可不吃啊！”她是吃伤了。我真正是吃瓜好手，食量大，三四斤呼嚅呼嚅即吞下肚去，并且百吃不厌。有一两年，因为胃烧我天天不能少瓜，家里人都屡屡制止，说那会适得其反。

瓜是有得我随心所欲，拥起嘴吃，但是，吃着吃着，我察觉到这好像只剩下吃了，没有了吃以外的曾有过的东西。这种察觉强烈的时候，竟叫我吃得那么索然无味。

这叫我想起以前瓜少，瓜贵，并且一年只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供应。那时候难得一年有一两回吃一两块西瓜，可那瓜吃得叫人甜半年啊！

这更叫我想起从前在瓜地学大人干活，想起垂涎三尺的瓜地逗留和留下守夜。瓜地曾是我们馋嘴猫娃娃们最向往的地方，赶都赶不走的。

贵德是不种瓜了（青海原来主要的西瓜产地民和，也不听说再种），我只有在梦中才能再回到昔日的瓜地，才能再重温那份独特的种植和瓜熟后的享受。

贵德属群山环抱、大河横切、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地型，地势海拔差别大，气温差别也大，你从高处往下走，可能不长时间要换两三次衣服，如经历了不同季节。农作物种植优势在黄河两岸和“三河”地区，这里可产小麦、蚕豆、豌豆、洋芋、油菜、甜菜、烟叶等等。这一地区盛产水果，但可以种西瓜的区域并不大，主要是黄河边上。

笔者居住多年的贡拜村也在这可种西瓜的区域内，但已经是在黄河往南八九里的边缘上了。

1960那一年，队里要种瓜，分派父亲去瓜地。

父亲去瓜地干活头一天，像发现了啥大秘密，中午回家，急匆匆、笑嘻嘻说：

“没见过！没见过！种瓜哩，这儿的人往地里拉沙子……”

“你瞎说……”

母亲不相信，但午饭后还是跟着父亲去看稀罕，我也跟着去。

父亲没有瞎说，我们看到正有下午出工的4辆拉沙马车往大河滩赶，而选定的瓜地里已经有好几堆沙子。几堆沙子分两种，细的很面，很干净，粗的是石子，里面还搀杂着许多拳大的石头。

其实，从前在青海不但种瓜铺沙，种辣子、茄子等一些细菜也铺沙。据说在民和县一些地方的麦田也铺沙呢，可惜我没有去看过。

我们看到的粗沙——也称大沙——就是种西瓜、甜瓜用的，因为瓜种大，瓜窝子稀，只要窝子上面没有大块石头，瓜苗就能破沙而出。而辣子啊，茄子啊，种子细小，又种得稠，就得用细沙了。细沙子铺地，用过后当年又得铲起来，运出去，不然会沙化了土壤。粗沙与细沙不同，好处是不容易和泥土混合，铺一次可连续使用两年。

当代农业广用塑料薄膜，号称白色革命。塑料薄膜的作用是保温，保墒，促使农作物发芽快，成长快，结果早。而当地一百个农民会有一百个人知道，铺沙的作用实际上和铺薄膜一样，只是现在的薄膜更优越些。铺沙，这在高寒地带，这在沙子资源丰富得不能再丰富

的地方，在还不知塑料薄膜为何物的漫长年代，实在是体现了青海人的聪明和智慧，是他们的创造。

父亲他们就那样开始种瓜了，他们先把瓜窝子挖出来，一窝一窝埋进粪，然后把整块土地铲刮得平平的、光光的，就把沙子铺到上面。点种的时候，他们按着标记把窝子上的沙子刨开，把瓜种按每窝几粒插进土里，然后再把沙子敷上去，抚平。种瓜可以在铺沙前浇地，也可以在铺沙后浇地。

父亲也是有心人，在瓜地下种有半个月之后吧，有一天他简直是激动不已地回到家里，进门就兴冲冲地说：

“嘿，这铺了沙子就中，瓜都出苗了！我专作比较的两窝没铺沙，我刨开土看了看，瓜种才冒出一点根尖。”

他还说，铺了沙的地就是墒气大，比起来湿漉漉的，还不板结。

贵德种瓜，是农历四月初下种，六月瓜开始扯蔓。这以后的主要活儿是除草、打杈、压条和追肥。因为沙石吸热，日头红的时候在地里干活是很蒸人的。追肥也苦大：几口大锅或大缸里尽是发酵着的人粪尿，种瓜人得把它们一勺一勺舀出来，灌进瓜窝子近前用木楔戮出的孔洞。讲究是大粪追出来的瓜瓢口好，甜。如今的瓜不如从前好吃，大家都说是尽施化肥的缘故。

父亲他们经营的生产队瓜地，瓜把式是秦家阿爷，父亲一切都听他的。父亲感慨道：“唉，在老家也种过不少年西瓜，来青海就不会种了，像从头学。”

父亲学青海人种瓜，自觉新鲜，回到家里老有话题，牵动母亲和

我、妹妹、弟弟喜欢往瓜地跑。我到了地里爱学大人干活，爱夜里睡在瓜房里，这很博秦家阿爷赞赏，翘起大姆指说我会成为他的好徒弟，将来会种出好瓜。

多少年之后想起来，这还真叫他言中了呢：我一辈子爱好种植，长大后虽然离开了农村，不当农民，没有土地，但在单位小院子里桌面大的一块地上我曾种出过西瓜。瓜秧拖出四五尺长，结出拳头大的两个瓜蛋子，但也成熟了，有我们几口吃。我深信，在贵德是我头一个试种成功了丝瓜和苦瓜，并且大获丰收。那些个挨个的墨绿的丝瓜像一根根真的棒槌，手牵手的奶白的苦瓜像玩具的狼牙棒，它们缀满支架，加上继续开放着的金灿灿的花朵，曾是我屋门前延续过好几年的一道吸引人的风景……

我的少年时代是有梦遗落在父亲他们的瓜地。

那瓜地最漂亮的时期是六七月：花花的、翠绿的瓜叶子遮蔽了所有的地皮，同样是绿色的、但带着白色纹路的西瓜蛋子在叶片间探头探脑，若隐若现，偌大瓜地一派生机勃勃！还有那一畦畦齐刷刷的辣子树和茄子树呢，还有那地边上已经结了盘的高高的向日葵和长出了棒子的苞谷……在父亲他们的瓜房房门前，则有种瓜人随手侍弄的大丽花和一串红耀人眼目地开着。

瓜地最诱人的是农历七月至八月十五前的一段时间，这是西瓜，还有甜瓜的成熟期，也是有苞谷棒子可煮着吃的时候。辛苦了几个月的种瓜人望着遍地的劳动成果眉开眼笑，在正午的酷热里杀颗瓜爽心，在落日后的黄昏里嗑着刚从盘子上揉下来的葵花子乘凉，是神仙

般惬意。这时节总有一些大田里劳动的人和村里的闲人转到瓜地，其用意不言而喻。但是，有时候他们能得到一人一块瓜的馈赠，有时候也只能得到种瓜人的歉意。他们酌量酌量也会有人掏钱抱回去一个，别的人说不准只是来饱饱眼福的呢。

我算一个年少的编外种瓜人和守瓜人，这时节叫我感觉最好的是现摘现吃，并且是亲自去摘。瓜摘来了，按在案子上，刀刚落下去，咔嚓瓜就似自己裂开了。捧起一块，美美咬一口吧，呀！那新鲜新鲜的甘甜啊……瓜地吃瓜和市场上买瓜吃就是不同，那不是吃就是吃，有许多吃以外的享受。

青海毕竟高寒，贵德黄河谷地的气温就种植西瓜而言当然远赶不上内地。现在想想，用得来的知识比比，父亲瓜地上的西瓜还是长得慢，长得弱，一棵树上只结一个瓜，有的还长不熟。那瓜个头倒不小，大的也有一二十斤，可瓜皮厚啊！有的瓜几乎让瓜皮占了一半去。但是，即使这样，西瓜在那时还是不错的经济作物，是生产队赖以变钱的东西。收获季节，每隔一天就会有一马车瓜被送到城里的蔬菜门市部去。种瓜人，守着瓜也不敢多吃呢……

在我梦寻的瓜地里，另有一件事值得一记：有一天我替父亲守夜，睡在瓜地一端的露天，我逮住一个小偷，其时这小偷已紧紧地把一个西瓜抱在怀里。小偷偷瓜是不足为奇的常事，本来处理的办法是夺下瓜，放人走即是。问题是今天这小偷是个河南小移民，是我的同学，他不跑，倒缠住我，央及我：“锡明哥，我爹买不起瓜，又想吃瓜……”那是大家都饿肚子的年头，他爹浮肿，躺在炕上多少天了。

放学路上他就对我说过羡慕的话：“我爹说，你爹种瓜是好差事……”我心有恻隐，但好不为难，因为已经赶过来站在我们面前的秦家阿爷是个不讲情面的人，他亲手抓住过自己的侄子。况且，眼下这事也已经由不得我处理。我想不到的是，秦家阿爷叫偷瓜人抱着西瓜走了，还给他掰两个苞谷棒子。事后秦家阿爷对我说：“咱们下不为例，好吗？今天是想到你们移民的日子比我们当地人更难过。”那夜里我睡不着，老望着深邃的夜空。

昔日瓜事，还有一个情况有趣：20世纪70年代，贵德曾种过一种新品种西瓜，其优点是瓤熟得透，皮比较薄，明显比当地的老品种强。当时我已经挣工资了，很吃过这种瓜，至今都留恋。我去了大史家村的瓜地，种瓜人说这瓜叫“反修瓜”，我问其原故，种瓜人说这瓜是从苏联引进的。当时我听了只能哈哈一笑，此种事在那年代不少，讨了便宜还要损损人家，以示自己正确和高尚，臭美。

15.彩礼事大

1973年，我挣工资两年了，开始说媳妇。

当年我24岁，在青海农村已属大龄。

“说”，在这里有采访和寻找的意思，也有提亲的意思，似含混不清，却涵盖面广。青海汉人婚娶程序与内地大同小异，要做的事基本一样，就是用词地方化一些。比如把提亲叫送茶叶，比如把定亲称为解酒瓶等等。而这里面有的很形象，有的很遵循古礼，比如古籍《天

中记》中就言：“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生，故聘妇必以茶为礼。”说媳妇，又实在是靠媒婆婆的巧舌呢。

我和妻子是差两级的中学同学、师资培训班上下级，又是邻村，又是父母世交，自小有知，所以婚姻是半自由恋爱，半经人说合，没有啥磨难和曲折。

这经人说合主要就是遵从旧有规程，一步步都要走到。以我们外来人的身份而言，还含有入乡随俗的意义，不然，你怎么做事呢？你怎么把媳妇娶到家？

多少年之后我还与妻子开过玩笑：

“当年若是不用媒人，你跟不跟我？”

妻回答：“不跟。我被人笑话不说，大大、妈妈受得了亲戚的话吗？”

可不能视妻子的回答是故作姿态，这起码在她说话的时候是真实态度。这可见那怕是一种“例外”，是一种“样子”，那规程也还是少不得的。此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

而在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中，这规程可是有丰富的文化负载。

青海婚娶，行说亲之礼，行定亲之礼，行彩礼之礼，行迎娶之礼，其中最重要、最能体现婚姻的某种本质的，当属彩礼之事。

彩礼之事，越是逆时地往前推移，越是重要。这事在自由恋爱的婚姻中越来越只是剩下躯壳，则是象征意义为大。即使这样，彩礼之事依旧在大面积行使着，特别是在乡下。

我和妻子有意，但是先行问亲的两道礼，然后第三道礼时解酒

瓶，我们都照办。依照大家，我们每次都两包茯茶、两包糖果、两节布或者成衣，然后还有香皂、搽脸油之类。我不会买东西，后来妻子笑话我买的油只能男士用，我乐道：“那你不正好可以给我反送回来！”

解酒瓶——定婚那天，岳父母把场面安排在他们家西房，房子里煨着炕，炕上燃着红红的火盆，一屋子热和。依例我们带去用红线绳拴在一起的两瓶互助大曲，红线绳被解开之后，说亲的宾客和主人家人便五啊，六啊，猜拳行令，喝将起来。酒瓶是要爱情的双方共同解开的，若女方，或女方家里人不同意这桩婚姻，那这一天将是另一种情形。

通常情况之下，解酒瓶这天女方家会来很多女性亲戚和街坊邻居，她们除了帮助家里人待客，另有重大任务，就是替主人家讲彩礼。因为她们较之女方家人可以直言不讳，甚至苛刻。这天妻子的姑姑和姨娘来了，妻子的表姐和表妹来了，加上自己的亲妹妹们，时不时在炕下站成一大堆。不过她们倒是一身轻松，只是看看将来的女婿，说些俏皮话。事后妻子嗔曰：“这些人也真是，不完任务，不向你们要上十套八套衣裳、两千三千人民币！”她是故意，我却佯作认真：“真要那么些，我就要不起你了！”她说：“要不起不就完事了，你靠边站，我等那要得起的人要！”

那天定了大事，接受了岳父、岳母款待，回到家里已是天晚，母亲急切问我：

“干礼要了多少？”

“干礼没要，衣裳、首饰也没要。”

我说话随便，令母亲有些紧张：

“那你们这事……”

她是疑心婚姻的成败，我这才笑了：

“妈，人家不要，是叫随着咱们的意呢！随咱们的力量。”

母亲像舒了一口气，但仍有担心：

“啥也不讲下，这也不好，一是咱不好准备，二是……二是到时候恐怕还得按照人家的意思办，倒乱了手脚……”

母亲的担心出之她的社会经验，很可理解：一些女方家开始要么是大度，要么是考验男方，什么都不要，临到办事却对男方的彩礼表示不满，变成了这也要要，那也要要。并且常会闹大别扭，甚至悔了亲。对于这我自然心中有数，便按母亲坐下，以我的自信宽慰她一番。

青海彩礼分“表礼”和“干礼”，表礼指衣物、首饰，干礼是一笔送给女方家使用的款项。妻子与我虽然是婚姻自主，但她是很尊重父母意见的，一切她自己的主张都要在父母的首肯之下才算数。对于彩礼，岳父、岳母是这般说法：衣物、首饰多少，好坏，以后总归是你们的人（当地这样称打发了的姑娘）穿戴，你们看着办好了；干礼多少，好歹给我们一部分缴裹就行了。他们言语诚恳，其态度在当时贵德农村算是很开明的。

实际上，岳父、岳母对女婿宽大为怀，这其中还隐含着他们的另一层认识：女儿是读书人，在外也挣一份工资，到了婆家完全是自己养活自己，生活不会有问题，多要了穿戴叫它过时哩吗？在当地，干

礼的一部分是做成嫁妆返还给婆家的，其用途仍然是为女儿今后生活，而岳父母认为也没有必要，认为这是人自找麻烦，纯粹为撑面子。

往深里探究，我认为，岳父母的态度正好反证了彩礼文化的本质之一：为生活谋算。这种本质越是在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越是在贫穷的年代越是明显，因为索要彩礼是女方为日后生活所做的一点力所能及的准备。因为，婚后婆家的节衣缩食她会首当其冲，并且有遭受虐待的可能。从前我常听说，某某的陪嫁衣裳（除了彩礼部分，另有亲戚添箱）能穿半辈子，那真是很叫人心底踏实的了。现在的新娘们不多带衣物，主要原因就是生活的保障程度提高了。

视彩礼为买卖婚姻的产物，我们批判过至少几十年了，却并不能使它消弭，这叫人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省事地一言以蔽之，只会导致我们解决问题途径的失当。

彩礼还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妇女自我价值之证。男尊女卑曾经是社会的一条铁律，嫁人一次也曾经是妇女的恪守，而今遗风仍存。在这种情势下，一个姑娘出聘之际，无论对于本人还是对于父母，都是最具自主权和主动权的时候，是人生的一次大机会。这时候她和她的父母仔细斟酌，待价而沽，讨价还价，自然风光一时。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新嫁娘得到的彩礼如何，通常情况下也确实体现了她各种条件的优劣。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听到一些已婚女人或由衷或玩笑的感叹，说她们出嫁的时候太便宜了，才要了多少多少干礼、多少多少穿着。

彩礼事大啊！

由于岳父、岳母的通情达理和宽宏大量，当年我只给妻子送了两

单两棉两套衣裳，没有戒指、项链之类。因为没买得起一双皮鞋，事后我戏谑妻子是不时兴。至于干礼嘛，意思意思，120元。

“你说你贵不贵？”

“还贵呢，白拣！”

“白拣谈不上吧？”

“我还是带着工资、粮本进你家门……”

我和妻子打趣得厉害，其时也不乏一些冷静的探讨。

我说：“咱们假设，假设我花了很多钱，像把你买回来一样，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就身价百倍了？”

妻子一时语塞。

我说：“要么你认为反倒是轻贱了？”

她说：“这你问不住我，我也会说几句大道理，因为人不应该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商品。但是，倒过来，倒过去，要讲透彻里面的道理，你也不比我强。”

她认为，彩礼还多少扮演着维系婚姻的绳索的角色。女人在从前是害怕被休了的，一旦被休就更没有社会地位。她认为这“绳索”的功用是这样产生：你男方花费大量的钱财娶了媳妇，你不心疼媳妇你不心疼钱财吗？你休了这个，你再娶一个容易吗？这样男方就不敢轻举妄动。她说，现在还能听见一些作父母的这样开导他们“不省事”的女儿：“傻瓜，你现在不叫他花花钱，结了婚他把你当人哩吗？”她说，彩礼对于男方来说当然也不是没有利益的，因为当过门不久的女人提出离婚之时他可以伸出手说：还我彩礼。遇到那等还不起彩礼

的人，很可能也就作罢。

我为她这一席话鼓掌。

16. 哭嫁和回门

美滋滋地说媳妇哩，说下了，我便兴冲冲于1974年1月17日、18日办喜事结婚。那两日合的是农历腊月二十五、二十六，过3天就是春节，节日的气氛已经很浓，所以是喜期加节期，能不喜气洋洋吗？

生活在啥地方，必定了解啥地方的乡俗，办自己的喜事，我等于实习了一番青海贵德的婚事过程，见证了所知，学到了所不知。

喜事办两天，头一天装箱，待客恭喜的亲戚和乡亲，第二天娶亲，待娘家客。婚前努力，该准备的都准备妥当，完婚这天我们要做的工作，也无非是迎娶、拜堂、入洞房、闹洞房等。迎娶要给女方家开门钱、眼泪钱，完婚仪式要烧驱邪松蓬，入洞房要新郎、新娘抢先，闹洞房可放肆，更又要有趣。

我这里写哭嫁和回门，是想从女方一面说说这婚庆大典，这是他们的重头戏。虽然哭嫁一场看似悲切，但是它，还有回门，却是婚俗中最富有诗意的，也是最具人情味的细节。

“今天早晨你哭了没有？”

“还能不哭……”

“我可没有听见。”

“……只差没哭得淌掉鼻子。”

“哭了就好，哭了我高兴。”

“……”

嘻，新婚之夜，喃喃枕语，我竟录在这里！但是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对哭嫁这一婚俗的神往，是我此处有心，要捕捉什么，说出些什么。

新娘哭嫁，是在迎亲队伍到来之后、自己尚未上马（或上车）之前，越临近上马，哭之越甚。上马启程，哭方作罢。新娘哭嫁，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会哭起来，陪伴的女子们都哭。这些女子是新娘嫁前的相好，一夜陪伴在新娘身边，哭在这时候是真情，也是一种义务。

哭嫁在如今已算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可能象征意义已大于实际意义。你没听说，有的新媳妇说了：“不哭行哩吗？不哭，人家不笑话咱急着到婆家去，等不得呢……”有的旁观者说了：“那丫头还知道啥羞不羞，临上马嘻嘻地笑着，上了马自己说，走啊……”姑娘出嫁时不哭，也会被娘家人认为很没有脸面，父母亲会说白拉扯姑娘一场。

但是，哭嫁还是有它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它源之婚姻的不自由，源之男女的不平等。在完全包办的婚姻中，它可能是逼嫁的严重事态。

在包办婚姻中，凭的是媒妁之言，依的是父母之命，一个女人甚至在完婚之前一直不得见男人一面。那男人是精还是傻呀？是善还是恶呀？再想到公公、婆婆，不知会不会光知道把自己当丫环使，她焉能不对未来充满了猜摸和恐惧？临到迈出娘家门槛的那一时刻，“哇”一声不能不是火山喷发……这我们在影视剧和小说中看到的多了。

不过，哭嫁毋庸置疑地仍然是新娘子对娘家的留恋，这里有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有对兄妹手足之情的珍惜，有对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环境的不放……即使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我还能再时时沐浴这庭院的恩泽吗？让我最后再仔细看看吧，让我再回头看看吧……上面有人说到了那种恐惧，而恐惧只会加重我对娘家的不舍……

那天清晨，娘家人是给娶亲人准备了半桌席（菜的道数少于常规的），接受着招待，我侧耳去听，到最后也没有听见号啕大哭。我想这和妻的学生出身与在外工作有关，至于伴友们，哭不哭，哭到啥程度也得受她的情绪感染。我心里说，哭啊！你为什么还不哭呢？人一辈子也只这一次！

我悄悄离开席面，溜到院子里，溜到西厢房窗下。这回我听到了嚤嚤的啜泣，好像不是一个人的。我心里一乐，并且又是暗自用劲：该哭你还是哭吧，放声哭，要不然这会儿少了多少的意趣……

结婚头几天我入微地体察过妻子的情绪，她对于娘家思念的流露可不是蛛丝蚂迹。她总愿意说到她们家的果园，说到她们家的黑雌牛、她们家的小花狗。她说她的弟弟们，一个个地说，说到老大的从小胆小爱哭，说到老二的只知玩耍，说到他们之间也会打架。她说到她们家一个老实人指东拐西的趣事，再笑个不住。她说到了父母的难处，孩子多，家务大，苦大，她微微叹息着……我想，男人还是比女人优越，一辈子在自己家里。

结婚第三天，妻子和我去娘家回门，本来要有人陪着，因为路很

近，便只我们去了。

说不清的讲究，回门要天不亮就去。我和妻子提了礼物，头顶满天星星，冒着寒冽的清风就出发了，一边走一边说些别人听不见的话。

“还哭呢，这不刚嫁过来两天，就又要回去……”

我有意取笑，她不示弱：

“我今天回门要住十天半月！”

我说：“你说这话不顶用，新媳妇回门兴的是当天返回婆家。”

她嗔道：“美得你……”

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文字的东西，可我固执地认为，回门是哭嫁的变味儿后续，它宣示着一个女人婚后新生活已经开始，而在这开始的时候需要稍稍照顾一下过去。

我认为，回门首先是对新嫁娘的莫大安慰呢，这安慰急匆匆就过来了，距她流眼泪刚刚两天。新娘子适应新生活，得慢慢来。回门也是对娘家人的安慰：你看，女儿不忘家门，马上就回来省亲来了！回门还是女儿给父母的汇报：父母察言观色，巧话套问，大可感觉出女儿快乐与否。

妻子偕我回门，到了她娘家，我被让到烧着火盆的炕上与岳父坐着喝茶，她则被母亲和妹妹们拉到出嫁前的闺房，噙噙嚙嚙说话。她们都急切着呢，都要先说，她们有许多新鲜的话题。说吧！说吧！尽情地说，掏心窝子说……她们咯咯地笑呢，这才是大家的放心。

新郎、新娘回门就是接受招待，吃菜，吃饺子。新郎吃饺子须十分小心，是会遭受捉弄的，那天我碗里有一个就全包的辣子。

告别岳父、岳母，妻子的弟妹们送了又送。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我和妻子走在田间小道上，看到冬日的大地开阔辽远，看到冬日的天宇高远明净，天和地之间有雀们喳喳飞着。我走着，看看并肩的妻子；走着，看看并肩的妻子，心田充溢着幸福……

我走着，妻子和我并排走着，我忽然感到有趣得叫人迷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原来在各自家里住着，怎么就忽然成了一家了？我们须这么办办，那么做做，造物主给我们设制的圈套真是奇妙啊！

17.收麦天夜晚的田野

“温暖的月夜迎着我们飘过来。在银白色河水的尽头，隐约地现出河岸上的草场。高陡的岸上有些黄色的灯火在闪烁，像是被大地捉住的几颗星星。四周的一切都在活动，毫无睡意地颤抖，过着一种安静而又顽强的生活。”这是高尔基的笔下（《人间》）。在俄罗斯文学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阿斯塔菲耶夫……俄罗斯有幸有那么一长串作家，才没有辜负它深邃辽阔、骚动不安而又实在精美绝伦的田园之夜。

中国文学也不乏对田野夜景的描写，如刘真的《长长流水》：“深夜，整个太行山都在静静安睡……风儿不刮了，树叶不响了。天边的月牙儿，好像怕人家把地球偷走了，默默看守着。远处，有一条小瀑布，哗哗哗，日夜不停地往下流，往下流。”比如柳青的《创业

史》：“初夏的夜晚，既没了春寒，炎热还要过些日子。西风从渭河上游的平原上，掠过正在扬花灌浆的麦穗，吹了过来。风把白天太阳照晒的热气，都带回晋南和豫西去了。有风的晚上，蚊子顾不得叮人。因为多数稻地没泡上水，蛤蟆的叫声也不到最厉害的时候。”比如刘绍棠对于夜的京郊大运河的专注……

书籍是宝贝，如上生花之笔常常引领我回到少年时代，走进属于我的夜晚的田野。那正是收麦子时节，属盛夏，因为黑黝黝的高山峻岭和暗幽幽的深沟大谷的映衬，我的夜之田野保持着一贯的高原体魄：雄浑犷悍。它粗线条勾勒，大墨块施染，既深沉遥远，又直逼面前。它秉性沉默，很少有蚩蚩歌唱，很少有蛙虫鼓鸣。但它似乎也不乏细腻，同样有小河的闪亮，有流星的划落，有野兽的奔突，有“鬼火”的燃烧，有庄稼和花草飘荡的馨香，有人物也有故事。

少年时代的我，逢暑假必参加夏收劳动。我白天赶牲口驮麦捆子，拾麦穗，傍晚收工的时候又经常会受到生产队长指派，夜里守麦捆子，或放牲口。这样，我便有很多个夜晚是在野外度过。据此，初中二年级我曾写过一篇作文《静静的田野》，受到过老师好评。那作文有对大自然较为真切的感受，败笔是受时代影响地编造了一个时髦的阶级斗争的故事，捉住了一个偷麦捆子的阶级敌人。

收麦天的夜晚，守麦捆子是防盗，放牲口是为了叫它们吃夜草，以补充一整天的消耗，同时防止它们跑失或钻到庄稼地里去。做这些事情大都是大人、孩子相伴，既能照顾更多的大人在家休息好，又能叫孩子们锻炼锻炼。孩子嘛，也天性地喜欢新鲜，喜欢刺激，喜欢到

大天地去。

晚饭后，我们夹着铺盖到地里去。

如果是去放牧，实际上是去接替别人，因为役使了一天的牲口收工后就被赶到了取走了麦捆子的茬板地。

日落后的大地是渐渐走向黑暗的。当西山峰巅的天际收敛去最后一抹晚霞，夜的帷幕很快就厚重起来，最后成为一切的背景。在这背景下有高高的白杨树，有码成一垛一垛的麦捆子，有待割的成片的麦田。那些缓缓游动的影子，是马啊、骡子啊、驴啊，它们都在加紧啃啮，因此传来持续不断的嚓嚓声。这嚓嚓声会叫人心疼：呀，是不是白天只知叫它们干活，饿坏了它们……

我们把铺盖安置好，把牲口赶得离庄稼远一点，便不约而同地向一处汇拢来。

守麦和放牧人的前半夜是有许多活动的，说笑话，讲故事，逗趣打闹，也偷瓜吃。白天的燥热消退了，现在是满川清凉；收割的疲乏过去了，现在又恢复了体力，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一快乐。

我们最常做、最叫好是烧地锅锅：在地上挖一个灶炕，灶坑上用土坷垃垒成一个中空的小塔，然后在灶坑里烧火。过一会儿，烧到时候了，把弄来的洋芋填进灶炕，把已经烧红了的土坷垃砸碎，用它们把洋芋严严埋起来。之后那也许是过了半个小时，也许是半个小时还多一点，有一种香味开始弥漫，这时候守夜的人就有好吃的了！这样烧熟的洋芋，口味与水锅里蒸出来的大不相同，散发发的，面面的，真正香喷喷的，平日难得。

烧地锅锅的活儿都是小孩子们干，主谋的大人只是指挥指挥：某某你去挖锅灶，某某你去拣柴火，某某你去挖洋芋，某某你……我们四散跑开，个个雀跃，会是夜色里最生动的表现。

烧地锅锅哩，黑暗中一蓬红火跳闪着，跳闪着，你想象，远远望去那该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诱人啊！因为火光招眼，所以会招引更远地方的、并不怎么相熟的守夜人跑过来。他们钻进人堆，并不说什么，只管嘻笑着抓取洋芋，一点也不客气。在昏黑中我们甚至看不清来人的鼻眼，但能感觉到他们满脸是笑。我纳闷，他们为什么烧火的时候不来，而正好赶上我们吃呢？他们是能闻到熟透了的洋芋味吗？实际上，我们也跑去吃过别人的，情形都一样。

待吃过了洋芋，或吃过了偷来的西瓜，夜也就深了，守捆子的，放牲口的，我们开始散去，该睡的都去各自负责的地界上睡。我们都是席地而卧，顶多往地上铺一块毡片。而在那疙疙瘩瘩的大地床铺上，因为白天的劳累，我们睡着世上最最香甜的觉，任什么华屋和宝榻也取代不了。

今夜我和永福阿哥睡在一起，躺下好一会儿他坐起来，却斜靠在做为枕头的麦捆子上发愣。

“西明，你睡着了吗？”

他摇摇我，我含混道：

“我……我醒了。”

“我给你唱少年吧？”

“你……你唱。”

他就唱，先唱的是：

羊毛擦满三间里，
哪一天捻成线哩？
想尔妹想得眼酸哩，
哪一日才见个面哩？

他嗓门压得很低，也许只有我们俩能够听见，但还是很悠扬徘徊的，一点也不省去什么。

那天夜里他一唱就收不住，一支接一支唱了好长时间，只是这中间有他一些停顿不语的时候，好像是心事压着他唱不出来，要运气。他唱着，叫我处在似睡似醒的状态，并不好受迷迷糊糊的，他老使我想到他不幸的恋爱。听母亲与别人聊到，他与村东头的冬花姑娘相好，有两年了，想结婚呢，但是姑娘的大大、妈妈不允。那父母不允的原因有点怪，说他读过几年书，但不能出去工作，铜里不去，铁里不来，当农民他以后能活下个人吗？

永福哥唱着，我听着，后来还是睡着了。

这天前大半夜没有月亮，后半夜残月升起来，微弱月光还是使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山峰都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但像蒙着一块硕大无朋的薄纱。在这薄纱下的任何一个具体形象，要么令人不着边际地遐想，要么令人缩头缩脑地心虚。大多数牲口都吃饱了吧，都卧着。望过去，那安详的样子特别溶入这夜，使人想到它们也会有自己的梦

乡。天地是因为吸足了夜晚的湿气吧，显得更加滞重和静谧了。偶尔传来几声牲口卜卜的响鼻，格外地入人耳窝，叫我们在慵懒和困倦之中，心田又滋生一种不经意的轻松和喜悦。

气温像骤然降了下来，我是被冻醒的。

醒后发现永福哥不在，我便极力回想睡死前的情形，想起他好像对我说过：“你躺着，我要去一下，去去就回来……”这阵子我想道，他是去找冬花姑娘了吧？

我回想他唱过的“少年”，有一支唱道：

风不刮时树不摇，
露水在草尖上哩；
你不丢时我不舍，
死活在你身上哩。

“死活在你身上哩”，永福哥唱得我心里沉重，还有什么莫名的担心。我还不到太懂男女情爱的年龄，但是我能明白他不好受，因此也流露出一种“残忍”。他的歌唱好像使夜的脸色都变得忧伤了呢，你看它在云彩飘过月亮的时候阴沉了多少。

我再难以睡着，半支身体，斜躺着向没有根底的远方望去。永福哥去了会怎么样呢……这加深了我对夜的隐秘性的认识。它隐秘，它也真实呢，因为这永福哥才唱了那么多支“少年”，才去找了他的冬花姑娘……

这个时节的田野很勤快，每天都是早早苏醒，这阵儿我们守夜人虽然还懒懒地打着哈欠呢，上早工的人们却已经走出村子，提着镰刀到了地里。我特别注意到永福阿哥，他正在渠边哗哗地撩水洗脸，一边大声喊我们起来，也准备干活。而这时候虚空中仍有不薄的暗影，天上剩余的许多星星跳跳闪闪地不能隐去。有两只百灵鸟从树丛中飞起来，又落下去，是犹豫着该不该开始嗓子晨练呢。

就是这样，反正经过了一夜的休整，不管你缓过来了还是没缓过来，你总得在新的一天里再干活儿。呀！你看哪，怎么一夜间那待收的麦子就黄焦了呢……我们，还有我们亲密的伙伴，马啊，骡子啊，尕毛驴啊，我们总得下大力气苦挣光阴……

18.关于酒

我对于酒的最初印象来自小学时候的上学路上，一个醉醺醺的老阿爷经常迎面走过来，吓得我们赶紧往路旁溜。这老爷爷姓赵，贡拜人，好像留一缕山羊胡子，常去大户村的供销社沽酒，也就常常在朋友家或路上喝醉。如果他摇摇摆摆走路，嘴里嘟啦嘟啦言语不清，手里还攥着酒瓶子，那对于我们既是一个害怕，也是一个有趣，我们从路旁绕过了他，又会回过头朝他噢噢喊叫。

他就是一个离不开酒的人。

像赵爷爷这样离不开酒的人，我自小到大可是见过得多。这种人的共同特点是，几乎天天喝，几乎天天醉，他们可以不吃飯，但是不

能没有酒。有的人早晨爬起来就要抿两口，才不管空肚不空肚，酒虫虫撒得他嗓门痒呢。

当然，即使在好酒的青海，上述这种人也还是少数。不过这种人影响大，所以赵爷爷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好像酒就是这般模样，疯疯癫癫，忘物忘我。

青海人好喝酒不假，全国知名，有人说可攀比俄罗斯呢。传统如此，于是有人就说这是因为青海高寒，喝酒可暖身。有人说，这是因为青海较为封闭，地广人稀，历史上又少兵匪，少旱魔、水荒，相对生活安稳，但生活单调，闲了喝酒是一大消磨。说得都有道理，我尤其赞同后一种理论，如果展开去，有很深的学问可做。

我们可以先画一幅饮酒图：一扇霸王窗子被揭开着，窗外院子里有低矮的假山和假山旁的一株丁香花树，有几只鸡卧的卧着，啄食的啄食。窗里几个人坐于炕上，有人做猜拳状端坐，有人执酒杯斜靠，皆醉眼迷离。这是多么的优哉游哉啊！

有一种情形如今少有了，而我小时候司空见惯：有那男子汉骑高头大马，或沿着田边走，或沿着山根行，一手握的是缰绳，一手握的是酒瓶。马蹄嗒嗒，马脖铃叮当，马背上人举瓶喝了一口又一口。如果他已是摇摇晃晃之际，他就会扯嗓子吼一通爱欲火辣辣的“少年”……

1956年河南移民来到贵德，看到当地人喝酒的场面，看到当地人喝酒的频率，特别是看到当地人常常不就菜干喝，一时间见面就说，都说厉害。

我们家讨论此事，母亲意见却相反：

“都说此地人能喝，我可看不出来，我看咱老家的人也不差多少……”

父亲先是像要正面批驳她，后来捉摸出弦外之音，骂道：

“胡说！我哪能和他们相比？”

母亲说：“那你还不是和人家常喝吗？”

父亲说：“喝……咋能不喝……”

父母争执斗嘴，后来我弄清楚其中有这么个情况：父亲在老家就喜欢喝酒，不惜钱，不惜身。母亲呢，却自老家就气他，就劝他，就管他，两人不少吵架。

青海人对于酒的挚爱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如果希腊洋酒神达奥尼索思巡视至此，看到了此地人的海量豪饮，一定会大为开怀，一定会命手下人拿几桶洋酒来对酌。

青海人对于酒令外地人甘拜下风，还包括他们对于青海人喝酒时的一些规则和花样的欣赏，这种规则和花样使喝酒变得不仅仅是喝酒，变得成为一种令人愉悦的艺术。父亲就说过：“嘿，喝酒哩，叫咱说不就是喝酒吗，可这儿的人还有那么多讲究，学着就叫人想笑……”

就说划拳吧，在这里还有民间拳和“官拳”之分，民间拳可以“我们哥俩好”、“四季里红彤彤”随意喊，而官拳则必定文绉绉四字句，如“三级连升”、“四季发财”、“八仙庆寿”，都要吉祥。这里划拳大都“拳拳不离老大哥（大妈指）”，以示尊重人。与长辈划拳，懂礼貌的人还会先敬两杯，划拳时会左手虚托右手，而且手要平出平

回，以不失敬爱。河南人喝酒也划拳，但只会一啊、二啊喊数子，父亲就是这样，与当地人对阵就逊色得多。

我最喜欢看“数麻雀”喝酒，它已经不是划拳，但它化严肃为戏耍，非常活跃气氛，非常有情趣。“麻雀”这样数：两人相对而坐，双手插腰，不停扭动腰肢和双肩，一个人唱问：“一个呀麻雀一个头，几只眼睛明丢丢？”一个人唱答：“一个呀麻雀一个头，两只眼睛明丢丢。”接着唱两个麻雀、三个麻雀、四个麻雀……谁如果把头数和眼睛数唱错了，那就对不起喽，请喝酒。你凝神想象一下吧，他们先自笑容满面，越数越有劲，十足是表演，看的人还能不一个个忍俊不住，兴致勃勃吗？

我还特别欣赏当地酒场语言，形象生动，表达机智敏捷。好多人平常寡言少语，到了喝酒的时候则一个比一个能言善辩，巧舌如簧。酒场上都是千方百计要别人多喝，自己少喝，于是就有人说了：“主人家的酒，我的手，这两杯酒你不喝，你把我羞下哩吗？”有人会说：“这是福禄寿的酒，阿爷子说啥也该喝呀！”还有人会说：“举一不举二，今个就代我喝这一回，行吧？”这时候就是讲个对应快，言词利，而我只因不是酒场常客，笨嘴拙舌，所以就常常喝下那本可以不喝的一口烈火。

高原青海的酒啊……

酒是什么？酒是“久”吗——表天天长久？酒是“就”吗——言铸造人性善恶？先贤、先哲和古代英雄们则用他们的生命演示出，酒是当歌当哭，是诗作百篇，是乾坤沉浮……

酒啊！当是生活的汁液、精神的汤水，是生活中最富浪漫的元素之一。窃以为，我们有酒无神——如达奥尼索思，实在是一大缺憾，连我们作文章时都不可多得一份底气和韵味。我无酒量，不善饮，但我不反对喝酒，并且认为，对于喝酒不可太以利害考虑，因为它在很大成分上只是精神的载体，是娱己，也是娱世。

毫无办法的是父亲和母亲的酒仗。

有一天母亲把父亲的半瓶酒扔了，父亲打了她，她骂他：

“你离不开酒，你就离开我吧……”

他们的斗殴使我自小认为，酒也会成为生活不安宁的祸根。我从小就告诫自己，不要醉酒，现在我告诫儿子的也是不要醉酒。

我前后矛盾了吗？唉唉，这往往使我面对酒处境尴尬，使我不敢太多地亮相前面关于酒的诗意的谬论。我频频遭受过酒场中人的谑笑和指责：你叫我们喝，你为什么不喝？

写到这里，未了缀几句：如今世事复杂，酒场也复杂，出现了许多变相的逼酒，如“感情深，一口闷”是也，不“闷”是不深，少靠近我。还出现了许多实在是下作的应酬，如“能喝四两喝半斤，这个干部我放心。能喝白酒喝啤酒，这个干部要调走”是也，你不能喝不也得喝吗？至于提着酒走歪门，喝着酒行邪事，那更是不值得见怪的。但愿世风流转，还我杯中之物的清纯。

小时候的赵爷爷才是真正喝酒的人，花的是自己的钱，喝的是自己的酒，逍遥自在，除了好做神仙醉，什么也不为。

在家乡的三种天气里

遍寻闲人

庄稼人盼雨。若是春天，田里要下籽，庄稼要透苗，滴滴贵如油呢。

夏天和秋天，各样农作物自然也少不得雨水，要成长，要成熟。不过，要是在从前，我总觉得这时候人们盼望下雨的心里，隐隐地还包含了另一层谁都不好意思说明、又都希望着的意思。

过下雨天，我们家乡叫“过阴天”。从前，大凡雨天人下不了地，大家最常见的消遣便是打牌。几个人凑到一家去，盘腿搭脚坐于炕上，从早到晚地打“百分”，打“三

五反”和“赶毛驴”。再就是摆平了自己压炕，伴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酣然睡去，全把白天当黑夜。一来由于多日的劳累，二来反正干不成活了，人们睡得放心大胆，“死心踏地”。对于长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来说，雨天何尝不是老天爷赐的假日？

1968年秋，一个落着毛毛细雨的日子，队长庚老汉挨着家们喊大家去饲养院出粪，没喊出人，倒听见一些话从门缝里钻出来：“活要悠悠地做，日子要慢慢过哩。”“日子多得像树上的叶子，今儿出不出工吃一样的肚肚。”气得老队长抽鞭子大骂：

“啥时候叫你们改改过阴天才好哩！”

那一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回乡，与另一个叫山娃的小伙子给队里放牲口。这天听了山娃的话，正躺在草房里说荤话，骂到饲养院的庚山老汉把鞭子抽响在我们头顶，吼道：

“你们听说过下雨天不去放牲口吗?!”

吓得我们拨腿就跑……

星移斗转，距老队长鞭响20余年后的又一个秋天，我回到了乡下。这又是一个“阴天”，雨不小，哗哗地下着，还带着飕飕的风。我要串门去，母亲说我：

“你当今天人就闲吗？忙不成地里的活，都忙别的活哩，如今可不比从前，大家可不是光种地了！”

如今的情形我早有所知，这次串门又有了很好的验证：是难寻闲人聊天啊！村里有几家开作坊、开商店的，自然“风雨无阻”。就说余下的人，有的在家编些筐儿，有的修理修理农具，也有的冒雨上街去

办事儿，好腾出晴天……反正总有事干。我走进福顺家和喜来家的时候，发现他们都站在屋门口，望着天一副焦急的样子，原来都是正急着想干些什么呢。

我有意说：“不是过阴天吗？”

他们笑着回答：

“过阴天？早就没有这一说了！”

当然，村里也不是绝对没有闲人，当我走进山娃家的时候，这个40来岁的壮年汉子正在呼呼大睡。我喊醒他，他懒洋洋坐起来，睡眼朦胧地呲牙一笑，说：“过阴天哩。”

山娃家的家境我知道，包产到户后也养过鸡，养过猪，扑腾了两下，后来就只种承包地。老婆嫌他不善经营，家里困难，几年前就和他离了婚。他身边有个儿子，也不和他过，出外流浪去了。母亲告诉我，村里还有几家困难户，平日里也都是不紧不忙地干活，走路都打哈欠。他们倒也不说自己吃得差，穿得差，反说别人发财不要命，老想一口吃个胖子。他们还另有理论，说富了啥好，不怕又打地主、富农？

母亲不屑这些人：“真是越穷越不知道慌，还老以为自己活得舒坦！”

雨仍在下着，没有停的样子。

离开山娃家，我盲目往前走，忘记雨淋，一直想着：对于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过去还有老队长的鞭子和叫骂，如今可是各干各的了……

我开始觉得雨下得有些愁人。

雪天的故事

那一天的雪下得好大，絮片样纷纷扬扬，铺天盖地。

那一天，更来两口吵起来的时候恰逢我在一家酒席上身陷窘境，进退两难。那吵闹声救我大驾，正好叫我借口“出去看看”而仓慌逃出……

我回到农村总愿意各家走走，一为寻找旧日乡居生活的痕迹，作些温馨的回忆，二为看看今日变化。眼下是冬天，更会有谁家的热洋芋加辣酒令人馋涎啊！

冬天毕竟农闲些，遇到下雪的日子，人们很愿意“虚度”一番的。自我记事起，下雪天家里消闲的方式往往就是美美蒸一锅洋芋。那一天炕是特意煨热的，炕上又烧着炭火盆，一家老小围火盆坐一圈儿，逗着笑儿等母亲把洋芋端上来。可写的还不在这里，可写的是洋芋刚出锅就有人款款地迈着步子，笑笑地走了进来，并且接着又来了人，又来了人……来人都被让上炕的啊！大家会吃出一片嘘嘘声。

其实家家都会这么过雪天的，热洋芋都是进门有份。遇到火盆上温着酒，那也是人人都有饮的。人们循着洋芋的香味凑到了一个家里，自然更是为了图个热闹。那情形是：窗外朔风怒号，大雪飘飘，寒彻天地，而屋内炭火正红，人声喧闹，暖融融，乐融融啊！

一个搞社会调查的外地人碰到这情形，曾手捧热乎乎的洋芋说：

“你们这里的乡情就如这宝贝疙瘩啊!”

可那时候我们却不视洋芋有多么贵重，它不过是乡下最普通的东西。

这次也是一个下雪天，我闯进一个名叫张占年的人家，是远房亲戚。现在烤火不用火盆了，有烤箱或炉子；吃饭不上炕了，有安在地上的桌子。我闲转进去，看见桌子上摆着一盘手抓羊肉，还有酒，四五个人正在猜拳行令。见让我就坐，有肉我就抓，来酒我就饮，我是为了“不生分”，一边心里感慨着：洋芋换羊肉，农村真是富起来了啊！等到我傻起眼来，等到我明白起码应该谦让一下，那是等到另一个人的到来。

那人肯定是有事情闯进这场面的，犹豫着坐下，又不好谈事，自是神情别扭。

这时候我就发现张占年向其他人挤眼，而其他人则窝嘴，旋即他们都沉默起来。他们是向来人让了让酒，但是端杯子的手没伸出多少，来人谦让，他们便无下文。

后来张占年干咳一声，明显是有意思地对其他人说：“下一个雪天该轮到谁家了？可不能比我这差啊！”他这一说，来人立刻脸红，扭捏起来，放下手中的酒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

很快这人终于说了声忙，走了。

好个不讲客气啊！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了他们是如何吃法，也才醒悟到新旧世事是早有不同了。我由为那人难为情变得激动：就算是羊肉吧，就算你们自己也不是白吃吧，也不必如此嘛……后来把激动平息下去，

我又疑惑起来：也许是那人不该坐下？酒肉是人家的酒肉嘛，人家怎么能……想着又有不通：昔日洋芋今日羊肉，人不是富了吗……

当时的情况，不容我想个透彻，我脸烧起来，感到很不自在。对于他们来说，我不也是位“不速之客”吗？唉，唉，他们之所以没有动容，没有默然起来，是碍于我的亲戚身份吧？是碍于我是在外工作的干部？……

那一天，更来小两口吵架是因为赌博：更来与人赌输了，回家拿一只羊腿去煮了吃，媳妇追出来，两人相夺着，骂着。我从张占年家出来走去看，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当场就有更来的三个赌友跟来看，面部表情冷峻坚毅。更来和赌友们终于把一只羊腿子带走了，那媳妇在后面骂着“土匪”。

这不是赌着吃吗？

雪仍在簌簌地下着，天气是越冷了。我埋着头信步走去，我相信，这村里会有人煮熟了一锅洋芋等着我吧。

风天父与子

刮大风是家乡最恶劣的天气。

家乡的风集中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也要捎带进十多天，其实春季就是风季。

高原春季的风，一刮起来真正是狂啸怒号，飞沙走石。有时候声响不大，扑腾得也不厉害，但黄尘漫卷，遮天蔽日，从这风里走过

来，谁脸上都洗得下二两沙土！现在的人才知道，这风科学的名字叫沙尘暴。高原春季的风是三天两头要刮的，有时候连天地刮，呼呼呼，呼呼呼，使不完的劲，撒不完的野。

这风是一直要施威到大地绿透的。

是春季啊！农民们要耕地，要施肥，要浇水，要播种，农活集中，又误不得时节，他们怎能不在这样的风里来，风里去呢？

这样的风对庄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该诅咒的！小时候的一个三月里，正值种麦，风连刮了几天几夜，父亲天天去地里劳动，回来浑身尘，洗一盆浑水。有天傍晚收工回来，父亲就骂着：

“坏透的老天爷，看你明天还不停住？”

不料第二天风仍刮得呼儿呼儿的，早晨起来父亲那个发疯哟，站在当院，仰头朝天，转圈儿骂：

“你刮吧！你把这天地掀翻算完事……”

骂是骂了，他气狠狠一头钻进风里又去下地。也许是父亲上面的疯样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自小不怎么怕风，风来了，我会跑去让它推着转磨儿。风来了，我偏要出门，干本可以不干的事。风来了，我会挺身对父亲说：“你在家歇着吧，我替你……”怕风的父亲反倒哈哈笑起来，向我翘大拇指。

今年春天回乡，我遇着一件很逗人的事，也是父亲和儿子间的。这件事中的父亲没有咒骂大风，而是教训了儿子。

那父子是我家的近邻，子青大伯和他的儿子培川。早晨开始刮风，这家人一上午没啥动静，中午，那父亲骂起来。我隔墙听明白，

骂的是关于要不要去种大豆的事。

说这事很逗人就在于我走过去的时候，子青大伯手里提着豆种，完全是一副急着出门的样子，而培川还稳稳地坐在屋里，抱着收音机听呢。培川说，他要听听天气预报，要是明天没有风，今天就先不去种。

子青大伯气咻咻地对我说：“你看看他那熊样，上半天就是叫他给耽误了，他说下午兴许没风……这风能把人吹没了吗？我一辈子和风打交道，也没见怎么着，轮到他动不动戴风镜哩，还说要治治风……”

大风就在空中肆虐着，在院心形成旋儿胡乱翻腾，把他们的话呼地卷走，呼地卷走。

我听明白他们都想争取到我的支持。

我说：“大豆总是要种的。”

我只是笑着，无意当面对他们作出什么评判。子青大伯是对的，风能把人怎么着呢？但是，培川也不算错啊！他不过想巧干，把活干得轻松些，少吃些苦。人类治风的希望在目前还是很渺茫的，但是心里有这希望不就是很好的事？要我看他们父子，其实都是想征服老天的，只不过方式不同，一个是不怕，要与其比个高下，一个是要用些计谋，避其锋芒……

说这事逗人，还在它的结尾，争执到最后子青大伯倒不去种了，气嘟嘟地说儿子：“你想哪一天去种，你就哪一天去种吧。”说着还攥下装豆种的袋子。而培川却在这时候放下了收音机——也许听到了天气预报——和和气气地说：“还是听你的，咱们走吧。”结果是儿

子说了不少的好话，他们才双双动身了。

我跟出大伯家，跟出街巷，神迷地走进了田野。大风狂暴地撩拨着我的衣裳，吹乱了我的头发，吹眯了我的双眼，我始终盯着我前面，前面有子青大伯和培川勾头躬腰、奋力前行的身影。这时候我浑身爆发着一种狠劲，心里充溢着一种自豪的感觉。

我的可诅咒的风天啊！我的可钦敬的乡亲啊！

松巴峡记险

我们古老而又年轻的黄河，以它那永远充沛的生命活力，从发源地东流而下，经过龙羊峡，穿过河上明珠贵德盆地，走约七八十里，便到了另一个峡口松巴。松巴峡的北边是贵德县的尕让乡，南边则是尖扎县的地域。在贵德这一面，群山重围，无好路可通，所以游人罕至，对松巴峡就知之者多，临之者少。笔者在尕让工作多年，不曾一游松巴，总存着一件心事。今年夏天终下定决心一了心愿。促成这件美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听说下游的李家峡水电站快要开工了，而李家峡水库蓄水以后，松巴峡水位就要上涨，那时候，它也就不是现在的峡了。

我们一行数人结伴，头一天从单位出发，经尕让小镇，翻山越岭过江拉道，当晚夜宿官家村。第二天鸡啼即起，一路20余里，直奔松巴。这一程沿一条山沟，皆是下坡，出发时地里庄稼才透黄，半途中已见割倒的，到黄河边时，都正在碾场了。一路一条沟，山沟尽时，便可看见波光粼粼的黄河和松巴村，这时地面开阔起来，河边田亩平展成畦，绿树成荫，有百年古木——当地群众称为神树，高大参天，合抱不住。村里有很多果园，果实累累，红桃青梨，摇出墙外。松巴村枕山环水，到了这里，真觉是到了世外桃源。但我们不便逗留，仍是马不停蹄，出松巴村不远，就听见了水声；急忙再往前走，就站在松巴峡口上了！

啊！松巴峡！这就是向往已久的松巴峡！今天，当我们突然间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强烈感触是什么呢？我不禁想道：世上真有所谓气势宏大、惊心动魄的话，这里便是有力的例证和注解了！黄河到了这里，由于两岸高耸的大山的夹持，变成了窄窄的一溜，水面又突然下降，便上下翻滚，奔腾咆哮，发出隆隆雷声。峡口上游，大河是水波不兴的，无声无息，入了峡口，这就马上变成了一条由于受到钳制而暴怒的巨龙。那飞进的泡沫和蒸腾的薄雾，就是那狂龙的喷吐。我们都悄声地伫立着，都被这壮观吸引和震慑了。我心驰神往，痴痴想道：大河到了这里，究竟是蛟龙左突右撞，破大山夺路而去了呢，还是那大山突然靠拢，妄图约束这桀骜不驯的水流？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都是种力量的拼搏！我看到了力的伟大。我想，这里应该是产生神话和传说的地方，可是没有；或许是我们没有听说罢

了。总归可惜!

我们走下河岸，沿着水边开始走入峡口。顿时，明显地感到两岸陡峭的大山的迫近了：壁立千仞的山巅之上，天空成了条不宽的蓝色窄缝。那两岸大山躬躬腰，就会头颅相碰。山壁上有稀疏的柴草和零星的小树，遮不住山的嶙峋和青黄。我们沿着河边，走在山脚，悬崖峭壁上时有欲坠的巨石悬于头顶，令人目眩。难怪有人喊道：“不要往上看，只管朝前走!”这时候，由原来的诸多感喟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险”字了。

但是，最险的还在脚下。往里去，是根本没有路的，脚下尽是石头。这些石头，大的赛磨扇，小的像方桌。人在石头上行，手攀足蹬，有上有下，左右迂回，前后不见人影。石头或卧，或蹲，或立，有楞有角，犹如锋刃，人踩在上面，硌得脚疼。这些石头从大山上跌落下来，堆叠起来，形成一个连一个相通的空洞，河水就在其间奔突跳跃。我们担心：要是这脚的石头突然松动，轰隆隆，哗啦啦一下，该是怎么样的情形？——老天爷，还是不要去想吧。

越往里走，峡越窄了。说最窄处可以撑竿而过，一点也不算太大的夸张。这时候，浪涛声越大，峡谷里的风也越大。有飞沫扑面，有人疑是落雨，向天空张望。有人大声地喊道：“注意抓牢帽子!”而此时就有帽子被吹落去了。

松巴峡是越加显得森严和可怕了。行进中稍停下来时候，我们发现了崖根石壁上许多的石洞、石窝。那是长年累月，被河水冲击而成的，是“水滴石穿”的变通见证，是意志和力量的杰作。

我们还发现，对岸的山坡上有如丝带飘忽地挂下一条羊肠小路。知情者说，那是地质队员为勘探松巴峡而修下的。我们估计，那小路光上上下下就得半天吧？又冒着多大的危险！我想，那该是一条勇敢者的道路。其实，我们走着的，也不是一条勇敢者的道路吗？惟其勇敢，才能前进；惟其勇敢，才能探胜；惟其勇敢，才能成功。松巴峡，给着我们胆量和决心。

再往里走，我们到了一块巨石前。

这巨石有一间屋面大，上面平展，高约一人，突突地伸进河心，浪就在它身上劈啪拍打着，刷洗着。早就听说它是游者必到之处，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之比。我们相互有拉有推，登了上去。这时候，我们的游兴到了最高处。大家观山河，听涛声，发议论，兴致勃勃。站在巨石上，人人说话都是大声地叫喊，好像大家都成了聋子。更得小心着，千方不得摔下去，摔下去也许就要去造访龙王了！

后来我们席石而坐，取出馍馍、罐头和解渴的汽水、啤酒，就着古峡浪涛的喧哗用过了午餐。之后，大家都枕石而卧，突然不语了。我知道，人人都在想着什么。他们有的人也许有感于古峡的风貌，想到了黄河的古往今来，而念天地之悠悠，动了思古之幽情了。有的人也许虽然不是诗人，但听着身下的涛声，也还是产生了联想，来了浪漫，正在构思佳篇杰作。有的人……

我却神驰大河上下，想到了黄河的开发和利用。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象征，该蕴藏着多少力的宝藏哟！光在青海境内，除了正在修建的龙羊电站，可供兴建水电站的峡谷就还有拉西瓦峡、李家

峡等十好几个。如果这些电站都修建起来了，该能够提供多少的电力资源来造福于人民啊！想到这里，我不禁为松巴峡惋惜了：如果不是李家峡——假如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你不是同样可以发自己的光和热吗？但我很快又安慰自己，并告慰松巴：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是很值得赞赏和提倡的啊！那时候，人们是不会忘记松巴峡的……

松巴峡倒底有多长，手头没有资料，不得而知，但根据同伴中有人指点的标志目测，少说有五六里地。穿峡而出，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但还想往里钻钻。我们从巨石上下来，就又开始往前走，走过一阵之后，突然头顶脆脆地“咔嚓”一声，抬头看，大家都惊呆了：峡顶已是乌云翻滚，眼看大雨降临！我们只顾专心走路，什么时候变了天都不知道。不知谁喊了一声：“快，掉头！”但已经迟了。大家掉转屁股没走出几步，随着又是一声“咔嚓”，瓢泼大雨就落了下来！这时候，峡谷里电光闪闪，天上的雷声和地下的“雷声”相接，“咔嚓嚓！轰隆隆！”一声声震耳欲聋，紧张和恐怖极了。

我们一行人真是处在了险地、险情之中。

雨越下越大了，山水开始冲下。这些山水，从悬崖跌落的，形成了一道道细小瀑布；与山岩相撞的，变成了无数水流的飞练，加上从沟槽里哗哗流下的，都携带着沙石泥浆，注入到大河中去了。

此情此景，要多紧张有多紧张，我们不断地从水流的飞练中穿行而过，除了雨水的浇淋，头上的土石随时可能塌落，脚下的土石随时可能松动，此时此刻，我们有多么的危险，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大雨拍打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又冷得发抖，但大家都在催促自己：快些！

快些！有人的小腿被碰烂了，不管；有人的鞋子掉落了，不拾。大家紧紧相跟，互相搀扶，互相鼓励。我们刚刚通过一处崖下，突然听得身后轰隆一声，回头看，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又吐出了舌头：原来是崖头的一部分塌落了下来！好险哪，大家又不由地加快步子……

啊！我们终于冲出来了！当我们出了峡口，再往前跑出一大截，定定神回头看时，那峡谷笼罩在雨雾之中，好似戴了一具面纱，只剩下朦朦胧胧的景象了……我想，松巴峡是除了以本身的凶险，不是还想借助老天的神威来吓唬我们，来考验我们吧？那么，现在看吧，我们不是闯出来，胜利了吗？现在，当我们把一切凶险和艰难都抛在身后之时，它也变得温驯起来。我们认为，这是它向我们这些勇敢的胜利者透露出来的一些羞涩呢。

我们又在大雨中猛跑，进了松巴村，推开人家大门。我们进了屋里，互相看着一个个成了落汤鸡的样子，不禁相视而抚掌大笑一场。每个人都响响地、舒舒服服地打了几个喷嚏。感谢藏族老乡端上了滚烫的热茶，又生起火来叫我们烘烤衣服。他们翘起大拇指，向我们发出“啊啦啦”的赞叹声。当我们烤干衣服喝足了热茶之后，走出屋门一看，已是雨霁天晴，松巴峡那边的天空呢，招惹人吧，还挂出了美丽的彩虹。

我们一边咒骂着天气，一边踏上了归程。我们又兴高采烈起来，都认为这一天松巴峡一游遇雨，既是倒霉的，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不但看到了平常情况下的松巴峡，而且看到了雨中的松巴峡。

龙池山冬游

一路清寂

游龙池山，最好是在七八月间，山清水秀，满目奇景。这时候我们去光顾它，就难免有点傻味了。因此，当那带着芒刺的冷风从车窗的缝隙里倏倏钻进来，扎在身上的时候，我不由得暗暗有些埋怨自己。车窗外，那依次扑入眼界的是一色的光秃秃、灰楚楚的田野、山峦，不一会儿就双目困乏了。

汽车在那坑坑洼洼、说是路其实不算路的路面上，几乎是蹦着跳着行进，浑身的骨头都快要散架。

操着方向盘的老扬一直持怀疑态度：

“寒冬腊月，山上会有什么好看呢？”

夏天的龙池山我们去过了，我们为什么不也去认识它冬日的面目呢？这是我们此行的动机。

龙池山，究竟是贵德的一处名山，老辈子的《西宁府志》上都有它的名哩。

贵德旧志稿上极尽才情，这样说：

“龙池山在治南百里，山高险绝，去天尺五。下有湫池，周三十余丈，其深莫测，吐纳云雾，翠柏夹岸，白水澄澈。自山下望之，似常有仙人跨鹤翱翔其上。”

这够童话、够叫人想象的吧？我们夏天去过了，冬天更应该去，要不怎会有全面的了解呢？我们在成行之前热热闹闹讨论，其实我明白，这大半是因为去过了一次，丢不下了，一路颠簸。

从县城出发，穿过两个乡之后，汽车便一直沿着一条两岸夹山的河滩往里钻，往上爬。河滩里乱石滚滚，所谓道路只是车马走过的一道印迹，聊可分辨。这时候我们已经进入龙池山境内——纯牧业区了。河滩南北走向，龙池在我们的左侧高高矗立。这里人烟稀少，偶尔才能看见山脚下一两座冒着炊烟的黑牛毛帐房。近处，河滩里有的是野柳、黑刺和黄刺，刺棵上缀着风干了的红果，在寒风中颤抖。灌木丛中有的野鸡和野兔在汽车的轰响声中探头探脑，也有的霍然跑过。我们停了车，钻出来看，山巅之上，虚空中有大雕盘旋，在冬天懒洋洋的阳光里更显得悠然从容。

这时候我绕颈四望，突然感到了一种大地、天宇的空阔，空阔得

叫人不知身手何处，心放何处。而寂静更是高山峻岭里太多的财富，云是静的，山是静的，树林是静的，石头是静的，那大雕，那野鸡、野兔也是静的。置身在这种空寂之中，我猛然意识到，此次进山，难道还有一点更隐秘的因由吗？龙池山啊，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你幽静优美的抚慰了，这可是一剂良药。此时此刻，已不容人再去纠缠生活的嘈杂和挣扎，而只有心灵博大的安适。

我们再驱车向前，越往里走河滩便越窄，山峰也更高，但我觉得心胸倒是越开阔了。那种出发时的一些埋怨没有了。在这样的山里趿行，除了车声，叫我们到哪里再去搜寻一丝声响呢？我开始为不曾走出过城镇闹市的人惋惜，何不到山野给自己清静耳根，给自己松绑？。

山有灵池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龙池山因龙王池得名，却是有仙且高呢。

龙王池处在一个簸箕形的山口上，呈扁圆形，四周是草坪，靠上的一面又有松树、柏树和灌木的杂交林。过了林子是很陡的石崖。倘是夏天，池边草青花红，树木苍翠，但见一股胳膊粗的泉水哗哗地从前方那石崖上冲下来，委蛇前行，汨汨地注入池中，再也淌不出来。这时的池水碧绿碧绿，映进蓝天、山峰，映进苍松、白云。又正好不多不少，就有一对野鸭悠哉游哉，戏于其中，十分世外，活是仙境。据说，这池子是西海海口，水脉与西海相通，专有龙子龙孙掌管，把

握着这一方的雨旱阴晴呢。

前人有诗记载了旧时黎民百姓求雨的事：

岩前澄澈有龙池，祈雨祈晴无不宜。

但得大田歌岁稔，秋来正是赛神时。

夏游时，池岸上凉风习习，我眼前老出现求雨的人群：他们列成长队，绕池磕拜；他们把一个蜡封了的小瓶投入水中，祈求拽上来时有一滴半滴；有人背起那瓶子跑起来了，要把它送到城隍庙里……究竟降雨了没有呢？今天已用不着我们穷根究底。

龙王池地势不高，其实算是在山脚。当我又站到它面前时，不能不惊叹于它的面目全非啦！眼下的龙王池，天工神造，已经变成一块银光闪闪的冰坨坨了，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在阳光照射下白得耀眼。同伴中有人说这是一个天然的溜冰场，亏它闲置于此。虽然没有冰鞋，我们还是上去滑起了溜儿。此时此刻，我眼前有了两个龙王池，一个是夏天的，池水清幽但深邃不可测底，它是一个梦幻，是一个捉弄人的谜。一个是现在的，晶莹洁白，它坦露了浑然厚实的一体，叫人踩上去十分坦然。哪一个才更真实呢？这时候，我当然会记起有关这池子的传说：很早很早以前，这池子是在离县城不远的王屯村西边的，有人常拿了脏污的衣物到池里去洗，池水受到了污染。龙王盛怒之下，便在某个夜晚，用了九十九条驮牛把池子搬到了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传说，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谷溪迂回

山因池得名，而这龙王池并不算山里最好的景致呢。告别龙王池，绕过一个山脚，我们钻进了一条被藏族老乡叫做阿茫南木切的山沟。龙池山的高峻、险要、壮丽，只有钻这条沟才能目睹和领略。况且，还有那“左曲南木吉合”呢。

“阿茫南木切”，意思是野狐沟的大水，有一道山水，一直从龙王山山顶沿着这条山沟奔流而下。夏天我来时，只见那山水清冽冽，在乱石间左冲右突，哗哗地十分喧嚣，而现在，山水全部封冻了，在沟底里铺开一条白色的长练。又因为是在深山，那冰面上纤尘不染，叫人不忍踩踏。只有在陡然下落的地方，才可以隐隐听见冰下流水的声音。有两处，那水在猛然落下的地方蓄成了深潭，上面并不完全冰封严实，形成了冰上水池，冰白水蓝，别一番情趣。我们就围它说啊笑啊，突然，咕嘟一声，那满满的一池水全都泄落了下去。诧异中，大家屏声静气，一会儿，那池子就又蓄满起来。岂不怪哉？

夏日里，龙王山上到处是青翠碧绿，挺拔的松柏下有婀娜的灌木，灌木中又有山花竞开。花有鹅黄的野牡丹、葱白的杜鹃，还有紫红的香柴。再衬上头顶的蓝天、空中的艳阳，叫人觉得一层层地美丽。现在是冬天了，没有了花不说，那绿色的也只剩下了松树和柏树，又很稀疏。但是，正因为这，那大山才显得更加巍峨雄伟了呢。有悬崖峭壁，真正是“壁立千仞，森严嵯峨”，仰望使人目眩。那插

入云峰的山尖上是什么？危危乎矗之，像石碣，像石磨，又像藏民们修下的俄博。阿茫南木切沟底里，屋面大的石头比比皆是，有的浑圆，有的平展，有的奇形怪状，我们不得不爬上爬下地越过。有人扯开喉咙喊起来：“啊啊——”，撞在了石壁，又是绵绵的“啊啊——”声，大山顿时有了生气。

真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峰回路转，蜿蜒曲折，那谷真深啊。而且转一个弯儿一个模样，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宽，一会儿窄，坡陡坡缓不一。那冰的白练呢，一直随着沟的延伸向里铺展开去，并且越升越高，越升越高。人走在这样的沟里，真像是徜徉于一个画的长廊，叫人日不暇接。不一会儿，大家都浑身冒汗，气喘吁吁的了。走在沟底，不小心就要摔跤。你还没停下喘口气呢，鞋掌就冻在了冰上。老杨也早就不怨人了，喜眉笑脸的攒着劲和我比赛谁爬得快。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山里的景观的深深吸引，还因为爬山的艰苦。人，生活得太如常了就会生出些异想来，就会做出些叫人觉得反常举动。在这种感受下，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探险精神。

更有胜处

“左曲南木吉合”，藏语，大意是发自天上的水声。如果是夏游龙池山，要是不一听左曲南木吉合，要是不一观发出这水声的瀑布，那才叫遗憾，那才叫没有看到龙池山最伟大壮观之处。那瀑布，就是阿茫南木切山沟的山水形成的。人到瀑布前，基本上就算到了龙王山的

最高处。这里海拔3600米，而山下是2900多米。再往上就是有名的直亥大雪山的山根了。那水，其实就是直亥山上的雪消融下来的。

夏天时，我也是溯水而上，还没见到瀑布呢，就已经听到了它的声响。待到又转过了好几道弯儿，向上又攀了好一阵子，那瀑布猛乍乍赫然在目的时候，我惊呆了：那该不是天河决口吧？但见一道好几米宽的水流从百米高的石崖上轰然落下，发出撼天动地之声，真正有拔山倒海之力，雷霆万钧之势，惊心动魄。那水跌落着，中途碰撞在石崖的突出处，往四下里溅起老高，然后似银帘垂拂而下，撒漫天晶莹珍珠，最后落进山沟哗哗而去。其时正夕阳斜照，在瀑布一侧形成无数道彩虹，隐隐现现，使人恍惚，疑为仙境。欢呼啊，万岁！左曲南木吉合！左曲南木吉合……

冬天的杰作就在于冰冻吧，冻住了来自天上之水，使它成了一道十多米宽的冰瀑。冻住了天籁之音，使它悄然无声。今天，当我又登上这里的时候，我从内心里深深感谢冬天给人们塑造了别一种奇妙的世界，同样使我们惊叹。那崖根的隆隆冰丘，两旁山坡上厚厚的积雪……天光，雪光，冰光，云影，互相辉映，好不壮严华丽。人就像站在一座冰雕玉凿的水晶宫前。这时候，我们一行人老杨最兴奋了，“呵呵”喊着，情不自禁，舞之，蹈之。

“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一行是泼洒汗水，战胜危险，战胜疲劳，才到达了这境界。站在这高山之巅，真可以伸手触天，俯瞰大地了。我们在作人生的攀登时不也是一个道理吗？人，在这巍巍高山、莽莽原野面前，在永恒的时空里是显得渺小和短暂，但是，我们并不

因为自己的渺小和短暂而悲观，而是紧紧地把握住自己，使生命壮丽，有所建树，有所贡献。我们应该像这龙池山上的天水，夏天呈献给人们的是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冬天则是端庄和凝重。

我们下得山来，已经是夕阳西下。骤然，清风吹起，山谷中有了微微林涛。这时候，我忽然感到了清冷，急于回去了，回到我熟悉的小镇去，回到人群中去。我不知道，在生命的旅途，我还会不会再来光顾龙池山。

最是心灵放飞处 ——九月九登南海殿小记

关于南海殿，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有过叙写，我说：“贵德有海吗？没有。但这并不妨碍贵德人建起一座南海的宫殿，把菩萨供起来。”我说这是贵德人的想象力和创造。

我写到：

南海殿位于县城南2.5公里的梅茨山山麓。南海殿初建于明末，清代、民国时期陆续增修。主殿菩萨殿为重檐歇山顶式建筑，横枋斗拱，绘梁画柱，极其宏伟壮观。殿前是硬山顶式过庭，塑有弥勒像和护法神，

东西两廊绘有十八罗汉像，山门前的水池上架有三孔拱桥，池前建牌楼两座。大殿西侧山坡曾建一排木结构两层楼房，正面屏门花窗，檐前雕栏，脚下古木参天，溪水淙淙。登楼凭栏眼前，真有仙山琼阁的淡雅幽深。原建筑毁于1958年的“破除迷信”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南海殿如今见到的景观俱为1985年后群众集资重建，只可惜原来的楼房不见了，参天的古木不见了，淙淙的溪水也不再长流（现在贵德用水日趋紧张，已没有闲水闲淌，这便很杀风景，使贵德的八景之一“南海溪声”名存实亡）。

中学生时候我看到过南海殿的断垣残壁。那时候“文革”正如火如荼，人都处在一种“破”的亢奋中，自己好像无所谓什么心情，只记得拾起碎砖碎瓦扔着玩，而一面破墙上有乌鸦在呱呱叫着。在“文革”中遭劫的不光是南海殿，还有乜那塔、文昌庙等等许多。玉皇阁建筑群中的一些房屋，要不是当时粮店当仓库或农机厂占用，也会荡然无存。惨痛的教训往往是人们在过后才汲取的，才认识到野蛮摧毁了什么。而毁坏了的是可以重建的吗？回答是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不可以的是人的记忆和旧日情愫。事实是，人们确实确实汇集了各自的一毛钱一毛钱、一圆钱一圆钱，确实确实重建了包括南海殿在内的一些精神殿堂。在南海殿复建之

处，在工地上还是建筑材料堆积的时候，我去看过。中途，在一些主体结构立起的时候，我去看过。后来修好了，我是去庆贺。在这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了一种因需要而有的力量……为此，我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深深致敬，感谢他们，我愿意再去欣赏南海殿。

我介绍了南海殿的荣辱历程，介绍了它依山递上的建筑形势和精美工艺，我特别写道：

“沿石阶上行，就到了山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此时你俯瞰大地，脚下阡陌纵横，农家四合院如一颗颗方型的大印坐落在梨树丛中。河东、河阴、河西三乡广大的区域，完全隐没在绿色之中，只有那县城的玉皇阁、清真寺、七那塔以及少数现代化高楼露出一截屋顶。极目西天，那云蒸雾罩中隐隐约约的山口，就是黄河拉西瓦峡，你可以想象得到黄河水奔腾咆哮、一泻而下的情景。放眼东方，东山像一架多彩的屏风，横亘在蓝天之下。”

我一直以为，南海殿不高不低，距县城不近不远，实在是一个欣赏贵德美景、特别是三河杨柳风致的最佳视角。

“定位”是个很时髦的词，这定位，那定位，频频使用，使用在各个方面。由此足见对事物定位的重要。确实是，定了位能叫人有所适从，能叫人抓住要领，能引人入胜。窃以为，我上面的“视角论”，也是给南海殿旅游的一个定位，不知父老乡亲们赞同不？

南海殿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如果单去看它的寺庙建筑，它的确谈

不得饱人眼福，其原因是格局太小，不能给人太多物质以外的东西。把它作为一个观景的视角，依我看是丰富了它，提升了它。前人曾以“南海溪声”为它点睛（其实也是定位），恰当与否姑且不论，如今南海殿下没有长流水了，便不可续用。

从这个我“视角”出发，导游小姐就会说“登南海殿，看南海殿，更看贵德风光，保证你收获多多，高兴多多……”

农历辛巳年九月九南海殿登高，使我觉得我以为的“视角”确实是对南海殿的一个支撑。

九月九登高，讲究一个“早”字，但我们无疑都做了懒虫，赶到时太阳已经老高，山上山下满是人。我们没能站到山顶欣赏晨光微开时的贵德大地，据说那是一色墨绿的、轻轻荡漾的水面，并且因为树木的稠稀而有深浅的层次。待到霞光满天，那水面就波光粼粼了……

我们去迟了，错失田园晨色，但叫我们一下子置身热气腾腾的场面之中，突出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轻松和欢乐。一群一群的人已经站在山巅指点眺望，一群一群的人还在往山上爬着。山巅的人噢喽喽纵情呼喊，山下的人往上噢喽喽应和。往后有人就唱起了流行歌曲，唱起了“少年”。再往后，人们开始席地而坐，咀嚼美食，猜拳行令……

九月九登高，有些地方有“放鹿马”（撒印有鹿和马的黄纸片）、“跳冒火”（跳篝火）的习俗，这里没有。但是，我想，不放鹿马，其实和放了鹿马一样，因为放飞的是自己的心灵，把它交付给美丽的未来……

发现我耽于沉思，有伙伴捅我：

“今儿个在这里啥都别想……”

我一个愣怔，笑了。

是啊！我环顾四周，看不到一张伤感的脸，看不到一副因重重心事而勾头托颈的苦恼相，有的只是满脸灿烂的笑和开心的说话声。此时的南海殿给予人的是高远的天空和锦绣的大地，是此情境淘去人心中的芜杂和烦恼，留下了幸福和憧憬。九月九是这样，其他日子也应该是这样吧。

农历九月的贵德已经着了非常金黄的秋装，有些树木的叶已经落了。地里很少有什么庄稼长着，被犁过的地块泛着白光。从山上望去，田园是比春夏疏朗和开阔多了。由此我想道，南海殿四时给人们展示四时的景色呢……

南海殿真是一个美妙的视角，我们给它定位，要不要有个“标识”呢？类似于“南海溪声”。“南海揽胜”怎么样？太平庸了，太滥了。“眼福南海”？“南海远目”？嗯，不行不行，好像都不行……我企盼有人以我的视角赋诗一首，也许会蹦出个好名。

都是为了咱南海殿。

不再痛惜无往昔

——新去扎仓温泉小记

贵德的扎仓温泉，本地人要去就是洗澡。如今温泉水引到县郊，去的人就少了。但它毕竟是贵德的一大名胜，凡外地朋友来了必去走一走，你说你去不去？陪客人游老地方，是很累人的。

我不想去温泉。

我不想去温泉，还有一个原因，认为那里没“景观”了。从前的扎仓温泉原始古朴，沟里的泉水汨汨冒着，上空蒸气弥漫，透过雾气可以看见露天浸泡在水池里的男女老少。沟两边遍是石垒草苫的窝棚和帐篷，泡澡间隙人们就在这些简易住所门前喝茶，侃天闲谰。如今机井一打，现代化浴疗院一

修，地方地方占了，泉水泉水不冒了，窝棚和帐篷越来越少，光去洗洗澡有什么意思？早几年我就呼吁过，浴疗院应该少开，机井应该封堵几口……好多老乡与我同感。一位每年都要泡一泡温泉的农民朋友，为扎不了帐篷，很动气地说，为啥不给我们留下一点“传统”呢？

冬日，又有朋友来贵德玩，点名扎仓温泉。我呢，因不大喜欢那个地方的缘故，就有意把行程安排在最后，这日行程紧紧凑凑，马不停蹄，到扎仓已是太阳西斜。此时大伙满面风尘，一下车就钻进了浴池，待出来，竟个个精神得可以，一迭声嚷着舒坦。随后大家夸奖浴疗院设施如何齐全，庭院如何漂亮，感叹后羿射日造出这么个绝妙地方（传说后羿射下九日，一日埋在此处，遂烧得地下水滚烫）。

我是两年没来扎仓了，这一来发现又有两座浴疗院建起，并且规模还要大。朋友们的赞赏里有的就属于这些的内容。见我此时有些愣怔，朋友们便调侃起来，说我缺乏兴致，说我枉为贵德人。这情形使我很窘，这使我觉得来来还是应该的。朋友们发议论，说得最多的是泉水的防病治病价值，说这种浴疗院式的开发很有前景。我听了想着，是这样吗……

这一回去扎仓，见到了两年前那位农民朋友，他和老伴租浴疗院一间屋子，已住了多时了。我问他为何不自己扎帐篷？他说那麻烦死了，住这屋里洗澡，做饭，设备齐全，多省事，多美。我提起他两年前跺着脚骂的话来，他笑了，说自己看法变了，说如今农民收入增加了，住得起浴疗院，他很开心。

他还告诉我，眼下他们村里就有好几个人住在这里，好不优哉游哉。

我也洗了澡，很舒服。

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原有的痛惜，怀疑自己对沧桑世事所持的陈腐和固执。世上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这我还是懂得的，有了浴疗院，人们对温泉水的享受显然是上了一个档次。大家的满意不应该就是目的吗？再说，如今这现代化建筑，这新环境，和新环境中人的洗浴方式，不也是“景观”吗？因此我决心抛开自己对往昔的留恋。回家后我还给县领导写了信，建议绿化温泉周边，建议解决温泉的饮水问题（温泉水不宜饮用），把扎仓温泉再发展发展。

然而，我还是常常会想起从前的扎仓温泉，想起那一沟的陋室、一沟的炊烟、一沟的水雾，和一沟的人影。如果你深入进去，会有许多诤话笑谈，会有许多轶闻趣事，会有许多各色人物……我好愚顽，还是会想，要说洗澡，县郊不是有引用温泉水的三星级宾馆吗？不是比去那山沟沟里强……

也许世上之事也可以不是大是大非，也可以不是全是全非。人类原本就是在左右摇摆地过日子，在得得失失中往前走着吧？

但愿扎仓温泉会好下去。

春到温泉宾馆

正值家乡桃红柳绿。

好几日风尘仆仆，野外奔波，我们几个人皆是变得脏兮兮的，又疲惫不堪。

这一日傍晚忽然有人建议：

“我们何不去温泉宾馆住它一宿？”

大家都拍手称快。

驱车快跑，接近目的地已是黑天麻地。这时候汽车驶进了沉沉的树海，叫人感觉到左右和头顶都是呼呼划过的树木，树木。有车灯照过去，不远处又有稀薄的灯光照过来……那昭示着宾馆到了，使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分摇曳的枝条和翻飞的叶片，都是银闪闪的。

这夜景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下榻温泉宾馆的人大概都会欣赏这夜的雄浑和厚实。如

果他们走出院门，走进树海中去，那他们大概更会感受到这夜的深邃和神秘的魅力。说不定身居室内，就还会听到树涛声呢……

我忽然想道，过去我也夜经过这里，怎么就没过今天的注意呢？

贵德温泉宾馆是一幢很别致的建筑，外观形状多变，一侧成碉楼状，似城堡，又不似城堡。白天看，贴瓷的墙面一体洁白，只在正面墙体的上方恰到好处地缀以淡红的长方块，十分典雅。建筑物内部回廊曲折，走过好似迷宫，颇具意趣。又有院中之院，遍植花草，自是开眼。笔者是第一次走进馆内，自然要到处转转，但这都是第二天天亮后的事，那夜里一走进去，我们个个迫不及待的可是洗澡。

洁净的客房，洁净的浴盆，洁净的温泉热水……浴洗出一个清清爽爽的身子，那是多么舒适和惬意的享受啊！温泉宾馆的服务是上乘的，叫人大有宾至如归之感。但是，在这里我更想写出宾馆领导今后的打算，因为它更令人感觉到一种美好。

贵德温泉宾馆是利用扎仓温泉水提供服务的。扎仓温泉在15公里外的山沟，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风湿病、皮肤病有其神奇的疗效，有600余年的治病史，名播川陕甘藏等地。如今，把泉水引到宾馆所在的县城近郊，自然是一种便于人们使用的开发。年轻干练的宾馆经理告诉我们：“宾馆前年年底才刚刚开业，还有许多基建工作要做。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抓好职工培训，力创第一流的服务。”他又说：“由于资金困难，我们许多该雇人干的活儿都是自己做。大自然既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泉水，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利用好。”第二天，我们果然看见宾馆职工们在平整门外的场地，

推土的推土，铲平的铲平，正副经理都在其中。

我想，如果说扎仓温泉是大自然的恩赐的话，那么，温泉宾馆就是家乡人敞开的暖融融胸怀了。大自然和人都在奉献着热情，人的热情尤为洋溢……

宾馆一面紧挨田埂交错的庄稼地，三面是茂密的树林，还有哗哗的小河环绕流过。那是翌日清晨起来，我们凭窗望去，远处的树木浓密不可看透，近傍白杨挺拔，树冠阔大如盖，柳树枝条拂地。树树都绿得如欲淌流。林地是绿茵茵的，开着各色小花。再看那田地，蒸腾着薄薄的雾气，雾气下是绿油油的麦苗。小河在晨光中晶亮如一条白练。这里是多么清静啊！只有些小雀在枝头鸣啾。我想，人们到这里来，不仅享受了温泉“神水”沐浴，而且享受了美丽益人的盛春佳景！让我们就去田间，就去河边，就去林地吧……

漫步在田边、树林，我们间突然展开了一种讨论。

有人说：“咱们过去也到过这里，怎么就没有觉得这么美啊？”

有人说：“那是因为匆忙，观察不细致吧？”……

讨论使我想起了自己昨夜对于树海和夜的感受。后来我以为，这好像是因为我们有了宾馆这个新的“角度”的缘故吧？这个新角度叫我们引起了对这里的注意。我们看似在欣赏风景，其实也正是在欣赏宾馆的环境。把宾馆业在这里，又是一种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当然，也是对大自然的锦上添花。

不过，这时候我可无意作更多的哲理的思考，我高兴家乡又多了一处景致，还高兴不完呢。

河边的享受

——流连贵德梨花别墅

我每次望见梨花别墅的屋顶都会有一种遗憾：当初起名红房子别墅多好，名副其实。你看那绿树丛中撑起一簇艳红，多富画意，多抢眼！还有一层意想遥远的童话色彩。

遗憾源之我对它的喜爱，同时源之我的了解：它已经有广泛的影响和好口碑。而我认为，如果有个好名字，不是更锦上添花吗？贵德是梨树多，又有个梨花艺术节，但大可不必挂牌都冠个“梨”字。这我可不是指责梨花别墅，因为它是个上规模的高级食宿办公去处，我理解它从地方特色上占先机、抢大气的意思。但是，之后那些个泛滥

成灾的梨这个、梨那个们呢？我们是不是太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了？

不过，遗憾归遗憾，遗憾抵不住诱惑，这不，2005年夏天的一日我回贵德，下车就又一头扎进了梨花别墅。

让我们在这里也讲点风水：梨花别墅兴旺发达，在于它坐落贵德黄河浮桥遗址吧？因为浮桥曾半个世纪承载着贵德经济和社会生活而重要过，红火过。凡是走过浮桥的人，如今闭上眼睛，脑海里还会浮现出当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景象，他自己就在那景象中张望着，行走着，或扬手喊叫什么。

不过，梨花别墅的好风水还在于黄河。

黄河使它环境优雅，景观丰富。

梨花别墅在黄河南岸，三面有院墙，北面的院墙就是河道。河这岸是庄稼地，也有小片树木。隔水的那一岸是浓密的大片树林，两岸眼下皆生机勃勃地绿着。对于这种景色，当地人爱用“清秀”一词形容，会听的人能听出来，这种形容里包含着许多感动。梨花别墅在这清秀中，加上自己白壁红顶、错落有致的楼堂，共同构造了形制高档次。

黄河是贯穿在这一派清秀之中的，它因为水清水缓也是清秀的，岸上岸下一体。今天河水上涨，都淹上了别墅的两层水边台阶，泡了水边的树丛，往彼岸望去，叫人少有地觉得有些烟波浩渺。梨花别墅地形斜坡，大致平整成三层台地。此时我是站在院内最高处，脚下是牢靠不动的土地，是整座别墅，而眼下的黄河在流淌着，流淌着。这

是一动一静。站得久了，我的思绪联翩起来，有了翅膀，感觉也奇特起来：这动是永恒的呢，还是这静是永恒的？

这里原来有浮桥，现在是现代化的别墅，将来又会是什么样？现在我站着的是这个地方，将来还会是这个地方吗？逝者如斯夫，这里动的虽然是河，但是，因为有河，我脚下和周围整个儿就因此成了一个流动着的环境，活动着的环境。这环境无休无止地推进着，变化着，也就是事物在变化着，世界在变化着……我几次站在这里，几次这么想着，我的经验是，这里确实容易使人想象，心胸来风。

一动一静，或者说我静他动，这也正是梨花别墅地理形势的一大妙处，它拓展人的视野层次，也拓展人的心理层次。

又是梨花别墅井国云经理忙里偷闲，过来招呼我，偕我在院里小径走走，说说他的中式客房、西式客房和餐厅经营情况，说说他的得意和向往。

年轻的经理精明干练，出身湟中乡里名门，爱好读书，涉猎广泛，我们有共同语言。他又一次建议我住他们的别墅写东西：

“我们这里虽然属于饭店，但绝对安静。”

我称赞道：“你们这里院落阔大，建筑疏散，入住者又多是高雅之士，怎会缺了安静！”

散步时遇到了省电力局的白玉璋，小白同样精干，文绉绉的，曾任贵德电力局局长，现在更负重任。小白也特别尊重我们文字匠，所以见面就有许多话。

小白告诉我，他住这里一个来月了，是带着一拨人下来，编纂一本行业管理的书。他对自己的活很重视，很喜欢，说书编印出来会像块砖头，比你的小说还要厚。

我夸他：“你选了个干活的好地方！”

他感叹：“在这里好像灵感也多。”

是的，这里的安静叫人免受干扰，这里的“流动”——是灵动，是灵气，又会叫人思维活跃，意气奋发。

这一回我是带着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是有备而来。

就着石桌，我和小井在石凳上坐下，黄河就在脚下。

我打开书，先问小井读过没有，然后建议：

“我们来做一件奇特的事吧？”

对于作品我是熟习的，所以我能很快地从中找出那些形容黄河河水的词句，读出来，叫小井记在纸上：“汹涌”、“轰轰响着”、“朦胧辽阔”、“又浓又稠，闪烁而颤动，像是流动着的沉重的金属”、“棱角分明”、“铜水般的河面”、“燃烧起来”……

做完上面的事我问小井：

“咱们面前的黄河是这样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我的建议，我们脑海搜索，接着找出一些可以形容身边的黄河的词语，同样写在纸上：“清亮”、“明净”、“蓝汪汪”、“清冽可鉴”、“掬手可饮”、“一缕弯曲飘逸的绿白丝带”、“缓缓流动着，

流动着，不见波涛，也不闻声响”、“温驯的羔羊”，等等。

做这事我们既嬉笑，又专注，它叫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个黄河，一个是张承志的、黄土高原的，一个是我们西部青海的、贵德的。它们判若两身呢，却是一脉相承！谁叫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着？就如人从小到大，到老，最后灭了去。

张承志为河到过青海，看过黄河支流湟水，《北方的河》中出现有乐都地名“高庙”，出现有青海人唱“花儿”，可惜他不曾到贵德，不然他对黄河的认识会更进一层。不过，那要是动摇了他对黄河的感受呢，会不会也会动摇他对生活的认识？真是的，那样问题就复杂化了。

其实我早就认为，黄河在青海地段算是处子，它虽然不无顽皮，遇到峡谷也会暴跳，但基本上是静然悠然的，甚至隐居避世。往深里想，它是在成长吧，是蓄势待发吧。有个叫杨再春的北京老头，曾两度来贵德拍摄黄河，可谓赚足了我們。过后我担心他是否追求了一种“壮观”和“气势”，拍跑了我们黄河本有的情调。我看到他的一幅“川青水秀”，还可以，拍出了柔顺。杨再春是个好老头，不辞辛苦，他若能还来青海，我要和他好好探讨。

我会把杨老头儿叫到梨花别墅，坐到我们坐的地方。

我们继续做下去。

我们还是先从张承志的小说中摘出一些词语，这些词语描写了作者君临黄河的表现；“尖叫”、“浑身一震”、“屏住了呼吸”，“痉

挛的手指扳紧拦板”、“激动地喃喃着”、“父亲——这就是他，黄河”……

接着我们另找词语，用来表现此时此刻面对黄河的我们：“面生喜色”、“心境安闲”、“张开双臂赞颂，真个风情万种”、“心里默诵出，是诗意的流淌吧，满河幻想呢”、“禁不住放声向河问候，你好啊”，等等。

游戏是有趣的，能玩出意味。我们认为，张承志面对黄河是作感受，他从感受中接受了力量，悟到生命可以是拼搏，可以气势磅礴。我们面对黄河是作享受，美景慰劳了生命，使我们愉悦，认识到活着应该是轻松的、美丽的。

我们做下来，使小井兴致倍增，他摊开双手，望远高声吟哦：

“要享受就来梨花别墅吧，来我们的黄河岸边！”

我笑他借机拉客。

曾几何时，享受被当作糜烂、吸血批判，于是生活只剩下苦扒苦做，吃糠咽菜，现在我们为享受平反，赋予了它健康向上的内容，追求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让我也替梨花别墅邀请：请来这里，河边。

当晚住梨花别墅，夜深时满院灯息，我立于窗下向外望去，远近都黑黝黝的，分不清河流、树林、田地。除了敦厚的夜色，还有足够多的宽宏的寂静，竖起耳也难听得一丝声响。这夜的结果是我在物去，心灵空间无限且丝毫没有嘈扰。我想道，这夜该得着“原始”和

“绝对”了吧？它也是当代城市人陌生的或很难奢望的了。

我推开窗户，马上嗅到了从田野和河上飘来的甜丝丝凉爽的气息。

2006年1月14日西宁

滴水崖随想

家乡的滴水崖，实在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去处：黄河岸边，一壁丈许高的山崖，快到崖根的地方，有几股极细的泉水悄无声息地滴落下来，如此而已。崖下的黄河河面虽显宽阔，但也无波无浪。所以，小时候六月六的滴水崖虽然很热闹，但是我不喜欢去。

小时候我不喜欢滴水崖，还在于我不相信它六月六的泉水能消病除灾，健康身体。

使我改变对滴水崖看法的，是1977年的六月六。“文革”期间，群众六月六到滴水崖祈求健康的习俗被禁止了，粉碎了“四人帮”，这一年一下子有那么多的人来到滴水崖，人们接了泉水喝啊，洗啊，临走还要提

回一壶，或背回一坛。重新获得了自由的人们在崖前说啊，笑啊，唱啊，跳啊，好像要把被剥夺的欢乐补回来。我长时间地望着欢乐的人群，忽然想到，人是需要快活快活的，而快活是要凭借一种契机，是要凭借一种场所的，滴水崖不正提供了这些吗？从没喝过滴水崖泉水的我，也挤进人群掬了一捧。

春三月，有朋友自异乡来，点名要去看滴水崖。他是读了我的小说《陶之祭》，受了诱惑。路上我们说起《陶之祭》，我告诉他，那一年就是在这路上，我碰见一对老年夫妇，他俩抬着偌大一罐子水，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经询问，得知他们是给家里一大群子孙取的。这就是小说的一点点原型。我告诉他，当时我望着渐渐远去的两位艰难的抬水老人，双目湿润，很想撵上去帮他们一程。

朋友说：“这是情感的美丽。”

多少年来滴水崖并没有多大变化，泉水依然是那么小声地嘀嘀嗒嗒地落着，依然是那么小声地汨汨地流着。变化了的是崖前的一片小树林，这是家乡人开发旅游资源的见证。

这是平日，滴水崖前有了一片清静、寂寥，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凉爽之风从河面上吹来。

朋友环顾四周，笑言道：

“这景致是不怎么起眼啊！”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里宝贵的不是景致，是泉水。”说着就伸手接那水喝，又撩水洗脸，洗头。

我笑他：“这里的水只有六月六才神奇呢。传说这一天是药王

爷的圣诞，药王爷在这一天往水里投放草药。又说这一天是王母娘娘使用这水洗浴的日子，王母娘娘往水里投放好多药物，老百姓也沾了光……”

饮水、洗身仪式完毕后，朋友笑着望定我，若有所思地说：

“不是吗？其实你我都不相信这泉水在六月六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但是我们又都不会反对人们到滴水崖求取祝福，寄托情感。我也想过了，人们的某些行为是不可以完全以科学的标准衡量的，不可以用逻辑的方式刨根究底……”

我望着那淙淙逶迤而去的泉水，认为流淌着的就是欢乐，就是情感，就是类似梦幻的美丽。

在美丽一角

当我把古城的那一角介绍给外地朋友时，我总是说你必须去看看，看过之后我又总是问道：美丽吧？

是古城的一角，也是贵德县的一角。小是小点，也才7400平米多些，我沿四周走过一遭，耗时13分钟，但是你走进去就不容易走出来。

它定会抓住你。

这里最大的景致是几十棵高大的百年梨树，枝杈硬掙盘虬，树冠蔽天。但是你又大可不必一定在“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时候造访。只要不是隆冬，任你什么时候来吧，这里不是蔽天青翠，就是满目硕果累累。还有

那嫩绿的草坪，还有那姹紫艳红的花坛，还有那雕梁画柱的亭台楼阁……

倘若你是第一次到贵德，你又打定注意寻找这一方风光，那我教给你，你可问：贵德图书馆在什么地方？是贵德图书馆独领风水，尽占贵德县城这一隅。

贵德图书馆创建于1926年，征用的是农家果园。最初修成土木结构两层藏书楼，后来又陆续修了两三座小亭小榭，果木花草一开始就是这里的最大特色。20世纪40年代图书馆并入民众教育馆，1950年又改名文化馆，合并开展图书馆业务。自此图书购置日渐增多，借阅业务日渐加大。1984年文化馆分出另设，图书馆独立。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新修了砖混结构藏书楼，现有藏书5万余册，收藏报刊300余种，是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

贵德图书馆吸引人，当然还赖于这里优美的环境。其中不少人到这里来不一定是读书，而是为观景，是休闲。

1993年至1996年，笔者当过3年图书馆馆长。那时候，这里还没有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发，再加上地处偏僻，平时除了图书馆读者，纯粹来游玩的人还不算多。这一角春有繁花、秋有果实的园子真是清幽极了。若是有细雨哗哗淋漓着枝叶，而你就置身亭台或楼下，那你就用心去感受吧，那诗情，那画意，那韵味……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首先就是一种对美丽的享受。在这里，我写出了一批小说，整理出了两集手抄本贵德民间故事。

前面我说了，我曾经沿着图书馆的四周走过一遍。那是非常用心

的。我自己知道，当我一步步丈量这一块土地的时候，我说我是在走过历史，是在计数历史的波折——是这块小小的土地所承载着的。

对于1926年开始的贵德图书馆的修建，至今一些老人还能清楚地回忆出来，贵德人为创造出一个美丽的所在抛洒了汗水，甚至忍受了痛苦。图书馆馆址是两家农民低价转让出的果园。修建馆舍的匠人挨过监工的鞭笞。小学生从几里外的西河滩背来草皮，铺绿了院子……除了微笑，老人们诉说这些可没有一点不适的样子，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为贵德人做了一件好事。正是从那时候起，贵德才有了专门保管书的地方，贵德人才知道了图书馆为何物，贵德读书人也才有了公共的去处。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里还饲养过狼、狐狸、豺等一些动物呢，供广大民众参观和游玩。

但是，后来的历史却见证着：美丽是脆弱的，又总容易遭受蹂躏。由于管理不善，图书馆最初少得可怜的书籍后来丧失殆尽。院子里的花草被人偷走。疏于维修，藏书楼倾斜，最后不得不拆去顶层。及至“不破不立”的呼喊甚嚣尘上，美丽往往被贴上腐朽落后甚至反动的标签，这样，在这一角土地上发生出令人捶胸顿足的丑恶事件，也就在所难免。

“这里烧过书？”

有朋友瞪大眼，不相信我的故事。

可惜我不能说是玩笑。

事情发生在1967年令人窒息的炎炎盛夏，其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某一天，红卫兵下令：烧书。书是运动开始后从

寺院和众多私人抄来的。书有宗教方面的，有佛画、佛经，有文学方面的，有历史方面的，有很多线装书。书估计有1万余册，装了十一二架子车。红卫兵还知道图书馆是放书的地方，所以他们把抄来的书堆放在图书馆，然后又在图书馆院里放火。大火熊熊，狼烟漫天，烧书历时好几个钟头……

那一天，满院的花草果木应该在哭泣；它们应该是垂头灰面，不再有美丽的容颜。

图书馆当年的老职工回忆道：那一天我们恍惚如在梦中，书画燃起的火苗翻卷着，扑腾着，炙烤着我们的皮肉，舔舐着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只有沉默。烧书，这不是图书馆职工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甚至冒着被加罪的危险偷拣出了一些书画，但是他们今天说起来却也面带羞赧。我明白，他们是为那年代的中国人而惭愧。红卫兵偏偏在图书馆烧书，这更是丑恶对美丽的破坏，是野蛮对斯文的辱没，是愚昧反动文明。

好在历史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乌云被扫去之后，明媚的阳光便又照亮大地。进入新时期，贵德图书馆除新修了藏书楼之外，1997年至1999年，又累计投资12万元，维修了长廊、勤读轩，新修了梨花厅、长方厅、隔断花墙和假山，修铺了地幔，自是装扮得这一角土地更加光彩夺目，成了贵德的一处著名旅游景点。

又是梨花节，贵德图书馆游人如织。三两外来文友被我带进观光，朋友们面对花团锦簇、满园春光，不能不啧啧赞叹，但很快蹙起

眉头，有人发言：

“这里怎么成了饭场？”

“这……”

我报以一个苦笑。

正好我们同感。

这里开了饭馆。这天桌椅板凳摆了一院，而且桌桌皆有食客，说笑声，猜拳声，十分嘈杂，又拥塞得走不开人。满院子弥漫了饭菜味、酒味和香烟味。

我们走转着，要多不自在有多不自在。我们一方面被吃喝的人夺目——满目皆是，叫你避之不开；另一方面又自觉成了别人注目的东西，叫你芒刺在背。我们耐着性子往里面走了院子的一半，便拔腿逃离。

这里是不该开饭馆的。

这是一个不大的园林，盛装不了太多的东西，硬装进去，会叫它哭丧了脸的。

这里不是读书的地方吗？清静是它的根本，为何请进了喧嚣？

在这里开饭馆，自然只算是一个小小的过失，并且有开发资源、活跃经济的良好动机。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呼吁：请细心地呵护贵德这一个宝贵的角落。大而言之，在我们地球家园中，因为滥加开发利用而“毁容”的事情应该是不乏其例。

我们要善待美丽。

拉西瓦听涛

有那么好几分钟，我几乎是定定地伫立着，悉心去捕捉一种声响。我忘记了他人的存在，也忘记了主人刚刚招呼过要进峡去。

那是在西北勘察设计院地勘二队的队部，在峡口的一座高崖上。

其实，早在车子驶近峡口的路上，我已经竖耳搜寻。我知道，那该是一种雄浑壮阔的大合唱，如千军万马之奔腾，动人心弦，摄人心魄。好几年前了，我们游拉西瓦下游的松巴峡，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气势。距大峡一公里多呢，我们就听到了轰轰如雷之吼，越近那吼声越大。待进入峡口，只见浪涛排天而起，翻滚扭曲，震耳欲聋。我们只

能互相大声招呼，打手势致意。那情那景，令我们蹦跳，令我们欢呼，激动不已。

拉西瓦是黄河在青海段内的第二大峡，位于贵德县境内，规划在这里修建的电站装机容量要高达370万千瓦。地质勘探是电站建设的前期工作，地质勘探人员是电站建设的尖兵。接待我们的地勘二队的队长张敬涛，30出头，已在这里工作8年之久。张队长中等个子，圆圆胖胖的脸，一副憨厚样子。他热情地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电站建设的前景，使我们增长了许多地质工作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我们原先很不了解的。我们到来张队长很高兴，言语间表明这对他们的工作有好处。他说来这里看看的人是不多的，他们有更多的寂寞。

我终于没有如愿以偿，甚至连“隐隐约约”这样的词语在这儿都派不上用场。

我回过神来，望着谷底窄窄巴巴的一河流水，不免怅惘。你长河大峡，没有了奔腾的咆哮，那还算什么呢……

戴了安全帽，在张队长的带领下我们向峡里去。我们先是坐车，后来下车步行。道路是开辟在山坡和峭壁上的，有一段一段长长短短的山洞要钻，短的几步阴影，长的黑咕隆咚。加上跨河架设的两座铁索桥，这道路便是二队的工人们开凿的。我们很难想象出他们修路的艰难。他们在这荒无人烟的高山深谷干活的场面，也是很难有人看到的。张队长指给我们看一块从崖壁上突出出去的巨石，说那石下当年

就住过他们的工人。他告诉我们，连这里的山也是他们来了以后才命名的呢，河南岸的那叫泥丘山……

我们一边听主人介绍，一边向前，当我们猛然意识到这时候河水已经在脚下时，我几乎要嘲笑了：拉西瓦呀，拉西瓦，你就这么个能耐吗？你几乎是不响的呀……近在咫尺的河水流淌着，也只是给人一种很轻微、很沉静的嗡嗡声，没有我们的说话声大。

我看那河水只是很平稳地涌动着，绝不是松巴峡那样举起冲天巨浪，泡沫飞进。要说景致，倒在那水流涌动着，如一河色彩浓厚、光滑柔润的碧玉，又打着很大很好看的漩儿，非常滞重。据说这样的水是很深的，别看表面平静，底里冲劲很大。这也许就是拉西瓦的特性，是水深才没有喧哗。

我不再去注意河水。

我撵几步跟上去，听主人讲他们的故事。

那是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张敬涛才说起来的，并且很不愿意说到自己。他是那样平静地讲到下面这些人和事，那语气好像在说，这些都是平平常常的呀，不值得宣讲。他讲到：他们的老领导外出采购，两过家门而不入——有一次还是大年三十，心里想着的是工地等材料。年轻的机长陈洪利爱人生病，因为工作紧，接到头一封电报他压下来，接到第二封电报他犯难得哭了。他讲到：炊事班长张同水夫妻双双都在队上，但因为男人是做炊事工作的，离不开伙房，两口子没有在一块吃过饭。老工人冯文荣、窦顺修长年坚持义务打扫电视房

和厕所，一天不漏。老工人杨忠明退休了，临走还要多干几天……多啦。我的同行者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触，那就是这里的工作太值得往外宣传了，而宣传得太少。我们建议张队长自己就可以写写，他笑着摇头，说：

“你们要写就写吧，因为这是全队的事，工人们是值得写的。”

在这深山峡谷里，地勘队员们不声不响地工作，他们不但要克服施工中的重重困难，还要克服地理上的孤独和寂寞，克服夫妻两地分住、照顾不到老人和孩子而造成的心理负担。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欠情的，欠老人的情，欠孩子的情。

张队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们在另一间屋里坐着，忽然听见电话室有女人大哭，跑去看，原来是女工张当琴与家里通长话，问到家里两岁半的女儿时，实在忍不住了。

张队长说，职工看电视，看到儿童节目时是最动情的时候，往往禁不住泪花闪闪。职工们最怕家里来电报，一来电报就怕家里出事。青年职工找对象难，他们在兰州晚报上登过集体征婚启事。张队长略带着羞涩地讲到自己的一件事：有一年他爱人千里迢迢来看望他，来到这“鬼地方”没住够一星期就要走。他说，我怎么办？这是工作需要，没办法的事呀。

拉西瓦的地勘队员们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他们有的人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多年，还在继续往下干。有的父子相传，两代交替。他们不但开凿了进入峡谷的道路，他们为探明地质情况，更在入峡后大约一公里的地段，在河两边的崖壁上开挖了许许多多山

洞。我们看那山崖上，有许许多多他们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非常危险。1997年进入工地，历时十三载，现在他们已经为将来的水电站选好了坝址……

我们继续往前走，峡是越来越窄了，两岸高山夹持，冷风飕飕，凉得额头发痛。峡里寂静得很，斜射的阳光已经照不到谷地，偶尔有一两只山雀从谷顶飞过，鸣叫得十分醒耳。我们走过很长一段路，才能看见一两个机器旁工作的工人。我发现同行者都开始扭头搜寻，那一定是觉得这里太不像劳动工地了。那轰轰烈烈呢？那热气腾腾呢？因此有人问道：

“怎么看不见你们干活的人？”

张队长笑指那山上：“都在洞子里呢。”

问的人恍然道：“噢，本来就在山沟沟里，这又在地底下，你们哪里还叫人知道哇。”

这时候，忽然一声沉闷的轰响，山腰里腾起一些些尘土。同时随着那一声响，我感到了大地猛烈的震动。

我知道那是洞子里放炮。

有人一定是由深思而感慨，就说：

“在这里干什么都是暗地里用劲啊，暗暗用劲！”

暗地里用劲，暗地里用劲……我反复吟哦这话，心里猛然一亮，一股热流传遍全身，眼里也潮润润的了。

我看那河水就在我面前涌动，涌动……

盼望已久，拉西瓦一游，正是在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它，理解了它，并为开始对它的小瞧而隐隐愧疚。

拉西瓦上接龙羊峡，奔涌下泄60余公里，到这里它当然还要继续前进。它要向前，它就要辟山开道，它就要长途跋涉，它就要拼一身力气。它没有大浪大涛的滚腾，它没有声嘶力竭的咆哮，那是它无暇顾及，或者不屑一顾。它只知道用劲就是，不哗众取宠，不作表面的显示。再说，在这荒山僻岭中，它也不好叫人们知道自己。

当然，它也许也争取理解。

我们挥手告别拉西瓦，告别地勘队员们，沿着黄河北岸走上归程。黄河在向前，我们在向前，我以为那是拉西瓦伴随着我们前进。

我想，此行我还是听到了拉西瓦的涛声，它不同凡响。

此楼还宜常登临

对于近在身边的事物人免不了熟视无睹，这好比天天走着的一条路，你走着它实在如闭着眼睛，没看到它。又好比某个商店门口天天响着的喇叭，它响着，你却听不到。但是，总是有契机的，契机一到，那条路、那喇叭声就好像又新了，又入了你的目，入了你的耳。

青海贵德有座玉皇阁，古是古了：建于明洪武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维修，同治六年毁于兵乱，民国二年重建。到今朝先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几年抓旅游，宣传是厉害东西，文字、广播、电视全方位、立体化运作，使玉

皇阁更加声誉鹊起，若在春夏和初秋，游客确实不绝。笔者外出西宁等地，询问和议论的人不在少数。

我是贵德人，现在却很少去玉皇阁。往昔去过了，很算了解了，再去确实缺乏兴味的驱动。人总是这样，对自家的东西，和熟识的东西，往往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当然，去，有时候还是去的，那是当差，是朋友来了，去做做向导，尽尽地主儿的职责。说实话，这种差事多了，心里还真有点那个。

马年四月，春光明媚，贵德又办梨花节，有远方文友慕名而来。我带他看了几处梨花，说：“玉皇阁你就自个去吧！”朋友不依。偕朋友至玉皇阁古建筑群，穿山门，过文庙，过武庙，站到玉皇阁前。建筑群新塑了神像，摆放香炉、香案和收纳香钱的柜子，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拣那院内的花花草草看看。朋友笑我心不在焉，笑我对建筑物的讲解索然无味，我才猛然意识到有失礼节。

上完34级台阶，再上两道楼梯，我们便上到玉皇阁顶层。高是高点，站在这里人有腾空欲飞的感觉，而极目远望，县城城廓、远山近水一收眼底。此时的贵德“三河”（河东、河阴、河西三乡镇）景观已经是绿树成海，而建筑物、公路等等其他则是这绿海中的点缀。梨花！我注意到了梨花，它们在这儿、那儿，在绿色海洋中闪耀喧腾呢。从这阁上远看过去，它们如果是三两棵，在绿的树海中是白色的涌泉，是冒起的雪堆。它们如果是一大片，则好似大海中一派白色的波涛，在涌动，涌动。朋友与我刚刚徜徉于梨树园子，细看了梨花的花瓣花蕊，触摸了梨花的玉润肌肤，嗅足了梨花的甜甜浓香，但尚未看

到它如此雄大气势，这不但叫朋友，叫我也流连顾盼，心旌摇曳。

我把自己看到的指给朋友看，并自夸式地讲出自己的赞叹，他不无讥诮地问我：

“这是谁给你的？”

我先是一愣，后来懂了他的意思，便说：

“我不上玉皇阁，我登高别处，同样也会看到。”

他则说：“这可不一定。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给人特定的注意力，和特定的感受。”

朋友言语玄奥，我笑而不答，自己想去：这是春天，梨花给了我如此美景，若是夏天呢？若是秋天呢？若是冬天呢？就在同一季节吧，还有晴天呢，还有阴天呢，还有风天呢，还有雨天呢……另外，人还分高兴时，还分悲伤时，还分愤怒时，还分得意时，还分落泊时……

我们绕阁楼一遭。但闻风铃丁零，倍觉凉风习习，花香阵阵。瞭望近街，可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奔驰的车辆，可见高高的脚手架和架上工人，大家都在为创造美丽家园，为创造幸福生活而辛勤劳动。

贵德这几年发展不慢，尤其是旅游业，方兴未艾，势头强劲。我指给朋友看去年建成的仿古一条街、刚刚建成的环城公路，和正在修建中的隍庙广场，满带夸耀地说：

“你最好每年都来一趟贵德吧，我们年年给你新景象。”

朋友看看我，不忘奚落，：

“这阵儿你看出新鲜了？”

我说：“是。”

他问：“你很自豪？”

我说：“是，我很自豪。”

他继续问：“这又是谁给你的？”

我有意拖长声回答：“玉——皇——阁——”

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

我们凭坐栏杆，谈古论今，看阁下绵延黄河向东流去。

往下我们有共同的认识：站到了历史的肩膀上，就能更深刻地感受时代的发展变化，登玉皇阁正是这样。玉皇阁如一位饱经苍桑的历史老人，向人们翻开往昔，也向人们展示当今，同时预言未来。

都是舞文弄墨者，以上我和朋友痴人痴话，不足为训，但我愿意言告贵德自家人，常去玉皇阁走走，总不吃亏。

佛界与闹市毗邻 ——感受乜那寺

1

盛夏一日，我去了乜那寺。

从县城中心十字街算起，我以不紧不慢的步伐走了15分钟，即走到了寺院。

我先不走进院内，而是背靠山门面向远地巡视。我每次到乜那寺必是如此观风水，赏风景，作一些进入佛界的深思。

田地是紧挨着寺院的，此时节已经抽穗扬花的小麦在我眼前连片地铺开去，簇拥来，如果从远处看过来，乜那寺就建筑在这绿色锦缎上。白杨树就在我头顶支撑着高大树冠，柔韧低垂的柳枝拂在寺院灰白土墙

上，像敷着缕缕的流苏。我向西望去，眼界最为开阔的是郁郁葱葱的河滩林地，和隐现在林间的黄河河道。乜那寺是建在黄河高岸的台地上，除了台地上麦田的铺垫，河道和林地又是它紧紧的拱卫。这样的风水也许缺了后背的枕靠，却也是花在锦上，相得益彰。

这里是当地一景，景的中心是寺内佛塔——乜那塔。而观佛塔要换一个视角，离开这里到远处去。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介绍：“夏日，在浓浓绿色的遮掩中，那乜那塔像一座白色的雕塑，于阳光之下熠熠生辉。若是日落时分，我们到两公里左右的黄河大桥遥望乜那塔，但见它从绿绕翠裹中挺挺地探出半身，在夕阳斜照下白色的塔身被抹上一层薄薄的红晕，顶端的日月镏金宝顶闪耀成赤红，那景色是绚丽，更是一种令人肃穆的神秘。”

我在这里用“神秘”一词，若改用“神圣”也是恰当的。我的意思是，因为乜那塔，这寺更加超凡，这整个风景都有了超俗的意味。

自古寺庙就是人类环境中重要的景致，我们有俯拾皆是的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入寺闻山雨，群峰方夕阳。”（王士禛《碧云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在文人墨客眼中，寺庙与自然相存相融的，并且那山水都因寺庙而脱俗。

乜那寺，和乜那寺所据的环境，我领略它们共同构成的风景时肃然起敬。

相传，因为乜那塔中埋藏着一颗避水宝珠，才使河道从寺下陡然北转，才千百年保佑了寺下这片土地免受冲刷。我的思索是，凡名胜

大都有传说，但是，在这里是建塔时人就有了避水的用意呢，还是塔建起后才有了避水的美妙？要知道这是不一样的，前者功利，后者浪漫。

在折身走进山门的时候，我还想道，在贵德黄河地段，如这里的自然风光比比皆是，但只有这里因为乜那塔、乜那寺而形胜，而升值。

2

乜那寺主持昂然巴·嘉羊尖措活佛迎接了我。

活佛引我在寺内各处走走，我们还一同拨转了塔下108个经桶，然后走进他的府邸，由完德娃（寺院学童）让座敬茶。

此时寺内并不见几个僧人，令人注目的是几大堆木料，和几个匠人嘣嘣梆梆做木匠活儿。

活佛告诉我，这是要重建鼓楼。

同其他寺院一样，乜那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遭重创，乜那塔和其他一些建筑被拆除，大经堂只因当时被省电影公司用作备战备荒的片库，才得以留存。

站到乜那塔下，我向嘉羊尖措偷偷投去一瞥：你知道吗？我拜谒贵寺，还有一桩隐情……

1968年秋吧，反正“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甚嚣尘上，我们班学生也被派来参加了拆除乜那塔的“战斗”。我们应当是被群众运

动的浪潮裹挟来的，在那天的行动中有的只是眯眼的尘埃，和呛人的土味，大家一镐镐、一锹锹挖去塔身的土坯和砖块……

是盲从，也是罪过。

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修复了七那塔。据说在竖立佛塔中心经杆时天降甘露，并彩虹当空。七那塔全部修建竣工，做开光仪式时天空又出现彩虹。

七那塔塔身高约30米，通身白色，式样和气势都堪与北京北海白塔相比，并因此而名扬遐迩。我立于塔下，心有忏悔，除了瞻仰它的伟仪，更多感觉的是动人心魄的威严。

我一次次地走进七那寺，一次次地立于塔下，我早有所悟：人类的精神东西是摧毁不了的。贵德不但修复了七那塔，还修复了珍珠寺、长佛寺、加毛寺诸多寺院。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认为佛教的传播与延续很大程度上是俗人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僧人要如何如何。需要决定了存在，存在有有形和无形，它们都不能被强行消失。阿弥陀佛……这世界注定了经还会念下去，因为人需要多种途径走往彼岸。

佛教太崇拜高僧、大人遗物，据传，七那塔最初因内贮吐番赞普赤热巴巾（公元806~841年）的发辫而出名。是当年赤热巴巾率军北征到此，亲建此塔以惠众民，此塔遭遇破坏后，那发辫安在？众僧、众人皆不言说，是因为那神灵永存。

我走进装修一新的大经堂，依然是气象万千，目不暇接。各种佛的塑像，各种佛的唐卡绘画，各种佛经匣子和经幢、经幡、堆绣，这是一个宗教的氛围，也是一个艺术的氛围。

如同佛经卷帙的浩繁，佛堂供奉、摆设、张挂的复杂，同样彰显出佛的超世、博大和威慑。我注意那长案上的几十盏酥油灯，灯火幽幽地跳荡闪烁，我懂得那是众信徒在向佛传递着礼敬和意愿。

3

15分钟，我从闹市走进了寺院，就是说，15分钟我从俗世走进了佛界。

当我还伫立在县城十字街时，有人跑来尖声对我说：“到处找你找不着，老刘和媳妇又闹翻了，非你去劝劝不可……”老刘两口子不和都为鸡毛蒜皮，不值得计较，我劝得多了，再劝都没有说词。来人偏拉住我就要走，我说我天黑才能去。

不远的农贸市场一片嘈杂，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一波波袭来。突然又有两妇人为争夺摊位破口大骂。街上大车、小车飞来驰去，带起一些塑料袋飞跑。车辆鸣笛不知小声，嘟嘟地比赛谁更神气。

我离开十字街时不说要去哪里，那来找的人茫然看我，并皱了眉头。

中国寺庙多选址偏僻山林，这应合着“出家”的本质：清静无为，苦修苦练。但也有如乜那寺的，紧挨着街市、村庄修建，这则更体现着出家人与俗世的勾通，也体现着为信教人方便着想。宗教本身就是尘世的产物，它们是谁也离不开谁吧。

即使与街市相距咫尺，走进乜那寺给人的感觉还是清静，清静。

因为已经过了集体诵经的早课，大经堂紧闭着，院内也不见多的僧人，只有几个木匠弄出丁当的斧凿声。我有悟到，这里空寂的意味仍然是出家人修行处的隐秘。

我请教：“早课你们一般念什么经？”

嘉羊尖措回答：“这就多了。最常念的有皈依经、兜率天上师瑜伽法、释迦牟尼赞、忏悔文等等。另外，还完成信徒们的许愿请求。”

“除集体念经，这一天僧人们各自都做些什么？”

“各自学经，念经，或应邀去人家里做佛事。”

学经，念经，为世俗做功德，这几乎就是佛徒们的全部生活。

乜那寺紧邻闹市和村庄，但本身空门寂静，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瞬间换一种身心体验的可能。清静是另有的，比如深山，比如密林，比如闲屋，但是清静与清静不同，这寺中的清静会令人肃然和自省、自悟。且不说人人都沐浴佛恩吧，因为不可能人人信佛，但是人人都有可能感受一番这里的平和与祥和。我们也不能说人人都能感受佛性，但是这里确实能过滤你头脑中的芜杂，使你神清气定，灵魂抚慰。这是奇妙的，也许可能得到心理学诠释。

最后我们谈到了寺院旅游，我表示担忧：内地一些寺庙整日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僧人们也忙的是卖门票，都快要变成商业经营了。他们甚至有意堵住这边的通道，要求参观者另走一边，以可以做另一笔收费。活沸和我有同感，但又既无奈又宽容地说：

“这对寺庙发展也有好处。”

我唯有祝愿乜那寺永远是好。

4

乜那塔有1000多年历史了，乜那寺300多年。因为与佛教名刹塔尔寺的僧人往来，和与清朝和硕特部西前旗首领车林端多布的特殊关系，乜那寺曾不断发展，香火鼎盛。乜那寺曾遭遇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劫难，如今是处在新的振兴时期。

乜那寺主持昂然巴·嘉羊尖措是贵德尕旦寺五世活佛，是县、州佛教协会副会长、县政协副主席，1992年毕业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校研修佛学、天文和汉语文。1994年4月，赴拉卜楞寺拜师求学两年，受经师和名僧大藏经、甘珠尔、时轮金刚等的传授。1999年8月，又曾到同仁县深山修行两年。活佛佛法日臻高深，同时致力于寺院建设，复修了尕旦寺，在贺尔加寺、东山寺等处修建佛塔12座。主持乜那寺后，他重新装修了大经堂，眼下正在修建鼓楼。

这可见一个出家人的功德。

嘉羊尖措还要维修乜那塔，还要整修院墙，还有许多事要做。

我建议他在院内种花种草，把寺院弄得漂漂亮亮，这他自然也心有打算。

乜那寺最大的佛事活动是农历四月初八的“转象”——恭迎未来佛。届时寺里众僧抬一尊纸扎大象，顺时针绕寺院墙外一周，四乡八下的群众赶来观看，并尾随恭迎队伍之后，场面壮观。

按照佛门说法，一个佛主宰一个世界，与其始终，称为一劫。现

世是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前有过维卫、式弃、毗舍浮、留孙、金寂、饮光六佛，而释迦牟尼后将是弥勒。寺院年年转象，当是阐释信仰的长存吧？你看我年年演练，时时都做着迎接的准备呢。而大象是威风、吉祥的动物，有如贵人宝辇，正合佛乘坐。这当然也和佛生多象、崇象的西天印度有关。

乜那寺真是有远虑的。

当我走出寺院山门的时候，身后传来了某个完德娃的习经声，嗓音稚嫩但高扬有力。

我走出乜那寺，告别嘉羊尖措活佛，我明白15分钟后我又会走进街市，然后走向我的住所。我想好了，这中间很近，我会常来走走。

2005年7月9日于西宁家中

会心一看是娱神

“走啊，我们去浪浪贵德的六月会。”每年一进农历六月，县周围、特别是西宁市的人都会这么相约着，做出行准备。会前好多天商家们就开始动作，去抢占场地，安营扎寨，会跟前更多是浪的人出动，此时西宁开往贵德的班车加了又加，超载也不管了，还是不够用。贵德人更是数日子等待，一边回忆着从前六月会的高兴和趣闻轶事，也回忆着偶尔的不幸，一边思谋和商讨着今年的活动内容，并做些该做的准备，完全是要过一个盛大节日。

贵德的六月会出名，规模大，时间长，很热闹。会场上又有水有林，有亭台楼阁，

有高级饭店，风光好。六月会原有个官人给取的雅号“丰登会”，但是没叫起来，老百姓只知道这个俗名字，只记这个俗名字。

六月会现在主要是一个物资交流的载体，卖买人多，餐饮红火，赶会的人一边是玩了，一边采购些物品。这会确实更是一个大饭场，人们举家出动，或呼朋唤友，邀三拉四，到这里都要吃一桌，喝几瓶。而购物主要是拣些廉价品，好多人也顾不了假冒伪劣了。到会尾，商家大甩卖，一些农牧民成包成包地往家拿。六月会活跃县里经济，不但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的消费，它同时把县外的人吸引来，做一番赚取。

而六月会最初只是民间的一种神事活动。

贵德有周屯、刘屯二村，分别供奉二郎神和文昌爷，并有传说二郎神是文昌爷的阿舅。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二，两村人分别把二郎和文昌抬至上毕家村石家寺门前，让二神相会一番，届时远近的人也来观看。至20世纪40年代某年，时任县长吴世瑾发现石家寺门前场地狭小，还容易踩踏庄稼，便下令以后这活动改到河滨公园举办。他还给起名“丰登会”，意为庆祝五谷丰登。吴世瑾此举有标榜移风移俗之意，起名自然偏离神事活动原旨，不过，却使六月会发展起来。因为河滨公园场地大，参加和观看活动的人就多起来，小摊小贩也多起来。后来大买卖人也来了，会期遂延长至两天三天不等。

以后，六月会的物资交流渐渐盛大，并在一些年份由政府明令改称交流会，这样倒把“源头”的神事活动给冲得淡了又淡。这中间，神事活动还被破除好多年，直到2002年才得以恢复。也许是因为世事

久远，如今我调查过，一直没有人能对这种神事活动的来龙去脉说出个根根由由，也没有人能给其说出个名称——也许本没有名称吧，我便认为这与当前努力对六月会的宣传是很不相配的。

因为六月会固有的宗教和民俗的文化负载，因为今天农历六月二十二神事活动的复办，所以我认为有给这神事活动定位定名的必要。并且，我不揣浅陋，认为这神事活动实际上是尘世对于神灵的取悦，是娱神。

实际上，六月会神事活动的源头就是内地传统的“赛会”，也有称“神赛会”。《辞海》“赛会”条解释：“旧俗用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叫‘赛会’。”据此，可以说赛会其实就是娱神的活动，它不但是玩，还要看玩得好不好，谁玩得好。六月会神事正合这情形，而“娱神节”是我把“赛会”变通了，个体化了，地方化了。

我这种认识，除了有缘于上面的介绍，另有下面三点支持：

一、这神事活动是有明确安排甥舅相会的目的。在贵德人的观念中，阿舅、外甥是至亲，有“阿舅是骨头的主儿”的说法，就是说阿舅是外甥的主儿，二郎神（阿舅）、文昌爷（外甥）平日各在其位，各司其职，用俗世语言形容是公务繁忙，又不能擅离岗位，所以自然是各居庙堂中一年不得见面。农历六月二十二安排他们作一次难得的会面，无论怎么说，都是人们带着感激之情的对他们的慰劳，要叫甥舅亲热亲热，高兴高兴。有老百姓说话，一个阿舅，一个外甥，一年不叫人家见一次面行哩吗？

二、这神事活动的程式中主要是亲人相会的亲情情景。农历六月二十二这天，周屯、刘屯两村人举彩旗，打锣鼓，用彩轿将二郎神和文昌爷抬至活动地点，抬轿人的主要表演就是二神灵的见面和分别。见面时两轿前倾后仰，你挨挨我，我挨挨你，然后两轿并立，让人看到的是互相叩拜、互致问候和互诉欲诉。分别时则是二神磨磨蹭蹭，不肯起程，起程后又你送我一程，我送你一程，复来往去，让人看到的全是恋恋不舍。

三、还是最近，我调查到，在贵德藏族称六月会为“周卡拉什则”，“周卡”意六月，“拉”即神，“什则”意即玩耍，连起来即六月里神玩耍的会。这称呼倒是直通着“娱神”的，也是我找到的有力的支持，而它在过去被人们忽视了。

的确，除了上述甥舅相会的至亲至爱的发现，从活动的简单拙朴的舞蹈动作中，我没有观察到多少世人向神灵诉求的表现。也有，但是不多。神到会场上，鼓乐、舞蹈停止时，也有群众向神座叩拜贡献的场面，但那也是叫神高兴呢，体面呢，不被冷落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人类敬神就是求神，我说这近乎狡辩，这是把“全部”和“部分”等同了，把“整体”和“细节”等同了，忽视了我们是在探讨这一个神事活动，而不是别的。锣鼓喧天，走街串巷的赛会，神在其中，和神在冷清的庙堂中受人拜谒和祷告，那场面、气氛和感觉是一样的吗？是不一样。我想神也有俗气，他会在赛会环境中放松自己，心神愉悦。人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吧。

当然，也许还会有人说，娱神，实际上也是人有意无意的自娱

呢，人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一个节日。这我非常认同，也是我必说的意思。娱神哩，活动的主体其实是人，场面和气氛的轻松快活全是人在做。人在这世上总是在创造着各种娱乐方式，也不放过任何机会。这里除了与神共乐，我们只要看看当今身边的人如何派对，如何郊游踏青，如何做稀奇古怪的游戏，就对这问题不难认识。我甚至想过，这六月会是不是周屯、刘屯两村人创造出的一个互相接近、欢聚一堂的方式呢？因为他们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两姓移民的后裔，他们的先祖同是河州人，同时到贵德，他们是“亲戚”呢。想到最后我肯定了：为什么他们中的一方不是和其他村社寺庙出来热闹热闹，为什么他们要给二郎神和文昌爷创造出一个阿舅外甥的亲戚关系——他们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这就是答案。而问题的关键是，即时人真有明确的自娱目的，这也并不与娱神相悖。人对神灵是敬畏的、有求的，所以人的目的是首先要神高兴，然后才是自己高兴。

好了，如果我的以上见解站得住脚，我想，我们能不能把贵德农历六月二十二的神事活动称为娱神节呢？这确实需要细心讨论它是否切合活动的本质。在此节日中我们还可以加大人自娱自乐的活动内容——谁又能说不是全献给神的呢？可以有歌舞、游戏等多种形式，使之有类似狂欢节的样子。这样，我们这节日可就丰富多彩了，就更隆重、壮观。

我真是不避谬误，坦诚了己见，还求有识之士指正。我认为，这神事活动有了名字，有利于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利于组织和宣传，也

就有利于整个六月会。假若以后人们能将“我们去浪浪贵德的六月会”，改为“我们去浪浪贵德的娱神节”，那将不只是恢复了六月会的原始面目，而是使六月会更具有文化特色，是上了一个档次。

在青海移民应该是一个大的研究课题，在贵德就有许多文章可作。我是想说，如果我们为六月会更了名，把活动做细，我们就还可以把周屯、刘屯的历史捎带出来，介绍出去。为屯民戍守，除了周、刘两屯，明朝同期在贵德建立的还有王屯，三屯皆河州移民。而据说，最早的六月会神事也有王屯参加。我又想说的是，即时他们原不参加，我们现在也可以把他们吸纳进来，叫他们把王屯龙王庙的龙王爷请出来，和二郎神、文昌爷一块玩玩。内地的赛会好像就是多元的，届时一地的多路神仙都出来了。不同的是，他们多是各玩各的。民间活动是演变的，况且赛会本来就具有随意性。如果王屯也参加进来，我们的娱神节就更加红火，三屯移民的话题就会做得更圆满。

往深里淘，还可以有内容。二郎神是此活动的神祇角色之一，关于二郎神在民间有几种版本呢，一是《宝莲灯》里的三圣母，一是《西游记》中的杨戩，还有传说是都江堰治水的李冰或李冰的儿子，有称灌口二郎。据说当年河州人曾从灌口偷取一尊二郎塑像至家乡，以利水事，后来逃难到青海的河州人还把一尊塑像背到了民和官亭。作为河州人，周屯人修建二郎庙顺利成章，他们的二郎当为灌口一脉。

这皆为给人学问，也是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确实应该把娱神节办出规模，办出声色，办出内容，办出与众不同（青海在六月黄金天气群众活动太多了），使它声名远播。这样，我们就既为地方争了资源，也为全社会做了贡献，可以满足人娱乐、购物、求知等多方面的需求。

（原载2004年春季号《文坛瞭望》，此处作大修改）

虚构风景

距写这篇文章往后两年的阳春一天，喜鹊蹬枝，喳喳不休，便有省城画家吴有不远千里到贵德观赏梨花，兼做写生。

吴画家胸有成竹，一开口就毫不含糊，指定要去色当昂（藏语名，梨树庄子），我说好哇，我去过那地方，咱轻车熟路。

车出河阴古城，驶西河大道，走河西镇街，过黄河旧桥，穿过一段杨柳浓荫之后，眼前突然一亮：好一派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白茫茫无际，灿然接天。

见此景象，画家吴有连叫停车，停车，随后快步率先走进梨花丛中。

梨花是一树一树的，梨树是成片成片

的，于是造成了上面所写的排天气势。梨树林中有鸡犬人家，有小径石凳，树下有溪水菜畦，我们徜徉其间，像沉入白雪压盖的幔底，所见之物自然皆在幔下。吴有拨头顶花枝，指左右树木，嗅扑鼻花香，啊啊连声。路有曲折，但我们总在往前，看那景色是看不透的，吴有摇头说不对，不对，色当昂有的是一个一个小果树园子，哪里这么浩瀚一片！我答他今非昔比，他还是不信，我便笑而念念有词，然后手指一弹，说声变，我们身边就有了高高的围墙，而围墙内只有三五棵梨树。眼界是倏然变小了，我们在高墙内再看不到别处，只有走出去，才能走进另一个园子……

这样写来，读者如果不是坠入云里雾中，就会骂我纯粹骗人。文章的起始句就是一个破绽，哪里能写出两年后的事情？我承认自己瞎编，上面所写实际上是我给画家的讲述。不过，古人陶渊明杜撰桃源洞天福地有其用意，我编造一个梨花世界也不是纯为诳人或者说玩儿。不同的是陶渊明心有幽闷而避其世，而我是积极地想参与家乡的一些什么，我起码是快乐地说说。

我给吴有说，贵德发展旅游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梨花就是贵德人的骄傲。我告诉他，我曾给县某官员写过信，提出一条对梨花景致建设的建议：贵德农村多果园，果园也都在村里，但座座果园都有很高的围墙，这样就把里面的果木花草包藏住了。金屋藏娇在这里是不适宜的，要敞开门户。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围墙除去了呢，每一个村子是不是都成了一个大的园林，而这个景区也敞亮宽阔多了？倘是梨花开放之际，想想看，那整座村子会是怎样的“富丽堂皇”

啊！我想了，这样做难度很大，似乎不可能，因为打破传统的束缚是不容易的，并且关系到农家的财产安全。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思路。如果我们一并把它放进新农村建设之中考虑呢？我们可以先选一两个梨树很多的村子做做实验。可以叫村里在果树、果品保护上想想法子，也可以在开初给农家以适当的经济补偿……

你的信得到回复了吗？你的建议被采纳了吗？面对吴画家不怀好意的诘问我并不尴尬，且不说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咱闲了有些思考不也很有益于身心吗？锻炼了脑子，消磨了闲暇，还能自我陶醉一番。你看，我不是还可以吗？没有漠不关心，没有失去幻想，我使用了天赋的思想权力。再比如，这里还便宜了吴画家，叫他有情有趣地走进我想象的天地，不但欣赏了梨花美景，眼下又要去领略扎仓温泉新面貌。

离开宁果公路，走上通向温泉的岔道，我们特意徒步。道路左侧是流着温泉水的大沟，右侧是山根和山下小片台地。紧挨路边是成排的白杨，沟里是野柳、黑刺等灌木，山下是榆树和沙枣树。正值盛夏，树木郁郁葱葱，使整个山谷绿意沉沉，远看泉区的屋舍也皆被树影掩映……走着，吴有自是引颈旁顾，说从这儿可以画山，说从那儿可以画屋，我看他是目不暇接。他啧啧连声，说想不到，我明白他是说想不到原来光秃秃干得冒烟的扎仓沟竟变得如此美妙。我问他，今天你再不满目荒凉了吧？今天你再不看去眉棱子发困了吧……

这当然又是我给吴有的勾画。

我给县头的提议是：从长计议扎仓温泉的开发利用，一应该搞泉

区绿化，改变干涸荒凉的现状，使环境优美起来。二应该通冷水。通冷水意义有二，一可供绿化使用，二可提供饮用（因为温泉水不宜饮用，短则影响食欲，长则伤脾胃）。如果这两项建议实现了，我想大可提高温泉的服务质量，招徕更多的顾客。

听我描述出的他行走在新温泉的情景，吴有哈哈大笑，批驳我只差没有说痴心妄想：你想过没有，做那些事需要多大的投资？需要多长的周期？冷水又从哪里引来？我却执拗，并不被他的一盆冷水泼得冰凉，认为只要有决心，愚公可以移山。这时候他笑我反复制造世外桃源，我说我这不是世外桃源，做成了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美景。最后他是再不想坏我情绪了吧，含糊地说两句也好，也好，举杯与我酌，直至两个人都飘飘然微醺。

啊哈唔，向往不是人的天性吗？表达不是人的欲望吗？说话不是人的权力吗？况且是在这样一个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人人都应该是主人翁，而不该凡事都推给领导们，或都叫领导们独断了去。有人操心，这叫领导们也会高兴的。开动脑子，一人一条建议，一百个人一百条，有一条被政府采用了，那也是咱们的贡献。如果你不说话，那就不要埋怨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你不说话，也不要埋怨这世界会有缺憾。因此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地说话，大胆地说话，哪怕是一些废话也无妨。说错不是错误，不说才是错误。

我还给吴有说到，应该很好地保护黄河滩上的水荡。哪个地方有了水。那个地方就给人一份喜悦；哪个地方水丰富，那个地方就生机勃勃。黄河滩上有了水荡，就有了大片大片的芦苇，就有了供人垂钓

和嬉戏的水面。这好多水荡是地下渗水形成的，河水一旱那水荡也没有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它们开挖得深些呢？深了渗水旺，开挖出来的沙石泥土还可以堆积成修屋的高地或假山。（嘿，说句悄悄话，这样我们还是偷用黄河水呢，用不着去争指标，又叫人说不上话）。你比如人见人爱的千姿湖吧，确实风姿绰约，但那水面毕竟小了，水深也不够，很难在上面划船，假若我们稍稍做些修造呢？我看会加倍迷人。

我给吴画家指看了一些黄河沿岸林地里的餐饮起居建设，认为在这里应该少修房屋，应该叫投资者尽量避开这里，他的用地小环境叫他自己去美化。吴有笑曰，你神情严肃啊！看得出忧虑。我说这是担心，许多人都担心，这里是贵德最可看的风景，要预防被割据掉。

我还说到了新修的隍庙广场，说到了河滨公园……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吴有急着要画贵德修复和保护起来的几座水磨坊呢……

文章就要结束，我也要再交个底儿，其实哪有什么吴有，上面所写全是我自个的对话，我负责。

（原载2004年第1期《金银滩》，此处略有修改）

我们的城市 ——还是虚构

10月10日，我们县改市，我们这个城市正式挂牌，大小街道张灯结彩，满城放飞悬挂着标语口号的彩色气球，体育场火树银花，歌舞彻夜。最抢眼球的是政府大门，除修葺一新外，被披挂得花红柳绿。白底黑字的贵德市政府门牌上端大结一个鲜红的绣球，球两边两只英气勃勃的褐色绢制狮子搭着前腿，蹬着后腿，扭转脖子雄视一切，招层层人众噢噢喝彩。我从来讨厌燃放烟花爆竹，讨厌敲锣打鼓，是属于坚决的“禁放派”，但是，这一天不绝于耳的劈劈啪啪、咚咚嚓嚓，却响得我心花怒放，还心花怒放。

我们城市啦！我们城市居民啦！我们过上城市生活啦……且不说长久城乡差别给人留下的深刻影响，也不说城里人在乡下人面前的趾高气扬，但说现代化即城市化这一理念，就会叫今天的贵德人兴奋，自豪，甚至颠狂。至于城市建制后的种种好处，老百姓知道的知道了，不知道的等着会知道，倒用不着这一天就都得急着要咂摸品尝到……

10月11日，省垣画家吴有像一个影子，突然光临。

吴有是名家，七八年前常到贵德，专画梨花。这几年他野心大了，跑到南方去发展，长时间不照面，今日冷不丁现身，叫我高兴，同时也有些诧异：

现在可不是梨树开花季节啊？

我就不能来看看贵德市吗？看看是个美女，还是帅哥，说不准麻脸跛脚呢……吴有呵呵笑着，做出反诘的姿态，又拱手做势，你看我这里恭喜了！恭喜了！叫人忍俊不禁。

难得吴有一片爱我之心，风尘仆仆跑来分享贵德人的幸福和喜悦，我自然义不容辞，十分乐意担当向导的角色。

吴有先听我介绍：贵德现有人口xx万，年国民生产总值xxxxx万，还有其他硬件和软件，加起来刚合一个县级市标准。贵德按规划建有河阴、河东、河西、水电4个市区，另有4个原有的乡，算郊区。我说，4个市区的建立，前3个是基于原来就有的工商业基础，后1个是尼那、拉西瓦两个水电站带起来的人口稠密区域。吴有说，我既然是来看看贵德市，那主要就要看市容喽，这一回就不去乡下。我说，那

是，那是。

吴有很阔，有自己的“奔驰”轿车，走路算自己的屁股冒烟，再牛气也心里不虚。我当向导，也是乐得做顺水人情，又自己兜风，奔驰一番。我们说走就走，先去河东区，后去河西区。作为市政中心的河阴区与上述两区在一条直线上，两两相距不过1公里，有东河大道、西河大道相通。我们脚踏了河东区，然后掉头去河西区，擦过温泉宾馆之后吴有突然踩了刹车。

他指指大道两旁树林，说，这里还是树林，刚走过的东河大道两旁还是庄稼地，你们发展了这么多年，怎么这三个区还不相接啊？

我反问道，这不是有宽阔的马路连接着它们吗？我玩笑他，你是嫌连得还不紧密？

其实我明白，他是说街道还没有连接起来，商铺、住宅楼等等建筑物没有连接起来，成为一片。

吴有能够发现这一点叫我十分高兴，就像自己急于炫耀的一件宝贝被人发现了，顾不得他欣赏不欣赏。我干脆拉他下车，手指着说，你看这两区间相距咫尺，叫它们连起来不是很快的事吗？要连接早连接了。但是，这几年我们叫三个区南北扩大，倒是严格防止了它们东西挨近，相亲相拥，有意不叫它们失去独立地位。

听我这般说着，吴有张望而若有所思，然后似自言自语地说：

这显得你们的城市没有大气派啊！

我却继续高兴，因为他越说越接近我们。

他叫我激动起来，有些失态地大声回应他：

要什么大气派，我们就是不要大气派，不要虚荣……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贵德还不谈县改市呢，但城区发展已趋迅速，那时候，我，我们一些人就极力奔走过，呼吁过，从那里，你看就是从那石坡往西，到现在的河西区东部边缘，这路两边不应该再有建筑物，应该叫林还是林，水还是水，地还是地。那时候就差一点叫河阴、河西“混为一谈”了呢，许多人都认为那样壮观，有成就感，地皮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我的意思很明白，现在这市区格局可是我们费力争取到的，得来不易。

吴有没有再说什么，这叫我心里多少有点七上八下，害怕他心里会有一些难听的话。因为他是画家，画家是成天追寻着美的，创造着美的，他说我们的城市不气派，也会说不美吗？

我们慢车转悠了河西区，然后依北山山根急驰，去水电区。沿途右手山根，左手黄河滩地，滩地有不少香蒲水荡和成片河柳，此时香蒲已齐举起褐色的穗棒，沙柳开始变黄，变红。这些吴有都十分熟悉，也多次入他画作。

水电区经过绿化，美化，环境已堪比“三河”。水电区是全新市区，更知道炫耀，我们参观过离开它的时候，太阳才刚刚没入峡谷崇岭呢，这里已华灯齐放，一些大玻璃窗内透出灯红酒绿。因为绿化几乎占着市区的一半，又多是枝叶茂盛的乔木，那璀璨灯光就大多掩映在绿帘当中，一面儿一面儿的，有点光怪陆离。

吴画家惊呼，只有在公园才见过此景！

当晚，我陪吴有吃住在河阴区一个搞旅游服务的农家小院，小院名字特别，叫“老土乐”。老土乐给我们吃浆水豆面饭块，外加一碟青葱洋芋丝。我们是盘腿搭脚坐土炕上，就炕桌吃喝，然后撤去烧桌睡觉。

晚饭后吴有和我曾有对酌，喝的是当地土酿醪馏“梨乡梦多”。吴有仔细端详酒瓶商标，稀奇这酒名，我便连吹带胡弄：这酒秘方特制，喝了它如梦如幻，飘飘然如升云端，通体舒坦，但是此效果只在当地有，离开贵德去喝就差得远矣。谁知吴有听了会借梯子上树，说要多喝。

这晚上后来下起了小雨，窗外沥沥拉拉，雨打花树，外加一阵阵飕飕风声，窗里灯光朦胧，酒香飘逸，饮者摇身。我们两个话匣子关不住，喋喋半宿。这天我也是大半日做些含而不露，以免显出骄傲，现在听客人认真地谈起观感，我按捺不住有东西往嗓子门外突围，得意道：

你就是再说也说不到点子上，我们这个城市的个性是玲珑剔透。

玲珑剔透，玲珑剔透……吴有一挺身子，接过我的话念念有词，然后击掌道，好个玲珑剔透！他说我懂了，我懂了，除了市区间距离，每个区的建筑物除了低矮的特点，也非常疏朗啊！建筑物不一定是一条直筒长街，而是一团一团的，团与团之间是草地，是树林，是果园，这就留下了大空间，大眼界。对，对，还有大呼吸……在这里，人大吼一声都是纵情的。对对对，这是另一种大气派，或者说大胸怀。

此时吴有给我的是十分到位的熨帖和满足，因为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验证”。要知道，吴有不光是一个画家，他还是一个敢叫你不掩其丑的人。

我继续给他斟酒。

我说，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多少年之后我们的城市都不要长大，它永远是一个小字号的。

吴有走南跑北，去过许多大城市，说起城市生活有许多感慨，此时他宏论一篇，其筋骨是：城市越大，对于个人越窄褊。那张狂狰狞的钢筋水泥，那汹涌澎湃的轰隆声，那潮水没顶的人流，都在挤压着你，催逼着你，叫你身不由己……他说，北京够大了吧？但是还在六环七环地扩展。有研究表明，北京不仅变得少雨，而且高温，这都是“大”发展的结果。他说，有研究指出，大夏天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走，只要一走出市区，就会感觉出凉爽……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女儿恰恰就在北京，怀疑吴有是否在破坏我的一点点骄傲。

其实吴有说得很细，除了认识还有具体事实和数据的佐证。他说人都往城市拥，又都诅咒城市，人类的现状如此，中国的现状如此，才叫你我有热热闹闹的话题。我也出过门，也知道一些城市情况，但是还是叫他说得蹙额瞪眼，开始担心我们的城市会不会重蹈覆辙。

我可能是摇头苦笑了，说，你叫我听得糊涂了，照你说，我们建设城市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吴有意识到什么，陡地朗朗笑起来，大声罪过，罪过……他说，其实你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呢，这城市化说到底还是好事，是人类社会

的进步，是必然要走的一步。

我怨怪吴有这么说说，那么说说，叫人心里又七上八下起来。他算有些学问，这会儿卖弄起来，向我“布道”：什么城市在古代是宗教的载体，是宇宙的象征，它首先有神庙，它的格局常常具有某种天象样式。如中国古人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实例有汉代长安城之“斗形”。如以色列国的耶路撒冷，据说是先有天上的耶路撒冷，后来才有地上的耶路撒冷。什么后来城市逐渐演变为经济活动的中心，随之也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现代城市更成为人类社会的缩影和象征，同时是美好、善良、幸福和罪恶的渊藪。什么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寄托理想和希望的地方，现在更是一个人类欲望的大符号，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魔力场，人是再也逃不脱它的，今天不会再出现陶渊明。等等，等等。

他顿了一下，然后紧盯我说：

你们县改市不是眼前的例子吗？这就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啊！

我对他的艰涩不感兴趣，摇头制止，但是他最后的话还是叫我想起了自己关于“城市俘虏”的比喻，我认为许许多多人都被城市这个欲望场抓获进去，或拼杀同行同类，或关爱鸡狗龟鳖，不得拔腿……

当夜我们微醺，但这并没有影响吴有早起，他说是惦记着早晨的奶茶和铝锅馍馍。他会吃农家饭，还向店家要了一块酥油放进茶里，一边又嚷嚷着有没有青稞炒面，晌午要拌。我知道他这也是一种考察，便向店家给他预定晚饭“破布衫”，这是当地的年轻人都少有知

道的杂和面吃法，要的是好调味，或者好臊子。

我清楚我的这位朋友——这位老城市人，他是吃高厨大餐，吃麦当劳把胃吃迟钝了，吃伤心了，他来到此地就是要寻找安慰，我得尽朋友情谊，给他安慰。

吴有夸我老朋友知他，并沾沾自喜地对店家说，你要是知我，对于经营就重要了。

我再对店家介绍，他是外地来的，意思是帮助店家理解他说的话。

等吴有喝奶茶喝胀了肚皮，再拍肚子也装不进，笑着说咱们可以走了，我们便徒步沿西家嘴路去南海殿。

立于南海殿山巅，吴有俯瞰峻巡，问我：

怎么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呀？

我问他都指什么，他说：

那树海啊，那田地啊，都不见变……

我一字一顿告诉他，乡村情调，或者城市乡村，正是贵德一早给自己城市的定位。我回忆道，这些年一直有不少人对此持异议呢，说照此做下去，将来城市不像城市，乡村不像乡村，将来县改市能通过吗？大家没想到的是，正是这像与不像，叫贵德城市化提前实现了！去年，考察团除了肯定了贵德市建设这一乡村情调的理念，还表彰我们是因地制宜。

精彩，精彩。正确，正确……吴有这般说来，不知是夸贵德，还是夸我：

听你知其始末内详，你是否在市政建设上参与了政策和方案制定？

记起8年前他使人难为情的调侃，我委婉道，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而发表意见可以有多种渠道……回答后看看，他神情倒是严肃。这家伙，这回是肯定了我呢，不再讥诮我人微言轻，自做多情，弄不好自讨没趣，甚至叫一些人说你有当官的野心呢。

这般想着，说着，我突然神智迷茫起来，事后都不敢肯定是否真对他说了句，这不是咱们俩正在参与吗？叫他听后也目光迷糊地直视着我，略显动劲地说，照你说你们还不能给我看到什么吗？那咱们看过的是些啥……我看他似在似不在，不知他看我如何。我们互相指责起对方讷语妄言，搅混水……

这一天我们后来的活动，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下到山底，突然听得有人大喊，吴画家！吴画家！扭头看来，原来是老梨头在众摊贩中踮脚招手，如拍翅大公鸡，一脸兴奋。

老梨头是山下聂家庄人，第一的务劳梨树的把式，多年前吴有曾住在他家画过画，评价老梨头只会使唤铁锨背斗，连自己产出的梨子都不会往外卖。现在，老梨头做起了买卖，面前案子上摆放着水果、小吃和敬神用品香、表一类。

吴有迎上去，抓住老梨头的手，老梨头却抽手佯做生气，说你们是贵人，走过去也看不见我们，喊也不应。

吴有笑着，先说两句接受批评，接受批评，然后指着老梨头的货摊：

哟嗬！不操持园子，也经起商了！

老梨头酱红着脸说，咱贵德不是县改市了吗，咱是市民了，市民就得做买卖，做买卖才会富，咱还要开个商店呢。

吴有哈哈大笑，看看我，又朝着老梨头说，你就是城市化的受益者啊！观念变了，观念变了。接着逗他，10月10日你放爆竹没有？老梨头老实作答，我放了呗，两挂一千响的。我还在门上插了旗旗呢，昨天还在，今天起床不见了，我还生气是哪个小孩拔去了。

吴有问老梨头还有啥想头，老梨头忸怩起来说，咱们没见识，都说城市了好，咱也认为好，可是咱也害怕着呢，城里人太稠，城里人又不理人，还做坏事的多，有强盗毛贼。

老梨头说得吴有和我又哈哈大笑，笑毕了吴有拍拍老梨头肩膀：

你看你们这贵德市不是挺好吗？人也稀，人也亲哪。

离开老梨头，一段路上吴有模样笑笑的做沉思状。他说，是啊！刚刚改了个城市的名字，就害怕城市了，难怪城市里的人倒想往外逃。他说，自2000年以来，美国一些老城市流失的人口比新增的多，并且越是市中心流失越大。他慨叹，中国刚刚开始加快城市化，这地球上却已经有人在讨论城市的衰败。

待吴有说到这里，我“挤挤”他说，我有过一篇小说《儿子的城市》，写的就是一个农村老汉被接进城里享福，后来他从儿子家想逃又逃不脱的故事，境遇困顿尴尬。老梨头若是进了那样的城市，肯定会挨街挨巷找你，因为你这个城里人还会和他说笑，还理他。

吴有做个笑话人的鬼脸，说，你这又是夸自己的贵德，像城市又

不像城市。其实呢，这像与不像就是它的长处，可以避免许多弊病。他说，像与不像，连人过日子也是城乡双重的呢，看美得你们……他开玩笑，你们的市中心都很难指认嘛，哪里还会有人出逃。

我们今日徒步，是吴有要细看市容。我们走过河阴区几条主要的街道，吴有欣赏的是保留了那么多庄廓院子，而房前屋后皆有花坛花圃，有树木掩映，其中有许多在这个季节里挂着果子的梨树。有潺潺的渠水顺街的一边流淌，他哗哗拨弄，又撩水往我身上洒。他当然注意到了，新的建筑物是一色仿古，主要是外观尽量和当地民居保持了一致。他喜欢街里有鸡啼狗叫，看着一家门前拴着毛驴竟骑了上去，喊他下不来。除了机关、商店，沿街最多的最“农家乐”式食宿小店，“杂耍洋芋”、“花样杂面”、“桃花眠”等等，招牌驳杂，名称各异。还有众多饭铺酒肆高挑的幌子七彩八色，如万国旗帜。这景象正应着贵德休闲旅游城市、西宁后花园的名份，一切为旅游举业。

我们边走边交谈，都认为，在用“村”来比喻地球的今天，真正叫当代人乏味的也许就是“大同”，所以人们就拼命地追求不同，保留不同，都想顽强地表现自己。当我不留意又谈到“像与不像”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之所以空着东河大道、西河大道两侧地域不变，除了间隔市区，使闹市小化，也是害怕把脸上的、最好的田园风光屏蔽了……

而我在这里用“屏蔽”一词，意思是人类应该最大化地维持生存环境的自然属性，甚至是维持人的自然属性。现代化的城市当然不是“自然”的了，它巍峨雄踞，不可一世，我们很难说它是对大自然的

锦上添花，还是伤害。这需要我们稍稍离开一点人的视角，而承认一个超然存在。

我们是小人物操大心，不在其位谋其政，老在讨论。我们认为，贵德休闲，怎么休闲？那肯定不是看高楼大厦，不是看车水马龙，也不是去商场购物。贵德除了增添应有的文娱体育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合理地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农耕文化，保留地方传统，发扬自己独有的东西，才不失一份优越。

我告诉吴有，我们贵德市有三个“适宜”目标：适宜居住，适宜休闲，适宜享乐。这三个适宜目标只能实现，只能更好，不能破坏。

吴有说，享乐这一项最前沿了。

晚饭后，我们到隍庙广场参加市民的“周六黄昏乐”，那是这儿一群，那儿一堆，有唱，有跳，有杂耍，尽是本地民间的文体活动样式。观看间吴有捅我一下，说出自己的决定：

我要来贵德定居。

你诓我？我一时认为他是恭维咱。

他郑重道，真的。

他说，如果人注定逃不脱城市，那就找个好城市吧。

多么鼓舞人的选择！但是，晚上他在梦中却嘿嘿窃笑，嘟哝道，有你这贵德市吗？这真是贵德市吗……我大为扫兴，猛摇他醒来，怒道，你这不是还三心二意的吗？他完全清醒，辩解道，这是因为你们贵德难得啊。我奇怪他还像在梦里，一边向往，一边怀疑真实。他叫我都少了自信，也似在做梦，做着的一个从旧到新、一个很长很长的

梦。

我躺着没有再睡着，越来越觉着不对劲，突然不能不说地说：

咱们这是在哪里？

吴有不回答我，也懵懂道：

咱们这是在哪里？

我们俩都跳下炕来咚咚跺脚，方知地还是实的，就互相笑骂对方发痴。

店主人跑过来，问候时一脸不悦：你们这是怎么了……

10月13日，按计划吴有该回去，回去准备准备东临天水，但他为看看西河滩的垂钓一串湖和东山狩猎场，又硬性追加天数，多逗留一天。

10月14日，送走吴有，我就开始为他物色一个农家小院……咳！他不知道他爱贵德，却给我找了麻烦。

2005年9月16日西宁

做游走河边的渔者 ——又是虚构

1

我喜欢独处，喜欢沉思默想，更喜欢徜徉在人迹罕至的野外，与山水相对，与飞禽走兽心语。当然，这三种情形可以说是一回事，不就是做个孤家寡人吗，形影相吊？不就是自个儿痴痴地呆着吗，老想着什么？但细一想还是有点儿不同，说那寂寥的野外，还是个环境选择呢，是去大自然的怀抱。

大自然！大自然！那山岗，那林子，那流水，那田地，那伴随着的无边无际的恬静，才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才是我终生不悔的向往，是我最最宝贵的一份心境。

是的，凡事一过分就是癖，我这也是癖吧？本就是农村出身，自小在野地里滚爬，参加工作后所在的单位又几乎都在同样的环境，出门就是田野，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我对大自然习以为常，或者熟视无睹，反而使我越来越离不开它们。我的表现是，当逢节假，或有闲暇，别人都是进城去逛逛，有什么可赶的会场更是不舍，而我却愿意去看看庄稼和树木。在贡拜村小学教书的年头，我常邀伴去村东的岗拉湾子，湾子的一侧是一面山坡，干旱得地面起皮，上面没有一棵树，但那里有我需要的空旷和高远。到了县中学，晚饭后我和几位同事往往会循着校外的一道崖沿走得很远，走完上毕家村的西面地界，其时地里已很少有人干活。至于后来工作过的尕让中学，我诗意地写出过校园里的一面山坡，和校外取水的泉眼。

我可能显出着与绝大多数人的不同，因为像我近乎怪癖者毕竟不多。虽然当今人十分喜爱郊游踏青，但这主要是去吃喝玩乐一番，去调剂调剂现代社会紧绷的神经，而不是去体察大自然的精髓。我算病人啦，我检讨过，我三心二意，几次错失调往省城发展的机会，都在一种不舍。我胸无大志，还在于骨子里深埋遁世的情愫吧？从来害怕纷繁和嘈杂也是另证，而这与我的不舍是紧密联系着的。

癖是吴有最初对我的讥诮，他说我是被山鬼水怪勾了魂了。我反说他，你这个城里人不也是老往乡下跑吗？是啥丢在这里了？他说他是画画嘛，而实际上他另也为着避避闹市。他甚至说过，他属于个体劳动者，即使在城里也可以享受许多安静，但是安静与安静不同……

静与静确实是不同的，我独在斗室却会有寂寞之时，张目四壁。

我散步在北城墙根下，这里是市区最不会有人的地方，但是，那些楼房还算是近在咫尺，汽车和其他机器的轰隆声不太费力地传过来，仄逼仍然是我不得不用词儿。而哪怕是走进再深的山沟，钻进再大的树林，我也只愉悦，不会心虚。这是除了温馨的静谧，这里还是生动的，有草木摇曳，有兽奔雀鸣，有溪水汨汨……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

可以交流的朋友。

大自然还总给我充分的自由，任我在一片草地上横卧竖躺，任我面对一堵峭壁作无限遐想，任我向着空谷笑或者哭。我可以尽可能地释放自己，却不必看大地的脸色，不必害怕大地会向我撒谎，也不必担心大地有假冒伪劣的聒耳兜售。记得那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年头，有一天我没有去参加打人的批斗会，我穿越西河滩回家，走到河滩中心我大声喊道：“这运动何时了啊！”我没有害怕，我知道这里沉沉的石头、潺潺的流水、硬挣的小树都不会告发我。我还可以举出母亲的例子，母亲生平历尽艰难困苦，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她会说，真想上到哪个大山头上大哭一场。她这愿望其实也是把自己交付自然，她认识到在人的狭隘世界哭不能尽兴，还会有人干扰……

吴有取笑我，你要做山野仙人了！我说我真能与一茎小草对话，并常常从山泉由石缝间渗出或百灵鸟蹿上蓝天领悟到什么。吴有问，你能听懂此刻这河水在歌唱什么吗？他问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黄河岸边，柳枝为我们打着阳伞，河风为我们凉爽拂面，我知道河水正心情欢快，因为我们心情欢快。

吴有是我们县改市后迁居贵德来的，我们互相引为知音，主要就

是同有效游的爱好，又同好奇思怪想。此时的岗拉湾子已满人家，山坡上都有开始有了建筑，黄河一线就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吴有教我垂钓，教会我使用鱼竿、鱼桶和鱼饵，教会我观察浮子，于是我们又都是贵德市有名的渔者，是一双经常出没在河边的幽灵。

这是2016年夏季的又一日，我挖满一饵盒蚯蚓去喊吴有，却差一点被他炮轰出来：

“不！我不去，今天我不去……”

“你这是怎么了，你吃了火药……”他令我不由地往后退步。

我是真有些吃惊他的气急败坏。

“你们是贵德人，我生气你们贵德人……”

他咆哮着，指头捣向我。

他这话叫我心里有了几分明白，我笑话他：

“你又是生闲气儿！”

恼人的是，吴有现在老有对贵德的看不顺眼，什么贵德的摩托狂奔猛跑，都是肇事的好汉啦；什么贵德的街上垃圾满天飞，有如天女散花啦；什么贵德人不会说“你好”、“谢谢”的用语啦，等等，等等。有一次某官员为进献上级，硬性向他索要画作，要他为地方做贡献，他怒目相向，差一点把画笔掷到那官员脸上，并且此后好几天在家里暴跳如雷，大骂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今天惹他的是老梨头。

老梨头有很大梨树园子，要经营茶园，作为朋友，吴有为其起名并赠了牌匾“梨下茶摊”。今天一大早老梨头把那牌匾送了回来，求

他重新油画书写，茶园名字就叫“华夏高原风情园”。老梨头是粗人，二人争执起来，吴有说服不了老梨头，最后是吴有把老梨头推出去，声明由他了去，不再管他。

吴有骂道：“除了自不量力，你又懂得什么？你何不把地球之名也冠在前面？你以为挂上风情二字就有风情了吗……”

吴有热爱贵德，迁居贵德，如今已愈十载，他也两鬓半白。我早就说他是越老越爱挑剔，越爱发火，就不怕伤着自己？他反斥我，你是叫我袖手旁观吗？我不也是你们贵德人了吗？这阵儿看他脸红脖子粗的，我便不见人的空骂老梨头两句，然后硬是拽他出门：

“你就走吧！还是到河边散散心去。”

其实这天拉吴有去河边是个失着，不但没有叫他散什么心，反而有点火上浇油的样子。这叫我事后后悔不迭，拍头骂自己：你也不是不知道，往日到了河边吴有也往往怒气冲冲呢，何况今天。

黄河在贵德境内全长77公里，经过多年的旅游开发，如今早就今非昔比，面目全非：全线有大大小小513家单位、饭店和花样繁多的游乐设施，其中有八九层的高楼，光伸进水中的建筑就有14处。越是树稠林密的好地方，越是被抢滩利用。若是春夏，另有许多季节性茶园见缝插针，这便差不多形成了沿河长街。街者，人口稠密之地，这里还会剩多少原始和清静？吴有几次说过：“你给我记住，咱们以后不钓鱼了！”

情况如此，我们到河边去，早就是有此聊胜无此物，将凑。

2

如今的黄河两岸如上所述，昔日林木密不透风、苇荡浩瀚连片、野雉奔蹿草丛、水鸟飞掠河面的景象很难找见，取而代之的可以说是人间繁华。随着建筑物的林立，这里同时道路纵横，大小车辆成天扭来趔去，喇叭声声。稍远些看，是红屋顶、黄屋顶突出林上，是炊烟袅袅。走进屋去，则见红男绿女扎堆，闻锅碗瓢盆相撞，还有声声猜拳声高。

吴有给这里起名“河街”。

吴有说，河非河了。

这是贵德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贵德人的杰作：历经20余载，招商500多家，总投资超4亿5千万。为吸引投资，贵德人忍痛割舍了河边眼睛珠一般宝贵的林地、庄稼地，披荆斩棘修了路。举个例子：红柳滩滨河振贵大厦，是贵德人自己修建的标志性建筑，占地2600平米，9层，十分雄伟壮观。因为坐落在厚厚的沙土层上，大厦修到第三层时曾经倾斜开裂，贵德人硬是把它拆了，又加强地基，而终于叫它矗立起来。再举个例子：大沙滩骑射游乐场，场址原是12公顷人工林，林木葱茏，正值成材，游乐场场主到来踏勘，林地所属村社毫不犹豫，立地答应伐树。前一件事表现了我们贵德人的坚忍不拔、百折不饶，后一件事说明我们贵德人发展心切，做事果决。

“照此发展下去，这里将如何？”

“将如何，咱们就彻底不钓鱼了！”

“不钓鱼是小事，只要有大的值得。”

“还大值得哩，河非河了，这贵德还怎么打黄河的品牌？河非河了，这贵德更有什么好风光啊！”

我和吴有站在振贵大厦屋顶眺望大河上下，这般讨论过。我虽然沉溺于患得患失，眼看着面前日新月异，心里也想，河上处处歌台舞榭，时时钟磬和鸣，旧貌换了新颜，未尝不是好事吧？本来嘛，凡世上事大多没有个绝对好坏。吴有不然，他纯粹耿耿于怀，激动起来捶胸顿足。他认为某前这种做法纯粹是杀鸡取卵。他认为，作为一个地方的支柱风景，应尽量保持它的自然属性，开发要适度，大量的建筑完全可以安排在离河远些的地方。他甚至回忆道，2010年他迁来贵德之时，那时候的黄河两岸已有些建筑，但那时候开发正恰到好处，基本上保持了黄河的原貌……

不久前，他曾经送一幅黄河画给县府某官员，渴求道：

“能不能就此打住？”

官员摊摊手说：“我一个人答应你不算数啊！但可以会上研究。”

这一天我硬拽吴有出门，走城北，到吊桥，然后沿滨河路往西。距吊桥7公里有个名叫旋涡湾子的地方，河水因转弯而平缓，湾上几棵高大的杨树下长满黑刺，我们戏称这是大开发留给我们的不多的一块处女地，要钓鱼就多选这里。没想到这天我们却白跑一趟，但见湾子的一大半被宽幅的花格纤维围了起来，围子里被砍出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摆了桌椅。一棵杨树上斜挑着蓝布幌子，上书“新新

乐园”四个大字。围子里有经营者和雇员忙碌，正垒着锅灶，可游客已有走进。

我和吴有折回，再经吊桥头东去4公里，到麻巴村林子。我们经过的主要建筑有苇荡小船行乐处、喜临门踩青点、东河口水上酒场、滴水崖圣水浴园等53家商家建筑。麻巴林还没有通公路，还没被什么人瞅上，但是今天这里有10多个家庭前来野餐，水边满是洗涮的人。有相熟的人抱歉道，这里不适合你们了吧？我们便又折回吊桥头上。

我们放弃了河南，过吊桥，往西行，索兴走它11公里，到了浮桥桥头遗址。这一路我们经过的有乐天垂钓服务社、席苈滩度假村、飞龙宾馆、大天茶肆、土灶小吃园等近100家，细说不出，但是门牌、幌子、广告牌就成一道画廊。

桥头之所以没有被谁个割据，是因为人们还在争论要不要保留这个遗址。浮桥修于1934年，曾是河北、河南的唯一通道，曾是贵德八景之一。1978年建成钢筋混凝土的黄河大桥，浮桥遂被拆除，如今30岁左右的人都没见过。

这里倒是安静，我们坐下稍事喘了口气，便垂下钩去。

这一天如果不是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搅扰了，我们会多钓几尾翻嘴或菜花的，吴有也不会再骂骂这个，骂骂那个。

那时候我们正少言低语，全神贯注着水面的浮子，冷不丁身后一声“啊哈”惊得我们跳起，之后对于我们——特别对于吴有，便是一场极大的扫兴。

不速之客是曾扬余，他不知不觉降临了，啊哈之后兴冲冲说的是

我可找着你们了！他显然是走得吁气，语句停停顿顿地说，他去了吴有家，也找到了旋涡湾子，接着询问了守护吊桥的柴老汉，根据柴老汉提供的我们过了桥的信息，他猜想我们必到这里。

“你寻找我们有何要事？”

吴有早就黑了脸面，话声沉重。

“也做个渔翁啊！”

曾扬余是不钓鱼的，说这话是打哈哈。

曾扬余是贵德的画匠，也是石匠，因为他会画画，也会使斧凿在石头上叮当出些图案。他拜吴有为师，画技有些进步，开始自称吴门子弟，自称画家。到近前，吴有是有场所便说他没有曾姓弟子，并拒见曾扬余，原因在曾扬余的一幅摩崖石刻。

贵德东山有一冷龙盘踞的景点，有英雄屠龙的传说。冷龙也者，一大块长年不化的冰坨，冰坨下有一面石壁，好是平展，但多少年谁也没有往上涂抹什么。开始人们只知道曾扬余率几个石匠时常上山，并不知干啥，忽一日曾扬余邀吴有去看，此时才知他在那石壁上雕刻，并已竣工。吴有不看则罢，看则大惊，我不得见当时他站在石壁下如何向曾扬余发作，但忘不了他回家后砰砰拍桌子大叫。

他说：“……曾扬余创作，落款是曾扬余创作……你知道他在那石壁创作了什么？是孙猴子大战冷龙，观音菩萨在一旁双手合十相助……这就是他的创作，刻在石头，要万世留传，留传万世……”

吴有愤愤道，那画技拙劣不说，但说那内容连牵强附会都算不上嘛。我为他歇火，说，沽名钓誉，自古有之，但是当代人在足了衣食

之后好像更不择手段，这曾扬余为此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吴有朝我白眼，他认为曾扬余是为害自然，认为大自然自有自己喜欢的样子，人不应该随意去点缀它，更不应该任什么人都去刻刻划划。

我们都认为，漂亮的自然景观应该是素净的，不为人为。

这阵儿吴有恨曾扬余到来，指指脚下说：

“你聒噪至此，是不想叫我们钓鱼？”

曾扬余讪笑，拱手道：

“大人不见小人怪，我今天又是来向老师认错啊！我还是知错改错，专门跑来告诉老师，我已经使唤人把那壁刻给铲了，全铲了！”

这叫吴有愣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坐下去抓住了鱼竿，给曾扬余一个脊背。

我打圆场，说好了好了，这事就到此结束。

曾扬余依然讪笑着，给吴有说：

“吴老师，我会努力的，我牢记屈原的话呢，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他还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发觉吴有猛捂住嘴，没笑出声。

曾扬余也算机灵人，完成了使命，说要去为人作画，便告辞了。

曾扬余走后，我说这人变化快，也挺浪漫的，说不准今后会有发展。吴有一脸不屑，说声“屁”，接着道来：

“《庄子·逍遥游》写鲲鹏，击水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真汪洋恣肆，搏击八荒，大气魄吧？这也是庄子的心境、心劲。如果一个人内心卑微，他怎么会成大气呢？”

他的话叫我心里又沉郁起来，因为我说过，当代人身上平庸猥琐的包装越来越厚重了。

我想换换话题，便笑道：

“你说也怪，这么长的大河两岸，曾扬余怎么就会准确无误地找着咱们呢？”

吴有佯作有问：“该不是曾扬余聪明吧？”

我说：“他是找着了啊……”

吴有远望大河左右，悠然道：

“我想，这还是因为环境的窘迫啊！曾扬余不钓鱼，不常走河边，但是连他都知道还剩哪些地方可以垂钓。”

这话叫我击掌：“是理，是理。”

吴有有触景生情、借题发挥的秉赋，并且有时也叫人讨厌他滔滔不绝。此时他又适时感叹起来，说真正大胸怀的是天地自然，天地孕育了人类，反过来默受着人类怎样的侵犯！他说，世界各民族都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人类诞生神话，君权神授之说，基督救世，庄子梦中化蝶，陶渊明渡进世外桃源，太多诸如此类，莫一不是。但是，自猿变人类，世界各族人都是越来越站到大自然的对立面，而成为统治。人要成为主宰，人要为我所用，人实际上在穷尽田地，穷尽河流，穷尽山林，穷尽煤炭，穷尽石油，不一而足。他长叹一口，继续说，而人在穷尽自然的同时，也穷尽了自己的才情，穷尽了自己的浪漫。在这里，人还穷尽了对于黄河风光的欣赏力……

听到这里，我有所悟，抢上去说：

“现在我明白了，曾扬余为什么守着黄河画不出黄河。”

吴有真是对于我们贵德、对于我们的黄河爱之太深，我十分理解他为什么总是要说，总是要说。我顺着他说的往下想着，想着，同时由近及远，往那大河的尽头望去，那高山峻岭中是它穿过的松巴峡峡谷……

此时天已过午，碧空万里，骄阳灼灼，只有在松巴峡上空有些灰云迷漫，云的边缘在阳光照耀下如镶了银边。那云似不动的，叫人疑心是大河在峡谷滚腾起的水雾——河在那里是用了多大的劲呀……我被那远方吸引住了。黄河出松巴峡就出了贵德，它出了贵德会怎么样呢，也如这里遭遇吗……

3

我拽着吴有出门，也是相信这天能钓上鱼。

我梦见了鱼。

我和吴有曾一连三天没钓上一尾鱼，提溜着空桶回走的路上遮遮掩掩，还是叫别人笑话了我们快要失业，大家也没得鱼吃。

我们早有过讨论，我们在河边走来走去，像一对幽灵，我们到底是求鱼还是求静？或者兼而有之？这种讨论是非常自嘲式的，最后哈哈大笑起来，骂自己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贪心。

说的呢，虽然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是追寻河边原有的环境，但既然作为一个渔者，一点没有收获也还是很恼人的，暴

脾气的吴有就差点撅了鱼竿。我们在快快回家的路上找原因，认为捕鱼人多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因河边环境变了，影响了鱼的繁殖和留存。因此我们便更恨那些房屋和其他游乐设施，发誓永远不去亲近它们，看都不多看一眼。

第三天空手而归，回家后我往床扑腾一歪，泄气得光想骂人，并老想起从前的岗位湾子，想起走在西河滩时放声喊话，好像我在那里能钓上鱼呢。我一时迷惑了，但又明白了，钓鱼和我的一贯追求是一致的，是一回事。

我躺着，望着窗外出神，那里在夕阳的余晖下满院金黄。不知不觉间，窗外变成蓝蓝的一片水色，还似有缕缕波纹。我望着那里，一尾鱼从那水中啪一下跃起，那么大的个儿，我们从来没有钓过。后来又跃起一尾，又跃起一尾，眨眼功夫那水中鱼跃鱼落，如开了锅。我正诧异，突然那些跃起的鱼都头朝窗户撞过来，撞到玻璃上砰砰一片乱响。我惊恐这是为何，那情景突然在窗户上定格成了一只巨大的鱼眼，圆睁睁的，眼神是既吓人，又招人怜悯……

曾扬余走后，我们往遗址的西侧稍微挪了挪，这里也是个小小的水湾子，水面上还斜斜披着柳枝。真是好地方，我钓了一尾菜花，吴有钓了一尾蛇扁头，都还不算小。因为一连三次落空的记录，这使我们喜出望外，非常高兴，并叫我不能不想起梦。

鱼在桶里挺立着，嘴露出水面，不停地嚙动。我俯身下去看着，那嘴一开一合，张开的时候圆圆的，闭起来撅着，像讨吃的，像生气。我看得久了，眼花了吧，最后满桶都变成了和你对视的鱼眼，我

害怕了。

这时候吴有歇了鱼竿，把我的也收起来。

他总是见好就收，说本是玩儿，不可贪图。

这坏脾气的糟老头儿，因为忘却老梨头，因为了曾扬余的改错说明，因为两尾鱼的收获，这阵儿格外怡然和悦，缓缓踱着步，双手在便便大腹上轻拍出拍子，嘴里哼哼歌儿。

他张开双壁，向着河面吟哦：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他余音拖得悠长，收束后又吟出李白诗句：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他的好兴致感染我，叫我顿觉一切都是那样美好，我们没有必要自怨自艾，老跟什么过不去。世上事本来就很少有绝对。我理解他所吟哦的古人，得出宽容也是一种胸怀的认识。逝去的逝去了，不宽容又该如何？

听了我的思考，吴有默然片刻，然后笑道：

“你这话挺安慰人的。”

他夸我，我却突然间苦笑：

“是自我安慰啊！”

因为我突然间悟到，宽容其实也会是无可奈何的变种。

感觉到肚子饿，我们坐下来嚼些干粮、肉排，并开瓶喝了两杯酒水。

在我们对面，河中有一个打麦场大的小沙洲，上面遍布野柳和黑

刺。另外，中央挺稀罕地独独矗着一棵树冠如盖的粗壮柳树。因为从前这沙洲上有成群的麻鸭，所以有一个挺诗意的名字“麻鸭屿”，但是今天它已经没有麻鸭了，名不副实。麻鸭的消失是因为人的捕捉，和各种人类活动的惊扰。现在人们盼望麻鸭再飞回来，但是很不可能了。

我们望着麻鸭屿，感慨沧桑，我借机又兜售自己的“无可奈何”。我承认自己认识左右摇摆，但又认为左右摇摆是事物常态，其弊病是容易动摇坚持正确，容易趋附错误。我喋喋饶舌，吴有除了白我两眼，并不批驳，我便明白他也无可奈何。

“你看那是什么？”

吴有把我从絮叨中捅醒，要我看麻鸭屿上。

我没看见什么，吴有这边、那边地指，说着红色，那不是有红红的嘛。

在绿色的灌木丛中，那红色确实十分隐蔽，我费了好大功夫、好大劲才捕捉到它。它有一米见方大吧，好像是舞动的，倏忽出没，似有似无，好像有什么力量操纵着。不过，当你看清它的时候，它确实是红艳艳的特别惹眼。

过了一会儿，那一抹红色长时间不见了。

它会是什么呢？我和吴有猜想它是一袭红布，或是一块红塑料片子。但又好像大为不是，因为这会儿树梢静止，是没有一丝丝的，它怎么会如上表现呢？奇哉怪哉。

麻鸭屿与这边河岸隔一道浅水，只要胆子大可以过去，于是我有

了注意：

“咱们上去看看！”

吴有说：“咱们不要上去。”

我问：“为何？”

他说：“上去了也许就下不来呢。”

我不耐烦他又神神道道，他说：

“咱们上去了，以后会还想上去。我们不是希望麻鸭飞回来吗？所以咱们不要上去。”

正说着，那红色又闪现了一下

我说它又出现了，吴有说那是考验咱们呢，向咱们招招手，看咱们上不上去。

我便不再说啥，忽然又想到了梦。

浮桥遗址上下，沿岸修建的旅游设施和干部疗养院之类的都离得较远，这天这里又没有其他渔者，所以十分清静。当我们不再去注意麻鸭屿之后，吴有绕颈四周，轻拍双手说：

“这里真好！算是专门留给咱们的。”

我明白他除了欣赏还心存感激，应和道：

“是啊！幸亏有这个遗址……”

吴有没见过贵德浮桥，我描述给他，那时这里可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送南去的，迎北往的，热闹得了得。我告诉他，浮桥是数根碗口粗的钢丝绳牵12只木船，船上架横梁，铺木板，就过人了，就行车了。我告诉他，浮桥夏怕洪水，冬怕结冰……听我说得动情，吴有

笑我怀旧，我说一切都在脑中，当年我是从浮桥上过来过去无数次的。有时候因为桥上壅塞，我会在桥头等几个小时，但看着水从船下奔涌流过，看着桥上桥头大车小车，看着桥两边人遥遥招手呼喊，我并不着急。我说得吴有在这遗址上又走起来，而他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扯住钢丝绳的码头地锚了。另外，有一个当年用过的混凝土墩子，上面还留着临摹上去的那个林彪副主席的手迹：大海航行靠舵手。

近年一些人呼吁重修浮桥以供人参观，见历史，见创造，见风景。现在我和吴有又说到此事，而说到就是企盼，是在失去的失意下生出点渺茫的得意。

复修的动议自然还是因为怀旧，吴有说，人应该很好地检讨自己，为什么老是在失去或破坏之后又要复修？这对于全人类都是个通病，对于我们尤甚。人走过的路只是落在后面了，但割不断，新世界不一定要在完全砸烂旧世界的基础上才建起来。

我说，人是在认清了失去和破坏与自己的今天息息相关之后，才要修复过去。

我联想这不光是一个浮桥的事，心里就急：吃后悔药不无裨益，但人不能老吃后悔药啊！如果吃后悔药也是一种病，就得找药方。

吴有绝对是联系到了曾找某官员陈述自己的事，联系到了“位卑未敢忘国忧”，狠狠向河里投去一颗子，然后语气坚决地说：

“围绕黄河开发，咱们必须再上条陈！”

他说，人要想在大自然面前少犯错误，还是应该回到天人合一，承认自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而不是颐指气使的挥霍者。听他又说到

天人合一，我也有话，我认为当代人确实应该多读读屈原，多读读老子、庄子，多读读《淮南子》，在心目中恢复大自然的神秘感，恢复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其实呢，人修复过去就是修复与大自然的关系，这关系越好，人才越好。

4

作为贪婪河边的渔者，我们置身树荫，把弄鱼具，甚至把双脚舒服服泡进水里，追求的是清静、自在，是把自己融入自然，化禽兽，化草木。我们不会改天换地，但求天地亲我热我，我敬天地。在这里我们会畅说欲言，当歌当哭，当褒当贬，无所顾忌，因为我们是和河水，和树林，和虫鸟，和风云交流。

只要在河边还能找到一块适合我们的地方。

那一天余下的情形之一是，看着我们钓的两尾鱼，心里高兴，我便把自己的梦作为好的预兆讲给了吴有。吴有听了笑笑的，转动眼珠直瞅我，瞅得我不乐意：

“你为何这般怪模怪样……”

他说：“你不请我给你破破梦吗？”

我说：“你且讲来。”

他说：“这梦其实你自己就应该破了：那些鱼纷纷向你窗户上撞，不是向你示威吗，抗议吗？最后那鱼眼是千百个眼合起来的，是一个衰衰相求的符号啊！”

听他的说法我笑了，好好好，我把这鱼放了不就是了吗，说着提起桶，连水带鱼倒进了河里。

他说过，咱们玩玩就行了，鱼拿不拿回去都无所谓。在他提议下，我已经好几次把鱼放归，以表明咱认识到黄河鱼族濒临生存危机。

情形之二是，当我们准备动身回家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从松巴峡方向传来的一声雷响，抬头看那里已乌云浓重，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向西推过来，云下则白茫茫一派大雨倾盆的样子。

那时候我说咱们快找地方避避雨吧，吴有则说别怕，真淋了雨也是沐老天之恩呢。我知道他这是真的希望，因为他抱怨过，当一个城里人，沐沐雪、沐沐雨的环境都差了。但是，那雨却没有下过来，那面的天空也转眼就晴了，并扯起一道彩虹。这时候我突发奇想，建议吴有用几幅画的形式把刚才的过程画出来，他想想说，他很难画出那气象内在的东西，因为人永远理解不透大自然博大的胸怀和气势。他这话说得我没劲好半天。

情形之三是又令人不快并担心的：

就在我们已经动身离开浮桥遗址的时候，来了一胖一瘦两个人，看样胖子是当地的，瘦子是外地的，因为胖子向瘦子介绍道：

“这就是我们的浮桥遗址，你看这地盘怎么样？”

我听出不妙，凑过去问：

“你们……这里也要被开发了吗？”

那当地人说：“才是商量，我们提出来租用几年，正做县上的工

作。”

“你，你们怎么可以……”

我说了半句不说了，因为我明白再说便是自讨没趣。我拉吴有走路。吴有在一瞬间表现出非常的激动，靠近那两个人要做争辩，我小声说句没用，制止他，他还是厉害了一句你们是赚不了钱的，叫那两个人听了莫名其妙，窃笑后小声骂神经病。

回家路上我们只是勾着头，都没有话，我意识里是我们说过那么多，好像都白说了，世界在面前光怪陆离，我们落伍多了，无力多了。吴有自是长叹，低声自语，看样子那遗址也是难保住了。是忍不住吧，他挥拳喊道，上条陈！上条陈……

夜里我梦见了麻鸭屿，那一袭红色竟高高升起在绿色灌木的上空，像一面旗帜呼啦啦飘荡，飘荡。它不再是时隐时现，若有若无，而是在阳光下那么耀眼。后来那红色涣涣漫散开去，眩目地红了半面天空，叫我朝着它蹦跳呼喊，噢——噢——后来我非常麻利地脱了鞋袜，脱了长裤，我要过去看个究竟，但是吴有张开双臂拦我，大叫不可不可。我往这边走，他往这边堵，我往那边走，他往那边堵，反正是叫我去。我们都生气了，吵起来。

醒后我喘着气，生自己的气，心里说我怎么可以，我绝不踏上麻鸭屿。

人要能抵挡住一些欲望。

2005年12月17日

深度补述

——为《生活在贵德》而作

在写出了《生活在贵德（或：生活在青海）》之后，我萌生一个念头：加上原先写了的《最是心灵放飞处》、《不再痛惜无往昔》等等一些篇章，可以为家乡编一两本记实性、乡土类散文的作品集了。而在这同时，我想到还应该写现在这一篇文章，意在能够给读者一个整体的地方印象，并加深认识。

我的写作一直立足于一块熟悉的土地，这同绝大多数作家没有什么两样，也不成为界定乡土作家的标准——因为那应该还有另外一些标准。因为目下全地球的人都在关注文化，所以一国一地的东西绝不仅仅是一国一地的，而是全人类的，这正是我写作的兴

趣所在。当然，一国一地的又首先是一国一地的啊！这可以说是我写作的情感所在。目下全球争先恐后的文化叙述，其用意都在为自己争一份天下，不为世界大同所淹没了，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能吗？

我们不能老得意在“青海小江南”上，不能老自诩在“高原明珠”、“瓜果之乡”，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地拿出新的东西，这里面有“挖掘”出来的，也有新建起来的。就说“小江南”和“瓜果之乡”吧，我们可得不断从里面抖出新内容呀，万不能叫它陈旧着，空洞着。20世纪70年代，贵德乡下还能看到条条渠水穿村而过的景象，小河河水冬夏不干，如今可是告水资源危机，我们怎么办？因为江南的特色就是水多。在我去过了门源，看了那里充沛的河水，嗅到了那里湿漉漉的空气，我真是自感弗如。贵德发展了三四十年苹果，果子高原特色，品质不错，但规模尚未形成呢，如今一场吉丁虫害几成灭顶之灾。既来之，则安之，其实这也算不上太大的坏事，我们正好可以拔掉白菜种辣子，更好地叫客人欣赏和品尝当地土生土长的长把梨、软梨和冬果梨，这才是咱的独特。我们应该加强管理梨树，增大科技投入，像经营外来果树一样经营它，以提高梨子品质。而我们几十年在这方面基本上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实在耽误和遗憾。梨树们被退化，被病虫害，被人的冷落都弄得无精打采了呢，还能在艺术节上千树万树竞娇艳，尽职尽责吗？另外，我们实在还应该建一座梨树博物馆——我倡议有志经营旅游业的个人出来挑担，以加重我们梨乡和梨花艺术节的分量。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贵德现在不种西瓜和甜瓜

了，但可以专门为观光种一两块，叫看了的人瞪大眼吐出一声惊叹：啊！这不是在寒冷干旱的高原上吗？这里的瓜也长得不赖呀……

抓住自己的东西，抓住自己的东西。我们千万不可再像从前一样胡乱引进一些乔木品种，挤压了自己的树种优势，还带进了病害。种植是这样，办节，搞活动，搞一些基础建设，都是这样。在我们忍不住或不得不使用外来流行元素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埋没自己的土气。倘若一个人把自己装扮得和千万人一样，称呼也成了老板或者老爷，而不再是张三或者李四，那他还是自己吗？还会引人注意吗？是别人的东西，或者别人早已在用并且都用滥了，我们万万不必眼热，以免东施效颦。还有，对于和自己很难或很少搭边的一些事物，再好，那也是不可用的，用了会留下尴尬。

当前的中国龙腾虎跃，群雄并起，单是在青海就擂台不断，你追我赶。这是竞争的情形，也是竞争的难度。毋庸置疑一地的声名和发展与地理位置的密切关系，在目前内地人连青海都不甚清楚的情势下，又有多少人了解咱贵德？又了解多少？就是近邻的人吧，他们至多也只是知道贵德四周大山高耸，中间河谷低落，谷地树木葱笼，风景不错。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经赶形势地写过一篇农村改革开放的小说，在小说中我给一个村子起名坑坑窝儿，以示它的僻背和封闭。后来我想道，是否可以拿它来比照我们贵德啊？贵德，不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坑坑窝儿吗？倘若感觉敏捷的人，他头一次翻越大山进入了贵德腹地，他绕颈望望四周，再仰头看看天空，他会这样说的：呀，这不是掉进什么了吗……

贵德地理形势如上，加上交通落后，贵德确实很为闭塞过。20世纪70年代末，还只有一条不上等级的公路从西宁通往贵德，后来才往果洛延续。贵德至西宁110多公里，那时候颠颠簸簸要走五六个小时。当时每天对开一趟班车，坐车的人挨个挤如沙丁鱼，挤不进的人就落一日吧。笔者出门不算多，但也没少托人买过车票。有趣的是，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地方，在很长的历史期却与西宁近郊的乐都、湟中、湟源齐名，同属于开发较早、发展水平较高的县份，至今都称为“文化县”。这是为何？倘是对历史有点研究的人，在有趣之后会认识到这原因有二：一是贵德作为通往青海南部的一处必经之地，历来受到朝廷的重视，自汉朝就开始在这里建制，屯兵，明洪武年间修筑了古德县城。二是贵德黄河河谷海拔较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较为养人。接下来的情形也是猛一看有趣，细一想有理：进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之初，乐都、湟中诸县有些倏倏地蹿到贵德前面去了。因为它们离铁路、公路近，离大城市近，交通和城市在工业化、在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中的作用凸显出来。1985年我到互助县参加创作班3个月，明显地感觉到连互助人的谈吐、互助人的时尚都比我们新，都比我们强，意识比我们前沿，因为他们还是比我们走西宁容易，去他们那的外地人也多，带去的東西多，交流多。这应该启发我们：要欢迎外来人，欢迎他们来玩，来做工，来做学问，来当官，不要担心外来人吃了咱的炒面和洋芋。

有一种情况是，贵德交通在新旧世纪之交有了很大改善，我们有了通往西宁的二级公路，跑小车只需两个小时。我们有公路往西可以

通往恰卜恰、青海湖，往南走果洛的公路也得到改造，往东通黄南的路也开始修。但是，它们对社会、对经济的巨大驱动力毕竟才开始显现出来，还要看我们怎么利用。

在文章的朝前我们就写到了贵德的得意，上面我们又按捺不住地流露了曾经的荣耀，现在我这又是回过头来说：贵德人确实还是应该为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有更多的自豪，而大可不必为它的相对闭塞——那也渐渐成为过去——而受困扰。就面对我们大自然的财富来说吧，我们与其合作的大业是不是才刚刚开始？

贵德的确是一个不太开阔的、甚至四周封闭的盆地，但它是个聚宝的盆子。虽然它的山峦大都光秃干涸，只有在大雨之后才能显出一层绿意，但它的盆底却如志书所说，“林木葱郁，阡陌纵横，春则百花灿烂，清香四溢；夏则绿荫盈野，凉爽宜人；秋则果实累累，一派梨黄”。这盆地里大河贯通，小河纵横，碧波荡漾，流水潺潺。这盆地里盛产小麦、青稞、油菜、洋芋等多种农作物，和多种多样的瓜果蔬菜，品质优良，食之方便。这两年我经常在西宁碰到卖花椒、卖杏子的，问他叫卖的东西产自何处，他们会神气地回答贵德。我每每清楚他们是冒充，可心里偷偷地高兴：这是贵德的有名，他们又为贵德扬名啊！1967年，本县大史家村的春小麦试验田，达到689.5公斤高产，曾引起国家各层关注。10多年后我回河南探亲，把这事说给老家，我从他们吃惊和怀疑的目光里再一次认识到这是怎么一个数字。贵德总面积3504平方公里，这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不小了。除“三河”地区沃土良田，贵德的东西南北四条沟——简称四沟，沟沟曲折

深邃，风光变化多端，其中的浅山和脑山是优良的牧场，那里的牛羊自古就是本地出产的另一种宝贝。踞于县城东南一隅的长牧乡，是纯牧区，平均海拔最高，离天最近。说不清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它才是贵德最最敞开的地方，从那里可以跃马扬鞭，走出很远很远。

之前我曾提及贵德较为养人的观点，那仅仅是就吃饭问题而言，因为从来吃饭问题事大。其实在现在，这“养人”更应该说是宜人居住，宜人休闲，甚至宜人享乐。如果夸大其辞那就十分不好，对于我这认识，单凭上面简单的介绍，大家皆可以来个判断。特别是新时期中国发展旅游业，青海把贵德视为夏都西宁的支撑和后花园，这真是大得天时，妙不可言，乐不可言。当然，贵德人会有冷静的头脑，不会骄傲。叫我说，我们宁可相信自己永远是站在起跑线上。我们的梨花节算是刚刚才开办吧？我们的踩青点、“农家乐”也算才起步吧？我们是多么地渴盼有更多的投资者到贵德啊！贵德人会脚踏实地，苦干巧干，叫梨花更加白雪连天，叫绿荫更加浩瀚大势，叫田畦更加入诗入画……高档的旅馆、高极的娱乐设施贵德已开始有了，著名的扎仓温泉浴疗在新时期有新开发……

当今势下，全社会、全世界都在张扬文化，这种张扬反过来催逼着人类采取了一种不约而同的行动，这种行动包括了发掘发现，包括了整理研究，包括了对外炫示。这种张扬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在催逼着贵德10万人，叫他们认识到，在建设家乡家园的大业上不能只舒舒服服地躺卧在大自然的恩赐上，而是要广有作为，全方位出击。这也是在社会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应该有的心思。

修于明朝洪武年间的贵德古县城，方位端正，墙顶有女墙、垛口，四面有箭垛；门有城楼，门外有瓮城；城墙外有壕沟，城的构件一样不缺，在黄河岸上真巍巍峨峨，20世纪50年代初还大体完好。到这个世纪的60年代，我还从北门楼下出入过多次。古城就是在这个世纪的60年代前后被残损了的，儿时的我就见证过城墙被一镞镞刨去填圈。进入这个世纪90年代以后，县上一直有修复古城的考虑。修复难度大，是否恰当，能否实现是很大一个问题，可贵的是贵德人文物保护意识的空前觉醒。除了古城，还有城内同样始建于明朝的玉皇阁古建筑群，还有众多的散布于全境的古堡寨们，还有……崇敬地抓住自己老祖宗不朽的遗迹，热爱它，珍惜它，首先是一种自信和自豪的培植，然后就是向外争脸面的光彩。

2004年9月贵德做县庆，省城几个作家朋友应邀参加。县庆有文物展览，几个作家看了一遍，第二遍又去看，当场惊叹贵德竟有那么贵重的东西，并向工作人员提问：没有一座好的房子展出吗？言语关切地叮嘱工作人员要小心看护和保管。他们在一个座谈会上同样又赞叹，我故意问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扳指头数出新石器时代石刀、汉代铜印、明代金牌信符，等等。历数宝贝的客人兴奋不已，叫听话的我也如喝下一杯醇酒，晕晕乎乎地舒坦，我说：“你们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吧？”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了好消息，贵德要修文化中心的事已成定局，中心内有博物馆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望在两三年内把咱们的宝贝们保管和展览在漂亮安全的房子里了，这真是一种造福。

由此叫我想，仅有一座可触的文化中心是不够的，要有强盛的维护祖宗遗产的心思和行为。民国档案被烧，古城墙被挖毁，浮桥被没远见地拆除，水磨坊因停用而遭遗弃，这些叫我们捶胸顿足，已为时晚矣。往事已然，尚可做鉴，现在对于古籍古迹的保护确实是增强了，而对于自然遗产呢？我看贵德首先要珍视的就是现有的“小江南”的自然环境。我们处在大开发的时期，人性情急，胆子大，稍有不慎，会失去连片树林，会失去哗哗小河，会失去明净池塘，会失去小径通幽，会失去画里一样的庄稼地，还有独特的庄户人家……

一地文化的家底都是这地方的历史造出的，而阅读贵德历史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着重地读到它的民族变迁和多民族特性——这在青海都是一样的。我这样认为，除了历史本来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它还会叫我们百倍千倍地珍惜汉藏回蒙等各民族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地创造美好未来。

近来青海文化界很热闹地讨论着青海文化的定位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是一种时髦，可必可不必。我认为，青海文化实际上由两大块组成，一块是藏区文化，一块是河湟文化，而河湟文化实际上是中原汉文化的西进，又有藏文化东进的浸染。贵德地处河湟，有河湟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

贵德古为羌戎之地，魏晋南北朝属吐谷浑势力范围，唐朝以后吐蕃在这里一度强盛，明朝以后蒙古族开始进入，此后蒙古族、藏族有过互相争夺。而汉人，自东汉就有到此屯田者，以后几千年汉人的迁入延续不断，并且规模越来越大。清顺治二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汉

占据青海湖地区，贵德部分地区属于了和硕特蒙古。清雍正元年，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反清，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兵经果洛到达贵德，进攻和硕特势力郭密九族。雍正二年，在年羹尧击溃罗卜藏丹津之后，贵德不再有蒙古族势力，而藏族事物由青海钦差衙门管辖。这些也许是贵德近代民族史上最最狼烟四起、风诡雨谲、倏忽骤变的重大事件，具有史诗性质。我每每凝目想象过，那些部落呼地大队人马横渡黄河，咩地举族西迁，令人眼花缭乱。笔者夫人娘家在贵德河西，全家都填藏族户口，她不只一次说过，她的逝世于1971年的奶奶一直戴绣花辫套，而那是蒙古人的头饰。她们家大门前曾有一个很粗壮的碌碡（贵德的碌碡比较细小），被当作休憩的凳子。奶奶说那是祖先从海西带过来的，专供骆驼碾场使用，后来骆驼没有了，碌碡也就闲置了。我想，这也许是那史诗中一个轻轻的抒情的句子吧？碌碡在场面上还轱辘轱辘转着呢，转着呢，那是一种影像在我的视线里幻进幻出……正是有过这么一句，如今给我一种近距离的感受，才叫我更深切地认识到各民族征战的苦难，和相继开发贵德的足迹。

该说到民国二年，烧杀抢掠的“尕司令”（反叛的宁海军青年军官马仲英）途经贵德，被众乡绅机智安抚，使贵德免遭一劫，这一现代的史实至今在贵德人中流传着，且有枝有叶，活灵活现。这一史实令我神往，动过创作的念头。因此我还企盼有不少的文化人做出选择，对于贵德历史的大河也好、支叉也好，对于它的角角落落、丝丝缕缕做些诠释和抒写。那将也是一种功德和造福。

肯定会有人愿做此太史公，因为贵德够吸引人的。

此太史公还会面对这样一个话题：移民。移民的历史，移民的融入，移民的现状，移民的建树……这对于青海省都是一个大话题。我先有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我们家初到贵德，落户河西乡贡拜村，第一家房东姓张，后来知道要么是他父辈，要么是他爷爷辈，反正他的先人是甘肃河州人，就在那一辈从河州来到贵德。我们迁居后都过去40余年了，房东老俩口也早已作古，我碰见了一个他们的晚辈亲戚，称房东两口为姨娘、姨夫。这亲戚问我：“你注意到没有，我姨夫家的院心栽着一个木质车轮？”他告拆我，当初他姨夫的先人赶一辆载着婆娘、娃娃的车，走啊，走啊，走到贵德地界，车子散了架。这先人一看此地气候温和，景色秀丽，五谷丰产，就不再寻找风水宝地，在此打庄廓盖房子定居下来，并感谢天意地把一只车轮栽在了家里。这真是一个生动的传说、诗意的素材！听后我砰然心动。可能是因为当年我还是小孩吧，我没有注意到。这房东亲戚说：“我比你还年轻，其实我也没看到过，不过有老人这么说。”现在，有没有过传说中的车轮已无可考证了，但是，房东的先人是河州人这一点，一点也没有问题，贡拜村一大部分人家都是祖上从河州迁来。贡拜人原有的生活习惯中喝水少，因此村外人这样讥诮他们：“河州鬼，只吃馍馍不喝水。”这也算佐证。

历史上，青海汉人基本上是从东部迁徙而来，这一点没有含糊。他们在几千年间有的军屯而来，有的民屯而来，有的经商而来，有的流落而来，有的支援建设而来。他们来自甘肃，来自南京，来自山西，来自河南，来自天津，来自山东……我有一个大的认识，青海人

不甚排外。为什么不排外？就因为他们真正来自五湖四海。在海西德令哈、格尔木生活过的人，都会说那里的人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原因就是那里的人更五湖四海。关于河湟汉人中有南京珠矶巷的宗根，除了有代代相传的口碑，有家谱，有典籍，近年还有学者研究成果，有有志者的实地考证。元宵节珠矶巷人戏谑马皇后，因而获罪被发配青海，这传说在贵德广为流传，说明了后裔们的祖源认同，和潜意识下的怀乡情愫。这也很令人遐思。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青海移民的大举措，我们当记忆犹新。当时安置到贵德县的有：1956年天津移民810人、河南移民1208人，1959年河南支边青年3297人。可惜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很快就返回了原籍，个中原因许多。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这里写出来作一个认真的倡议：我们青海（贵德一个县有力量吗？如果有可能，那将会挣得一份荣誉）应该成立一个移民研究机构，并创办一份移民研究刊物，以引领一些人做这方面的学问。这对于地方开发发展肯定会大有裨益，工作本身也肯定大有作为。我们甚至可以建造一座移民博物馆，以保存和展示现有的和今后的研究成果。你比如贵德传统的“六月会”，去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它的《会心一看是娱神》的文章，建议抓住其中神事活动的本质，将其改称“娱神节”。我在陈述理由和好处的时候，讲到这样一条：还可以把贵德三屯的由来介绍出去。我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娱神，实际上也是人无意识中的自娱呢……我甚至想过，这是不是周屯、刘屯两村人创造出的一个互相接近、欢聚一堂的方式呢？因为他们都是明朝洪武年间移民的后裔，他们的先祖同时到贵德……”

你比如在贵德方言——其实也就是在河湟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代词汇，这些词汇在《红楼梦》、《金瓶梅》等等古籍多有现身，而在内地人的口中却没有。贵德话原有“本腔”和“侨话”之分，侨话指的化隆话、西宁话，而本腔，有人认为就有江苏口音遗迹。认为“本”为原籍、原有之意，“腔”为腔调、语音，是指移民祖宗原有之说话也。那么，我们还可以问问本地的语言是如何形成和保留的。再比如本地的婚丧嫁娶、节庆娱乐、饮食种类，和山西、陕西等地大同小异，那么，我们同样可以问问，为何大同小异，同在哪里，异在哪里？至于移民到青海后艰难曲折的生存道路，发展过程，至于移民带过来的生产技术和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促动，那当在我不必言说之中。

这里有汉民、藏民和回民、土民……有土著和移民，他们统称贵德人。贵德人生活在高原，生活在高原一隅的一个可谓漂亮的“坑坑窝儿”，只要看一看挂在山上的羊肠小径，就可以知道他们走过了怎样一条道路；只要看一看高墙独门的零散庄廓，就可以知道他们曾经如何孤独。漫长的相对封闭和艰苦的岁月，滋养出他们柔韧、少语和慎语的品性。只要看一看他们背负重物，勾头躬腰，一步一步在山间的行走，就可以想见他们有多大的耐力和耐心，就可以想见他们会永远走向一个目标。如果你来到了贵德，你走进了大山，你踏上了这么一块土地，那么就请你再细心地走进他们的日常劳作，走进他们的饮食起居，走进他们的节庆娱乐，走进他们的爱恨好恶……

到贵德的人都少不了要看黄河，“天下黄河贵德清”嘛，看怎么

个清法。岂止是清，贵德黄河上还写着汉护羌校尉邓训“缝革为船，置于算上，以渡河”的精彩，写着护羌校尉贯友“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以击迷唐”的壮举。滴水崖、阿什贡、贺尔家等古渡口，至今令人驻足眺望。偶尔还颠簸在激流中的羊皮筏子，叫我们疑心它是从远古漂来……黄河在贵德全长近80公里，两端两个大峡谷，宜观光探险，宜修水电站，中段穿过盆地盆底，养育着这一方土地。大河奔流，我把黄河写在最后，是想喻示贵德人永远勇往直前，要创造新的历史。

2005年1月21日



轩锡明

1

吾乡吾土，小说是贵德，大可以说是青海河湟。

2

当我把写作对象属于同一地方的作品集中起来，并起了这么一个书名，我确实担心过，这会不会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在献媚了家乡的时候，却在读者第一印象中造成狭隘，降低了文学品格？反复思想后才意识到，这种担心其实不是露馅了对文学的缺乏认识吗？并表现得不自信和有些不放心读者。

那怎么能呢？任何地方的写作都是呈给全社会的，各地的写作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同时，任何一部作品的审美也是献给所有人的，各异的作品多了，审美就丰富起来，阅读的获得就丰富起来。

又可以说，任何写作都是地方性的。

认识到这些，我的心就宽敞多啦。

我在《深度补述》一文中说：“近来青海文化界很热闹地讨论着青海文化的定位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是一种时髦，可必可不必。我认为，青海文化实际上由两大块组成，一块是藏区文化，一块是河湟文化，而河湟文化实际上是中原文化的西进，又有藏文化东进的浸染。贵德地处河湟，有河湟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我从一个外来客的角度，写的是对河湟文化的感知，着力写出它带着露珠的鲜活，写出种种的原模原样、原汁原味。我希望我写出的山水情韵也是河湟的，有别他地。

20世纪80年代，河湟文学的口号被提出来，但是后来却有点被搁置一旁，不怎么说了。当然，创作实践没有中断，一直在延续。口号不口号也许并不重要，关键是河湟——自然包括着贵德这片土地沉沉灵光，也有它的特殊性，需要人青眼，需要我们用笔。

3

本书中有《虚构风景》、《我们的城市》、《做游走河边的渔者》一组作品，对它们我既希望人的关注——起码读一读吧，又心里惴惴不安，因为它们既不像随笔，又不像论文，还不像故事或者寓言，我不能肯定它们究竟算什么文体。我看它们是故事的骨架，寓言的衣衫，随笔的意蕴，论文的影子，总归是四不像，面目难看。

这是3篇“怪味的杂面饼子”，我之所以写成这种样子，首先是出

于表达的需求。我在虚构风景中写道：“向往不是人的天性吗？表达不是人的欲望吗？……如果你不说话，那就不要埋怨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你不说话，也不要埋怨这世界会有缺憾。”其次，应该说主要是出于找一种适合表达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本行特长，使其兼备文学的兴味。玩儿似的。我在《我们的城市》中说：“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而发表意见可以有多种渠道……”当然，在生活中我也更企求表达的畅通和迅捷。

说到表达，最近我一再想道，我们整个的写作，从根本上说不就是一种表达的活动吗？表达对社会的认识，表达对事物的感受，表达喜怒哀乐……而表达可以有直通和曲折之分，可以有沉着有力和轻快俏皮之分，可以有文野之分……表达肯定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然人们就不会乐此不疲。我在上述3篇作品中写出了一些追随事物发展的观念，或者说是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而不是实写某地，这就是自谓的“虚构”。当然，如果作品中也表示出一点点对于地方建设的关注和展望，写出了自己希望的将来的样子，那也是千该万该的事，我并且希望能产生影响，或者在多少年之后得到证明。率性使然，不避谬误，是人人都有的令人讨厌的自我欣赏吧。

不过，有表达就会有高低，有成功和失败，每个人都有可能收获赞美，或遭受鄙夷。遭受鄙夷其实是人人不会缺少的，谁也别想逃脱。这和这世界不可能完善有关，也和不可能人人都对世界中

意有关。好在这是一个没有样板、没有标杆的时代，没有谁可以指点江山，有的只是各自饮誉三五天，或者失意丧气一会儿。而没有样板、没有标杆真好，这世上因此就会多一点平等和自信。进而，我们人人可以藉此自慰，大胆地、不论高明也好低劣也好地写出自己。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赞扬，也面对鄙夷，这样就有奔头。

4

对于我创作的语言——这里主要指散文，以前听到过口头的肯定，看到过文字的点头，但那都是随意的，泛泛而论。我是肚有自知，只能鞭策自己。《生活在贵德》在《贵德县文史资料》先行刊出，之后以《生活在青海》为题在《中国作家》发表，一位酷爱读书但并不事文学创作的老先生对我说，读你的作品觉得很柔顺，有一种亲切感，有些简直是面对面说话，听后我倒是有一些想头。

说实话，我倒是喜欢过一种现行语言风格——现在仍也欣赏，它的特点是刀砍斧凿，崖断壁立，峥嵘嶙峋，它的长处是咄咄逼人，宜气势，宜论断。它的短处是一些时候佶屈聱牙，理解困难。但是，我却写出的是自己。我想这和我一直居多的乡土叙述有关吧？乡土总是古朴甜美的，又会蒙一层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忧伤，叙说它怎可不相匹相配呢？我想，这也和我自信心不足的秉性有关吧？自信心不足，自

然平和。我不那么欢迎武断和霸气，而欢迎接近，欢迎交流。我怯生，拘谨，却又喜欢和人促膝畅谈，长谈，喜欢树荫下或炉火旁与朋友一遍又一遍续茶。

以上心得是不揣浅陋的，因为有时候我很恍惚，语言和语境和语义是不是一回事？它们细微的区别在哪里？但是，它会叫我更有理性地选择，对以后会有好处。

2007年9月27日于西宁